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环游世界八十天

(法国) 凡尔纳





# 环游世界八十天

〔法国〕儒勒·凡尔纳 著

孙亚娴 译

# 前 言

儒勒·凡尔纳(1828—1905),被称为“科幻小说之父”。他一生从事于科幻小说创作,作品多达六十七部,他的作品深受世界读者的喜爱。

凡尔纳小说中的幻想都有充分的科学依据,他的科学幻想大半在今天都得到了实现。更重要的是他作品中的幻想大胆新奇,并以其逼真、生动、美丽如画的描述,令人读来趣味盎然。他的作品情节惊险曲折、人物栩栩如生、结局出人意料。所有这些使他的科幻小说具有永恒的魅力。

《环游世界八十天》描写的是一位绅士费雷亚·福格因在改良俱乐部同牌友们打赌,而决定由伦敦出发,用八十天时间环游地球一周。在当时的状况下,这种事情是无法想像的。可是福格先生带上新来的仆人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伦敦,踏上了旅程,他们先后途经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靠着坚强的毅力和对时间的精确计算,排除了旅途中的无数险阻,终于在第七十九天返回了伦敦,整整绕地球一周。本文描写得深刻动人,同时也介绍了世界各地的异国风情。

一九九九年二月

# 第一章

## 万能钥匙成了费雷亚·福格的仆人

一八七二年，费雷亚·福格住在萨维尔街七号的“伯灵顿花园”（一八一六年时谢立丹<sup>①</sup>就死在这里）。尽管他在努力地遮掩自己的行为，可他还是成了伦敦改良俱乐部<sup>②</sup>鼎鼎有名的人物。

正是这个费雷亚·福格先生顶替了英国最有名望的辩论家。大家甚至还一点不了解他，就清楚他是一位英俊潇洒的男子，并且是英国贵族阶层中相貌最英俊的。

人们传闻他像拜伦<sup>③</sup>，光是脸长得像，脚部倒是很正常；只是他的脸上有络腮胡，下巴上也留有胡须，还很冷酷，看起来他永远都不可能苍老。

费雷亚·福格是个纯正的英国人，可不一定是个伦敦人。在贸易场所和银行根本就见不到他，在城里的每家商店都没有他的影子。属于费雷亚·福格的货船也根本没有停靠过伦敦的任何一家港口和码头。哪家管理委员会中也见不到这位先生的大名。律师会馆、内殿和中殿法学院、林肯院和格雷院也根本未听说过这个人。他根本未到过大法官法庭、女皇审判庭、财政法庭和教会法庭上起诉和被诉讼过。他不是实干家，也不是批发商；他不经商，也不务农。他不属于英国皇家协会，也不属于伦敦协会；他不加入手工业者协会，也不加入罗素协会；西方文学会和法律学会中也没有他的位置，英国女皇亲自管理的科学艺术联合会中也没有他的身影。反正，英国伦敦的各种协会中都没有

---

① 查理·布林斯莱·谢立丹：十八世纪后期英国最有成就的喜剧家。

② 改良俱乐部：十九世纪英国辉格党的俱乐部，一八三〇年成立。

③ 拜伦（1788—1824）：英国诗人，是个瘸子。

他，由亚莫尼卡协会一直查到主管消除害虫的昆虫协会。

只能说费雷亚·福格先生属于改良俱乐部的成员。

如果有谁因为一个神奇的绅士竟然可以成为这么耀眼的俱乐部的成员而惊奇的话，他将被告知是巴林<sup>①</sup>兄弟推荐他来的，巴林银行中有他设立的户头。他的户头上一直有钱，因此，只要是他写的支票全都能如期支付，特别守信用。

费雷亚·福格先生十分富有吗？答案是肯定的。但是他是怎样致富的呢？不管信息怎样灵通的人都说不出来，如果希望解开这个谜底，最终只好亲自去问费雷亚·福格先生。只是，他一向朴素，也不抠门；如果发现了哪个伟大的社会慈善事业资金不足时，他都会默默地给予经济上的援助，甚至连名字都不说出来。

总之，在这个世界上，这位贵族人士是最不善于交往的人。他不擅言辞，这种不擅言辞的特点又给他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只是他的生活很有规律，天天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好奇的人们只好展开丰富的幻想了。

他是否旅游？也许吧，因为谁都不如他对世界地理那么了如指掌。不管多僻远的地方，他都非常清楚。有时候，他只需简明扼要的几句话就打开了协会里对于旅游家走失一事的意见不一的谜底。他道出了各种符合实际的想法，而事情的结果果然被他说中了，他似乎能看透一切。他称得上是个走遍世界各地的人，起码在表现上是这样的。

但是可以确信一点，那就是费雷亚·福格先生已经在伦敦住了很多年了。一些幸运的对有些熟悉的人能够证明：只有在由家里去俱乐部的惟一通道上可以看见他，其他的地方谁也没有见到过他。他完全靠读报和玩惠斯特<sup>②</sup>来打发时间。他非常喜

---

① 巴林：英国十九世纪金融家族，一七七〇年，弗朗西斯·巴林和其弟约翰·巴林在伦敦首开巴林银行。

② 惠斯特：类似桥牌的一种玩法，保持安静是玩牌者要遵守的规则。

欢这种没有吵闹的玩法，他输的时候很少，但是他向来不把赢来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里，而是大部分都用在他所从事的慈善事业的支出了。还应该看到一点，费雷亚·福格完全是为了消磨时间才去玩的，根本不是为了赢钱。打牌对他而言是一种斗争，不向困难低头，而这种战争又不存在体力的消耗，不需要活动，不会觉得疲惫，这完全符合他的性格。

人们都知道，费雷亚·福格先生是独身，——如果换成那些安分守己的老实人还成，——连个亲人和好友都没有，——这种人太少见了。他一个人生活在萨维尔街的家中，谁也没有去过他家。也没有人了解他的家境，只需一个佣人替他做事就足了。他每天准时到俱乐部吃午饭和晚饭，在同一间饭厅，同一张桌子上。他一直没有邀请俱乐部的其他人到家里，更没有请过别的客人，每天十二点保证回去休息，俱乐部替成员们预备的舒服客房他从未住过。

一昼夜的时间，他只有十个小时是在家中度过的，不是休息，便是洗浴。就算是散步，他也要安排在俱乐部走廊中的木地板上，或者在走廊里来回走走，走廊的顶棚嵌着蓝色的玻璃，被二十根红花大理石的爱奥尼亚柱<sup>①</sup>擎着。不管是晚饭还是午饭，俱乐部的饭堂中，食品间，配菜间，鲜鱼厅，奶品部都替他备好了上等美味；俱乐部中那些穿黑礼服和轻便鞋的严谨的服务员用精美的器皿为他送上美味，摆在由萨克斯生产的美丽的台布上；他饮的雪梨酒、葡萄牙波尔图葡萄酒、以香桂皮、香蕨和肉桂一起酿制的葡萄酒都盛在古老的独一无二的水晶杯里；给他冰冻饮料的冰都是耗资无数由美洲的湖中运来的，这样处理过的饮品清爽怡人。

假如认为如此生活的人太神秘了，也不能否认这种神秘也

---

<sup>①</sup> 爱奥尼亚柱：古希腊时期小亚希亚爱奥尼亚人创建的一种柱子，柱形优美，用于希腊雅典的神庙里。

有它的特点。

位于萨维尔街的房子谈不上华丽典雅，可也是极其的幽静。因为房子主人的生活很有规律，需要佣人来做的事情就少得可怜了。可是，费雷亚·福格先生希望这个佣人必须准时地、认真仔细地为他做事。十月二日，费雷亚·福格先生打发走了年轻的詹姆斯·弗斯特，原因是这个青年人只是把主人要用的华氏八十六度的刮胡子的热水调成了华氏八十四度。如今他正是在等候另一位佣人，说好了在十一点和十一点半之间来的。

费雷亚·福格先生安静地坐在沙发上，两腿合在一起，看起来像在被检阅；他把两只手扶在膝上，直起身子，抬起头，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时钟指针的走动，时钟很简单，能够指示年、星期、日、时、分和秒。正常情况下，一到十一点半，福格先生肯定要离开这儿，到改良俱乐部去。

正在这时，客厅传来了一阵敲门声，福格先生正好等在客厅中。

被辞掉的詹姆斯·弗斯特进来了。

“刚雇的佣人来了。”他说。

一个年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上来拜见他的新主人。

“你来自法国？名字叫约翰？”费雷亚·福格先生问他。

“请别介意，我的名字叫让，”新来的佣人答道，“我叫让·万能钥匙，万能钥匙是我的外号，而且也说明了我生来就有的应变能力。亲爱的先生，我觉得我很诚实，我明白地告诉你，我从事过很多职业。我干过街头艺人、表演马技，同莱奥塔一样在高空中的秋千上表演，像布龙丹那样在钢丝上表演；之后还当过体操教练，以此来更好地展示我的水平。后来我又做过巴黎的消防队员。我的历史中还有几次抢救火灾的经历呢。但是我已经有五年没有呆在法国了。我向往那种家居生活，因此在英国我当过侍从。如今我还没找到工作，费雷亚·福格先生，在英国谁也不如你守时、生活有规律，我听到这个情况后便非常希望到您家中



来，踏踏实实地过日子，忘记从前，不再去想万能钥匙这个外号……”

“我非常喜欢万能钥匙，”主人告诉他，“我已经了解过你的境况，知道很多对你有益的事。你了解到我家工作有什么要求吗？”

“先生，我清楚。”

“不错，看看你的表此时是几点了？”

“十一时二十二分。”他上衣口袋里取出一块大银表，告诉主人说。

“你的表慢了。”福格先生说道。

“先生，请别介意，根本不会的。”

“你的表差了四分钟。不要紧，你不要忘了差四分钟就行了。那么，从此时起，一八七二年十月二日星期三的上午十一时二十六分，你就开始替我工作了。”

话刚说完，费雷亚·福格先生便站起身来，用左手拿起帽子僵硬地扣在头上，就走了出去，什么也没再讲。

万能钥匙听到的关大门的第一个声音：是他的新雇主离开了；然后是第二个关门声，是在他之前的仆人詹姆斯·弗斯特离开了。

只剩万能钥匙一个人留在了萨维尔街的房间里。

## 第二章

### 万能钥匙总算感觉到自己找到了合适的工作

刚开始还有些发呆的万能钥匙这时独自说道：“说实在的，在图索太太的蜡像馆中我观赏到的那些善良的人同我现在的雇主一样都是有生命的！”

这时需要解释一下，图索太太的那些“善良人”都是蜡制成

的，到伦敦去观赏的人层出不穷，蜡像做得活灵活现，就差不多会讲话了。

同费雷亚·福格先生接触的短暂的几分钟时间里，万能钥匙飞快而认真地观察了他现在的雇主：差不多有四十岁，相貌非凡、气质高贵、身体健壮、略微有些胖，可一点都不影响他的气质；头发和胡子都是金黄色的，额头光光的、平平的，面色苍白，没有血色，满口让人吃惊的齐整的牙齿。他好像完全符合算命先生讲到的“静出于动”的最深层次，这是所有的多做而少说的干将们相同的优点。沉稳而不浮躁，眼睛熠熠发光，眼都不动一下，他可谓是严肃的英国人突出的例子，在英国到处都能见到这种人，以昂热丽卡·考夫曼<sup>①</sup> 那神奇的画笔巧妙地勾勒出了这种人的学者气派。分析他一辈子的经历，这位贵族人士让人觉得在各方面都稳稳当当，准确得像勒卢瓦和艾恩肖的精确计时器。费雷亚·福格先生正是这种精确计时器的真实写照，从他的所作所为能够看出这一点，原因是人和动物没什么区别，四肢原本就是用来传递情感的工具。

费雷亚·福格先生是那种行为准时而正确的人：不急不慌，很有把握，行走和动作都仔细地琢磨过。他连一点路都不愿多走，习惯于走近路。他不会毫无由来地看天花板，也不会多做一个无用的举动。大家始终没有发现过他动过气，恐慌过。他是世界上最沉稳的人，可从来未迟到过。只是，大家能够谅解这个独自生活，甚至不与外人交往的人。他知道生活中需要同人来往，但是结交起来也许会误事，因此他便不去同外来往了。

说起让，那个叫万能钥匙的，他纯粹是个土生土长的巴黎人，到英国五年了，一直为别人做随从，可始终未到雇主的家中做过佣人。

---

<sup>①</sup> 昂热丽卡·考夫曼(1720——1807)：瑞士著名的女画家。

万能钥匙根本不同于福龙丹<sup>①</sup>和马斯卡里勒<sup>②</sup>那些人,这种人全都是傲气十足、轻视他人、眼光坚定、冷酷无情的无赖。但是他就不一样了。他的长相非常可爱,人也坦诚,嘴唇略向外噉,好像时刻打算去吃什么似的,也像是要亲一亲什么。他这个人性格柔顺,爱帮助别人,那圆乎乎的头搁在脖子上看起来像朋友似的温柔可爱;蓝蓝的眼球、活泼的面孔、胖乎乎的脸蛋能让他看见自己的双颊;他身体粗壮,健康而结实,力大无穷,他强健的身体完全归功于年少时的刻苦锻炼。他那棕红色的头发一直给人一种乱七八糟的印象。假如说古代雕刻家熟知密涅瓦<sup>③</sup>梳头的十八种方法,那么万能钥匙仅记住了一种:用粗齿的梳子草草地挠三下,就算是梳完了。

如果略加仔细地考虑一下,便会觉出性格如此活泼的年轻人怎么能同费雷亚·福格处到一起呢。雇主给佣人提出的条件是准确、及时,万能钥匙能做到吗?只能等到支使他时才能证实。他过惯了青年时期那种云游四方的飘泊生活,如今特别希望能够安定下来歇一歇了。他听到大家称赞英国人这种安定守时的生活习惯和众所周知的镇定的贵族风范,就闯到英国来了。但是始终没有得到命运之神的关照,在哪个地方都安不下身。他前后受雇于十个雇主,都因为这些雇主性格怪僻、喜怒无常、爱好探险、四处闯荡,万能钥匙已经不喜欢这种生活了。他最终受雇于国会议员——年轻的隆斯菲瑞伯爵。这位先生每天晚上都到海谊市场的牡蛎酒吧里鬼混,经常至深夜被警察送回家。万能钥匙怀着一种敬重之情,斗胆给雇主提议,尽管是彬彬有礼地说,但雇主毫不理会,他只有一走了之了。恰好这时候,他获悉费雷亚·福格先生想雇佣人,他便去询问有关这位老爷的情况。他被告知此绅士生活有条不紊,每天按时回家,也不到外地旅游,几乎

---

① 福龙丹:十八世纪法国喜剧中的丑角。

② 马斯卡里勒:莫里哀喜剧中的主角。

③ 密涅瓦:智慧女神,即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

是从未离开过他的家，他就需要一个这样的雇主。所以他把自己推荐出来，想不到雇主竟然接纳了他，前头已经对他们的见面描述过了。

时钟打过了十一点半，就剩下万能钥匙一个人留在萨维尔街了。他马上就去熟悉一下这间房子，由地下室到阁楼他都看完了。他爱上这间洁净、朴实，物品摆放得井井有条的房子。这间房子很像一只美丽的大蜗牛，惟一的不同点就是它用煤气来照亮和取暖，原因是一切的照明设施和取暖设备都可以由煤气来提供。万能钥匙毫不费力地在三层寻到了属于他的房间，他对这房子十分满意。房子里装有门铃和传声器，便于他同地窖和楼下的所有房间取得联系。壁炉上方挂了一只电子钟，它的指针同费雷亚·福格先生睡房中的时钟所示一致，两个钟的时间完全相同。

“太好了，这下子算是心满意足了！”万能钥匙对自己说。

在他的房间里他找到了贴在时钟上部的工作日程表，清楚地标明了他每日该做的工作。其中包含了早八时费雷亚·福格先生起床至十一点半钟出门，到俱乐部去吃午饭时的全部工作安排；八时二十三分端去茶水和烘面包干，九时三十七分准备好剃胡子用的热水，九时四十分梳头，等等工作。接下来是上午十一点半直到半夜十二点是这位有规律的老爷就寝的时间，这期间的活都标注清楚了。万能钥匙兴高采烈地思考着这个工作日程表，逐一地记在脑子里。

绅士的衣橱配备齐全，整整一柜子。所有的裤子、上衣或背心都依次编上了序号，将这些编号记录在拿放衣服的小册子上。记录本上还标明了用这些服装的时间，自然是依据气候的转变而编排的。鞋子也被这样编上了序号。

总之，在那位极有名气而又不安分守己的谢立丹住在萨维尔街的这间房子里时，简直乱得一塌糊涂，现在摆设舒服，清新自然，使人非常满意。家里没有图书室，也没有书籍，因为福格先

生用不着这些，俱乐部设有两间图书室以备阅览，有一个是艺术图书室，另一间是法律和政治图书室。在他的睡房中有一个不大不小的保密柜，它的结构不怕火烧，又能防窃。整间房子中都没有一件武器，不管是狩猎的，还是打仗的一概没有。这一切充分显示了房子的主人是个文雅的人。

万能钥匙认认真真地观察了这座房子后，兴奋地拍起了手，宽大的脸庞上露出了笑容，高兴地又说了一遍：

“太好了，这就是我要找的工作！我同福格先生一定会和睦相处的！一个不在外面过夜而又生活有规律的人！名符其实的机器人！太好啦！替一个机器人工作我一定会很开心的！”

### 第三章

为了一次讲话，

费雷亚·福格先生要耗费巨大的精力

十一点三十分，又到了费雷亚·福格先生走出位于萨维尔街的家的吮候了。他的右脚先迈出了五百七十五步，左脚也紧随其后迈出了五百七十六步，才抵达改良俱乐部。这个庞大的建筑物耸立在帕玛尔街上，建这座楼差不多用了三百万英镑。

费雷亚·福格径直走到饭厅，对着饭厅的花园的九扇窗子都敞开了，秋天为树木披上了金黄的外衣。他坐到了固定的座位上，餐具都放好了。他的午饭中一盘凉菜、一碟用上好的调料烧的鱼、一块浇着“蘑菇”汁的酱红色烤牛排、一块蛋糕和一块奶酪，蛋糕中夹有青菜和青醋栗。用完饭后，接下来饮几杯俱乐部特有的好茶。十二点四十七分。先生起身向大厅走去。大厅点缀得绚丽多姿，挂了很多画，每张画都被装饰在精工定制的画框里。到了大厅，他从一名服务生手中接过了一张还没有打开的《泰晤士报》。福格先生毫不费力地把报纸逐页分开，这么琐碎的

事情在他的精心处理下变得轻而易举了，证明他已深谙此道了。他读这份报纸持续到三点四十五分，然后又读了《标准报》，一直到了吃晚饭时。晚饭的品种基本上同午饭一样，惟独多了一点“英国宫廷酱汁”。

五点四十分，他又返回到大厅中，仔细地读《每日晨报》。

过了半小时后，许多改良俱乐部的成员都到大厅里来了，大伙围坐在暖烘烘的火炉旁边。这些人同费雷亚·福格先生是老搭档了，跟他一样喜欢“惠斯特”：他们是工程师安德鲁·斯图亚特、银行家约翰·苏里旺和萨缪尔·法朗丹、啤酒商托马斯·弗拉纳甘，英国皇家银行董事会成员戈蒂埃·拉尔夫。他们全都是大富翁，声名显赫，就连跻身于这个实业家的行列和银行家的俱乐部中，他们也算是鼎鼎有名的。

“嘿，拉尔夫，”托马斯·弗拉纳甘问，“那起偷盗案处理得如何了？”

“行啦，”安德鲁·斯图亚特争着回答说，“最终也许就落得银行浪费钱了。”

“我可不这么认为，”戈蒂埃·拉尔夫说，“我渴望抓获这个偷窃者。不少精兵强将都前往美洲和欧洲的各大出入港口了，我估计这个窃贼是在劫难逃了。”

“也就是说，已经获取了窃贼的外貌特点啦？”安德鲁·斯图亚特问。

“至少，他不算是窃贼。”戈蒂埃认真地说。

“为什么不是窃贼？盗窃了五万五千英镑（合计一百三十七万五千法郎）还不是贼吗？”

“不算是。”戈蒂埃·拉尔夫说。

“那他该不会是个实业家吧？”约翰·苏里旺问。

“《每日晨报》上指出这是个老爷。”

这句话就是福格先生讲的。他把头从那一叠报纸中抬起来，问候大家，人们也都回了礼。

他们正在议论的事情恰恰是英国所有报纸炒作而争执不下的问题。这是在三天前发生的事件，是在九月二十九日：一叠五万五千英镑的钞票放在英国皇家银行的总管理台上就丢了。

这么多钱被人毫不费力地窃取了，任何人都会觉得惊讶，银行的副总经理戈蒂埃说：那时管理员在忙着作一个三先令六便士的账，他不会全都照顾到的。

这时还是提示人们最好别忘了这点——这样为方便你分析事情的产生——这个赫赫有名的“英国皇家银行”尤其尊敬顾客的名誉。没有警察，也不配备守门的，更没有铁围栏！黄金白银到处放，随便哪个人都可能稍带而过。没有人会对顾客的诚意表示疑虑。一位非常了解英国作风的分析家讲过这么一件事：一次，他去英国皇家银行的大厅，发现一块重量有七、八斤的黄金搁在管理员的柜台上。由于奇怪他希望靠近些仔细看看，于是他抓起黄金，细致观察完又递给了他身边的人。黄金就这样你递给我，我递给他，后来落到了昏暗的过道尽头，用了半个钟头才又传回原处，但是管理员居然始终没看一眼。

可是九月二十九日，事情的结果就不同了。一叠钱不见了。在悬于“汇兑处”上方的时钟报时为五点时，就该停止营业了，英国皇家银行只好把这么一大笔钱列入损失的账单里。

这件失窃案被定性后，许多身怀绝技的警探都前往各个重要港口：利物浦、格拉斯哥、勒阿弗尔、苏伊士、布林迪西、纽约等港口。抓获罪犯后会被奖励二千英镑（五万法郎）。外带追缴赃款的百分之五作为酬劳。这些侦探不光要为将来的破案找到线索，还有更重要的——那就是认真地盘问过往的全部旅客。

只是，大家可以这么讲——《每日晨报》也有同样的说法——窃贼不是英国某家盗窃团伙的成员。九月二十九日当天，有人发现了一个穿戴讲究、行为高雅的先生到过取钱大厅，正好是案发地点，逗留了好久。还提供了窃贼的明显的外貌特点，而且很快地把这些情况传给了全英国乃至欧洲大陆的每一位警探。

因此，一些极具经验的人——也算上戈蒂埃·拉尔夫——有充足的证据证明窃贼在劫难逃。

就像大家猜到的一样，这一事件是伦敦以及全英国的头等大事。人们意见不一，情绪激动，对于英国警界的侦破能力意见不同。所以改良俱乐部的成员们也来议论这个问题也就不足为怪了，而且这其中还包括银行的副总经理呢。

尊敬的戈蒂埃·拉尔夫先生不肯不相信侦破的结局，认为这么一大笔赏金一定会强烈地触动侦破人员的激情和智慧。但是他的朋友安德鲁·斯图亚特可没有这么坚信。争执仍就在这些先生们之间展开着。他们围在牌桌周围，斯图亚特跟弗拉纳甘坐对家，法朗丹同费雷亚·福格坐对家。玩起牌来他们都一言不发，等结束一局打分时，停止的争论又激烈地展开了。

“我觉得窃贼很幸运，他一定非常聪明！”安德鲁·斯图亚特说。

“算了吧！”拉尔夫回答道，“他到哪儿去。”

“不会的！”

“你想他还能藏到哪儿去？”

“我不清楚，”安德鲁·斯图亚特说，“但是，这个世界太大了。”

“那就不用说了。”费雷亚·福格先生小声说，然后他将洗过的牌推给托马斯·弗拉纳甘：“先生，轮到你发牌了。”

玩牌时，争执告一段落。但是没过一会儿又被安德鲁·斯图亚特引起来了。

“你说啥？不用说了？是不是世界变小了！”

“真的，”戈蒂埃·拉尔夫答道，“我赞成福格先生的论点。世界是缩小了，原因是如今绕地球一圈所花的时间比一百年前要提前十倍。也就是说我们这案子的进展程度会提前很多。”

“窃贼逃逸的速度也会增大了！”

“轮到你发牌了，斯图亚特先生。”费雷亚·福格说。



半信半疑的斯图亚特并不认输，刚打完一局他又开始争论了：

“拉尔夫先生，您不该否认地球变小这个有趣的论点！原因是如今环绕地球一圈就需要三个月，所以你才这么讲的……”

“八十天就够了。”费雷亚·福格说。

“先生们，事情就是这样的，”约翰·苏里旺插话说，“打‘大印度洋半岛铁路’的罗塔尔到阿拉哈巴德通行以后，仅用八十天。你们可以参考一下《每日晨报》上刊载的时间表：

从伦敦到苏伊士（经色尼山和布林迪西）

（火车、船）…………… 七天

从苏伊士到孟买（船）…………… 十三天

从孟买到加尔各答（火车）…………… 三天

从加尔各答到中国香港…………… 十三天

从香港到日本横滨（船）…………… 六天

从横滨到旧金山（船）…………… 二十二天

从旧金山到纽约（火车）…………… 七天

从纽约到伦敦（船、火车）…………… 九天

合计…………… 八十天

“没错，正好八十天！”安德鲁·斯图亚特喊道，他稍不注意出了张大牌，“只是，没考虑气候不好、迎风、海难，火车出轨等各种不幸。”

“都包括了。”费雷亚·福格边说，边接着玩牌。这回，争执得管不了玩牌的原则了。

“就算印度土人或美洲的印第安人将铁轨刨掉了也包括在内了！”安德鲁·斯图亚特叫着说，“要是他们抢车，抢夺行李，以及割旅客的头呢？”

“包括所有的，”费雷亚·福格先生答道，他边放牌，边继续

说，“两张主牌。”

这回应该是安德鲁·斯图亚特洗牌了，他一面洗牌，一面说：

“福格先生，主观上您是说得过去的。但是客观上的事……”

“斯图亚特先生，客观上也是如此。”

“我渴望见识一下您是如何做的。”

“这就都看您了。我们一块去。”

“上帝保佑！”斯图亚特大声说道，“在这种情况下去环游地球肯定办不到，我以四千英镑作赌注。”

“不，我敢肯定。”费雷亚·福格答道。

“那您就尝试一下吧！”

“用八十天绕地球一周？”

“是的。”

“我非常愿意去环游地球。”

“什么时候出发？”

“马上就走。”

“你真是发疯了！”安德鲁·斯图亚特喊了起来，他对福格先生的倔强已经很不满意了，“得了，快玩牌吧。”

“再洗一遍牌，牌都分乱了。”费雷亚·福格说。

安德鲁·斯图亚特颤抖着双手在洗牌，然后突然将牌甩到牌桌上说：

“好吧，福格先生。我决定下四千英镑的赌注。”

“我的斯图亚特，”法朗丹开导他说，“别激动。这仅只是个玩笑罢了。”

“我说话算数，”安德鲁·斯图亚特答道，“是真的。”

“说话算数！”福格先生扭头告诉他的搭档们：

“我乐意以我在巴林银行的两万英镑（合五十万法郎）存款作抵押……”

“两万英镑!”约翰·苏里旺惊奇地叫道,“假如有什么不测回来晚了,这两万英镑可就没了!”

“没有什么不幸的事。”费雷亚·福格先生肯定地回答。

“但是,福格先生,八十天可是最低标准呀!”

“合理安排这最低标准就可以了。”

“如果不迟于八十天,必须要精打细算,下了火车马上乘船,下了船立即登上火车!”

“我一定会准确预算时间的。”

“这也太荒唐了!”

“一个正经的英国人是不会拿打赌这么认真的事来当笑料的。”费雷亚·福格答道,“我一定花八十天时间,还可能更少一些时间,来绕地球一圈,也可以说花一千九百二十小时,或者十一万五千两百分钟,我下注两万英镑。哪一位想跟我赌一赌?”

“我们都想赌。”斯图亚特、法朗丹、苏里旺、弗拉纳甘和拉尔夫先生商议后决定的。

“说好了!”福格先生说,“到杜弗勒的火车八时四十五分发车,我就搭这班车走。”

“今天晚上就出发?”斯图亚特问道。

“今天晚上就出发。”费雷亚·福格先生回答,他看了看小台历,然后说:“今天是十月二日周三。我返回伦敦,也可以说返回改良俱乐部的大厅里的时间是十二月二十一日周六晚八时四十五分。要是我没能如期返回,我在巴林银行的两万英镑不管是从法律上还是实际上都属于你们了,先生们。给你们这张两万英镑的支票。”

六个牌友马上就写好了誓约,而且在誓约上写上了名字。福格先生一直都很镇定。他下这个赌根本不是因为钱,他为什么胆敢用这两万英镑——他全部家产的百分之五十——用来下赌注,他是想用牌友的钱来成功地结束这次不算是困难重重,但也要吃很多苦头的想法。他的搭档们却一个个十分吃惊,也不是由

于下得赌注太大，而是担心这种旅行风险太大。

到了七点钟。人们提议费雷亚·福格先生牌局该结束了，他应该去做临行前的准备工作。

“我什么时候都可以马上启程！”这位镇定自若的先生回答道，仍接着打牌：

“我出方块。轮到你发牌了，斯图亚特先生。”

## 第四章

### 万能钥匙被费雷亚·福格的计划吓呆了

费雷亚·福格先生从牌友那儿赢得了二十多个几尼<sup>①</sup>。七时二十五分，他告别了尊敬的牌友们，走出了改良俱乐部。七时五十分，他打开了房门，回到了家中。

万能钥匙已经十分认真地分析过工作时间表，发现福格先生今天破格回来这么早，很是惊奇。惯于工作时间表上的要求，萨维尔街的主人一定在半夜十二点回来，一点不差。

费雷亚·福格先生走到二层的睡房中，接着叫道：

“万能钥匙。”

万能钥匙没吭声。此时还用不着他，没到侍候他的时候呢。

“万能钥匙。”福格先生又叫了一次，比第一次的声音要高。

万能钥匙来了。

“我喊了你两声。”福格先生说。

“但是还不到十二点呢。”万能钥匙握着怀表回答说。

“我懂，”费雷亚·福格先生说，“错不在你。我们十分钟之后启程去杜弗勒和加莱。”

法国人那张圆乎乎的脸庞有些困惑，他怀疑自己听错了，连

---

<sup>①</sup> 几尼：英国旧币名，合二十一先令。

忙问道：

“老爷准备外出旅游？”

“是的，”福格先生回答，“我们准备去环球一周。”

万能钥匙瞪着圆圆的大眼睛，皱起了眉头，两条胳膊耷拉着，浑身无力，从他的表情看出他从惊奇转变成愕然的各种特征。

“环球一周！”他咕噜着。

“花费八十天时间，”福格先生回答，“我们不能再拖延时间了。”

“但是，行李箱在哪儿呢？……”万能钥匙边问边身不由己地摆了摆头。

“用不着行李箱，备个旅行包就够了。塞两件毛衣，三双袜子。你也是这样，到旅途中我可以给你添置的。你将我的雨衣和旅行毛毯装好。一定要穿耐磨的鞋。只是我们不会走太远的，或者完全不用步行。快去准备吧。”

万能钥匙本想说句话，但是说不出来。他从福格先生的睡房出来，来到自己屋里，一下子坐到椅子中，讲了句老家的粗话：

“真他娘的倒霉，这次！我原打算开开心心地过安稳生活呢！……”

他麻木地装好了必备物品。用八十天时间绕地球一周！我碰到神经病了吗？绝对做不到……真荒唐？到杜弗勒去，可以啊。再到加莱，也行啊。反正这个诚实的年轻人不会因为这次旅游而不开心，他离开故土已经有五年之久了。这回或许可以到巴黎去呢，太棒了，他非常愿意重返这个美丽的首都。这位不愿走路的先生到了巴黎保证不想继续旅行了……不错，肯定如此，只是这个一直都不出门的先生这次确实要走出去了，准备作长途旅行了！

八时整，万能钥匙已经装好了旅行包，装上了他和先生的衣物；然后他仔细地将房门上了锁，走出自己的房间，到福格先生

那儿去，内心还是有些忐忑不安。

福格先生早就准备妥当了。他腋下有一本《布拉德肖的大陆火车和轮船航程丛书》，从这本书中，他能够查出此次旅行的全部航线和指南。他从万能钥匙手中接过旅行包，拉开后塞进了很多五颜六色的钱票，这些钱到了地球的每个角落都适用。

“还有什么忘带了吗？”他问。

“先生，都拿了。”

“我的雨衣和旅行毛毯没忘了吧？”

“已经装进去了。”

“不错，带好旅行包。”

福格先生把旅行包交给了万能钥匙。

“注意看好袋子。那可是两万英镑（五十万法郎）。”

万能钥匙险些让旅行包从手中脱落，似乎包里装的两万英镑是特别重的金子一样。

两个人一块离开了家，门上加了两道锁。

走出萨维尔街有一个马车站。费雷亚·福格先生同万能钥匙乘上一辆马车，风驰电掣般地向查林——克罗斯火车站跑去。那儿是“东南铁路”一个支线的目的地。

八时二十分，马车赶到了车站的围栏旁边。万能钥匙下了马车，主人也随后下来了，交了车费。

正在这时，过来一个乞讨的妇女，领着一个小孩，光着脚走在泥地里，顶着一个稀烂的帽子，帽子上悬着一根破烂的羽毛，衣着破烂的她还有一个破烂的披巾。她来到福格先生面前，请求施舍。

福格先生顺衣袋中取出了打牌赢来的二十个基尼，交给了那个可怜的女人：

“好心的女人，给你，见到你我很开心！”

然后，福格先生就离开了她。

万能钥匙的眼睛有些湿润了，他更加敬重自己的主人了。

福格先生带着仆人来到了候车厅。他叫万能钥匙去买两张去巴黎的头等车票。就在他一扭头时，看到了他那五个牌友。

“先生们，我出发了，”他说，“我返回时，你们可以查看我护照上每个地方的印章来核对我走过的线路。”

“唉！福格先生！”戈蒂埃·拉尔夫解释道，“根本不需要。我们完全相信您！”

“那就好了。”福格先生说。

“您还记得归来的日期吧？……”

“八十天以后，”福格告诉他，“在一八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周六的晚上八时四十五分。告辞了，先生们。”

八时四十五分，费雷亚·福格先生带着他的仆人进到一个头等厢里，坐下了。八时四十五分，伴随着汽笛声，火车启动了。

夜深了，外面下着毛毛细雨。费雷亚·福格先生倚在角落里不说话。还有点茫然的万能钥匙死死地搂着塞满钱的袋子在那儿发呆。

火车还未到达西登汉姆时，万能钥匙惨痛地叫了一声！

“你在干什么？”福格先生问他。

“我……一着急……忘记了……”

“把什么忘记了？”

“忘记了关掉我屋里的煤气开关！”

“那不错，年青人，”福格先生冷冰冰地说，“用的煤气从你的薪水中扣除！”

## 第五章

### 在伦敦的货币交易市场发现了一种新股票

费雷亚·福格从伦敦出发时就考虑到了他的这个计划肯定会带来很大的震动。最开始是改良俱乐部里哄传打赌这件事，让

显贵的议员们有很大的震惊。新闻记者抓住了这种震惊传到了报纸上,通过读报伦敦乃至全英国都哄动了。

大家热情、激烈地评论、争执、研究这次“环球旅行”,好像这又是一次“阿拉巴马事件”<sup>①</sup>。有些人同意福格先生的做法,而剩下的人——也就是大部分人——不赞成。用这么少的时间去环球旅行,要是光说说还可以,如果以当前的交通设施去实现,不说这是办不到的,可以说他是个疯子!

很有影响力的《泰晤士报》、《标准报》、《晚星报》、《每日晨报》等等二十多家刊物都齐声不赞成福格先生的做法。《每日电讯》是多少赞成一点福格先生的计划。人们都认为费雷亚·福格先生不正常,是精神病。也同样指责那几位参与打赌的改良俱乐部的成员,下这种赌注只能证明下赌注的人头脑不正常。

针对这件事报刊上登载了很多美妙而得体的文章。所有关系到地理的问题英国人都非常感兴趣。因此,不管什么层次的人都贪婪地看着报刊上关于福格先生出游的全部资料。

刚开始那几天,某些有远见的人——多数为女人——赞成福格先生这么做,特别是从《伦敦新闻画报》刊出福格先生的相片后,相片是由改良俱乐部的档案室提供的。一些先生们,尤其是看《每日电讯》的人们,几乎这么讲:“喂!喂!干嘛认为不可以呢?还有比这更离谱的事呢!”可是这家报纸的情绪马上就低落下去了。

最终,国家地理协会杂志于十月七日刊登了长篇论文,完整地评论了这件事,指明了这个旅游纯粹是发疯了。分析这篇论文的论点,就没有对旅游者有利的,没有天时、地利、人和,困难重重。如果要顺利地完这个旅游计划,启程和返回的时间一定要丝毫不差,但是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根本实现不了。可以相信,在

---

<sup>①</sup> 一八六四年六月十九日,英美两国因海轮阿尔巴马号沉没打起了官司,直到一八七二年九月十四日,正好是福格出发前几个星期,这场旷日持久的国际官司才结束。



欧洲这么短的线路上，火车还可能按时抵达；但是，乘火车横跨印度要用三天，穿越美国要用七天，怎么能认为时间能够一丝不差呢？况且还存在机车出毛病、火车脱轨、天气不适、冰雪阻塞等阻碍条件，这全都会影响到他。冬季坐船出行肯定要被海风和雾气所困扰，在穿越大西洋时，就是上等的船只，推迟两三天到达也是常有的事吧？还有，就算仅拖延了一回，如期返回的可能性就没有了。如果费雷亚·福格先生有一次没赶上船，就算仅耽搁了几个小时，也只能剩下一班船了，但是这一次迟到将会使他的旅行一败涂地。

这篇论文的影响力很大。甚至每家报纸都转登了，使费雷亚·福格的股票跌到了最低点。

福格先生刚离开的那几日，许多的投机商把这次旅游的结果炒得火热。人们都了解英国开赌场的是怎样的人，他们比下赌注者还有头脑，还要文明。英国人向来爱赌，因此不光改良俱乐部的成员为福格先生的旅游结果去打赌，就连平民百姓也全都去下了赌注。费雷亚·福格的名字像赌马一样被记载到了赌马记事本上。股票市场也出现了“费雷亚·福格”股票，并且马上在伦敦的股市上有所上扬。大家根据牌价或涨价购进抛出“福格”股票，买卖量很大。可是到了他离开后的第五天，正好是国家地理协会刊登那篇文章之后，大家便全部卖出手中的“福格”股票，股市行情下降到了最低点。在售出“福格”股票时，开头还以原价的五分之一售出，后来变成了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五十分之一，几乎降到了百分之一！

后来他只有一个拥护者了。正是那个瘫子阿尔贝马尔爵士。这位尊敬的先生终年瘫于座椅上，他希望可以绕地球一周，哪怕花掉家中所有的财产也不在乎，就算花十年时间！希望费雷亚·福格能实现这个愿望，他赌了五千英镑（十二万五千法郎）。在人们说这件事极其愚昧，并且一定是白费心机时，他说道：“假如这件事可以实现，而由一个英国人来实现这一壮举不是更好

吗！”

但是，眼前的状况太差了。支持费雷亚·福格先生的人寥寥无几了，人们全都来攻击他，他们这么做也是有理由的。“福格”股票已经降至一百五十分之一和二百分之一了。当他离开后的第七天时，出了一件出乎预料的事，股票变成废纸了。

原来是这样的！那天晚上九时，有一份给警察局长的电报，内容是这样的：

苏伊士到伦敦

苏格兰广场警察总局罗文局长：

我发现了窃取银行的费雷亚·福格先生。请马上邮逮捕证到孟买（英属印度）。

警探菲克斯

电报的影响力马上生效了。尊敬的先生马上变成了窃贼。大家认真地观察福格的相片，把他的相片同俱乐部其他成员的照片搁在一块，看出相片中的人同所描述的窃贼的相貌完全一致。大家又考虑到他那古怪的性格，深入简出和这次意外之行；很明显他是用环球一周作挡箭牌，而且用那么惊人的数目来打赌，就是希望逃脱英国警探的追踪。

## 第六章

### 警探菲克斯心急如焚

我们来讲一讲关于费雷亚·福格的这份电报是如何制作的。

十月九日周三，大家都在等“蒙古号”商船，它应该在上午十一时抵达苏伊士。“蒙古号”是东方半岛公司的船只，是以旋转发

动机启动的带甲板的钢铁轮船，可载重两千八百吨，功率为五百匹。“蒙古号”是由苏伊士运河穿梭于布林迪西和孟买的航班，它的航速是最快的。由布林迪西到苏伊士标准速度每小时十海里，由苏伊士到孟买是每小时九点五三海里，但是这只船经常加快速度行驶。

在等“蒙古号”的时候，苏伊士的码头上的旅客中有两名男子在来回走动，这群人中有本地人，有外地人，这个城市中有许多外国人。过去这儿还仅是座小城，是勒赛普斯先生<sup>①</sup>的宏伟工程才让世界认识了它。

这两名男子中有一个是英国驻苏伊士领事馆的领事。就算英国政府不十分看好运河的未来，工程师斯蒂芬逊也作过不幸的预测，可是这个领事依旧每天看着英国轮船来来往往于运河之上，这条运河比从英国拐到好望角的旧线路省一半路程。

另一个男人很干巴，看起来很精干，有些神经兮兮的，很容易发现他那皱着的眉头。睫毛很长，眼光锐利，可是他故意遮掩那锐利的目光。这会儿他有点着急了，不断地走着。

这就是英国警探菲克斯，在英国皇家银行被盗后来到这个港口的。他主要是查看经过苏伊士的全部旅行者，要是找到了怀疑对象，马上追踪，等候逮捕证邮到。

前两天，菲克斯刚接到警察局长发来的关于罪犯相貌特点的信息。也就是那位在银行取款大厅逗留很久，相貌堂堂的高雅先生。

这位警探很明显是看上了那笔大数目的奖金，焦急地等着“蒙古号”的抵达，他有这种焦急的心情是正常的。

“您想想，领事大人，”他问，“这艘船该不会耽搁吧？”他已经问了不少十遍了。

“不可能的，菲克斯先生，”领事告诉他，它昨天已经抵达赛

---

<sup>①</sup> 勒赛普斯(1804—1894)：法国人，修建苏伊士运河的倡导者。

伊港附近了，还差一百六十公里的路程太小意思了。我再对你讲一次，国家对那些比计划早二十四小时抵达的船奖励二十五英镑，“蒙古号”回回都能拿到这笔钱。

“那它是径直由布林迪西开来的吗？”菲克斯问道。

“对。他从那装上英国邮政快件，周六晚五时从布林迪西出发。您不用担心，它肯定准点到达。但是我不理解，就算你要找的人在船上，单凭这些材料您就可以找到他吗？”

“领事大人，”菲克斯回答，“要靠直觉来发现，而不是辨认出来的。必须有敏锐的观察力，它融汇了听觉、视觉和嗅觉。我从事警探工作以后，这样的先生抓得太多了，如果他在这船上，我肯定能逮到他。”

“希望是这样的，菲克斯先生，这桩案子可不小啊。”

“真是个大案，”菲克斯回答说，“五万五千英镑啊！我们从未见过这么多钱啊！窃贼如今也越来越小气了！谢帕尔德<sup>①</sup>那种人都灭绝了！如今的窃贼可以因为几个先令而被绞死。”

“菲克斯先生，”领事先生问，“我看你讲起来很有条理，我真心祝您成功；但是，我还要告诉您，您眼下还不具备轻易做到的条件。凭您手中的材料，可以说罪犯根本就是个正人君子，您认识到这个了吗？”

“领事大人，”警探以一种不屑一顾的神气回答说，“窃贼全都像好人。而那些相貌刁钻的人倒是只能安安稳稳地，不然马上就被抓起来。那些看起来像好人的才是要求我们严密注视的人。我知道，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这完全超出了职业的范围，是一种艺术了。”

很明显，这位菲克斯先生太自高自大了。

这时候，码头上有些沸腾起来了。来自不同国家的海员、商

---

<sup>①</sup> 谢帕尔德(1702—1724)：英国大盗，多次被捕，又多次越狱，最后被处以绞刑。

人、说客，挑担的，出苦力的都挤上了码头。这说明船要来了。

天气很好，由于是东北风，因此还有些凉。淡淡的日光照着市中心的清真寺塔顶上。大约两公里长的河堤向南伸展着，就像一只胳膊搂着苏伊士运河的港口。有无数条小渔船漂泊在红海上，其中夹杂着许多带有古老战船模样的漂亮的渔船。

菲克斯夹杂在人堆里，由于职业的关系，他仔细地打量着过往的人。

都十点半了。

“这船肯定来不了了！”他听到码头的钟报时后嚷了起来。

“也许它已经很近了。”领事大人回答。

“它能在苏伊士耽搁多久？”菲克斯问。

“要停四个钟头。重点是装燃料。由苏伊士到红海的亚丁港，距离一千三百一十海里，一定要有充足的煤。”

“这船由苏伊士直达孟买吗？”菲克斯问。

“对。不上旅客或装货。”

“好了。”菲克斯说，“假如那个窃贼走这个路线，搭的是这条船，那他肯定从苏伊士下船，接着再按另一条线路到亚洲的属于荷兰的统治区或者法国的统治区。他肯定清楚留在印度是不安全的，印度是英国的管辖区。

“如果他威力无比就好了。”领事大人说道，“告诉您，在英国犯了法留在伦敦一定比到国外去强多了。”

领事的一番话让警探大伤脑力，这时候领事大人已经走向码头附近的办公室了。留下菲克斯一个人，他更加心急火燎了。他有一种怪异的感觉，认为窃贼肯定在“蒙古号”上。说实在的，如果窃贼逃离英国准备去美洲的话，他一定最先选择通往印度的路线，原因是这个路线上的关卡比大西洋那条路放松很多，并且也不好把守。

还没容菲克斯考虑得过多，就传来了汽笛声，船来了。挑担的和做苦力的蜂拥而上挤满了码头，嘈杂的不安场面真为旅客

们担忧。十多只小船驶出码头，朝“蒙古号”开去。

瞬间，就发现巨大的“蒙古号”顺着运河迎风驶来。恰好是十一时，轮船到了海港里停下了，烟囱里冒着滚滚的烟雾，伴随着轰隆轰隆的巨响。

有很多旅客在船上。一部分站在甲板上观赏秀丽的市容，而大部分旅客都上了那些到“蒙古号”身边载客上岸的小船。

菲克斯认真地观察上岸的全部旅客。

正好，一位客人来到他身边。这人费劲地挡住朝他这边挤来的做苦力的人，礼貌地询问菲克斯能否给他指明英国领事馆所在地。而且一并递给菲克斯他本人的护照，看来是准备办英国签证。

菲克斯习惯性地接过护照，很容易就记下了护照中的一切详情。

他太激动了，险些表现出来。持着护照的手不断地颤抖着。护照上注明的情况同警察局长发来的资料一点不差。

“这不是您的护照吧？”他问这个旅客。

“对，”旅客回答，“是我家老爷的。”

“那你家老爷在哪儿？”

“他留在船上了。”

“只是，”警探说，“一定要他本人去领事馆证明身份的。”

“你说什么！值得这么做吗？”

“一定要这么做！”

“领事馆在何处？”

“位于广场的一边。”警探告诉他那间两百步以外的一所房子。

“好吧，我去叫老爷。他最不喜欢添乱的人！”

然后，这个旅客就离开了菲克斯，返回到船上了。

## 第七章

### 警探通过验护照毫无收获

警探不愿留在码头了，急忙冲向领事馆。经过他急切的请求，领事大人马上召见了 him。

“领事大人，”他直截了当地说，“我敢肯定要找的窃贼就在这船上。”

然后菲克斯给领事大人描述了他同那位佣人关于护照的谈论。

“菲克斯先生，不错，”领事回答说，“我非常高兴能够看看这个贼长得什么样。只是他可能不会到这儿来，假如他就是你说的那个小偷的话，他肯定不想有什么疑点被抓到。还有就是，现在的签证签不签都无所谓。”

“领事大人，”警探回答说，“假如他正是我们设想的那么威力无比的话，他肯定会来的。”

“你说是来办理签证手续吗？”

“对。护照就是为诚实的人外出添乱，为罪犯逃逸创造条件。我敢说他的护照没有嫌疑，但是我仍不想让您给他签字……”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假如这本护照没问题，”领事大人告诉他，“我没资格不给他签字。”

“但是，领事大人，我一定要把他拖在此地，等到我接到来自伦敦的拘票。”

“啊！亲爱的菲克斯先生，这就不关我的事了。但是我，我不可以……”

领事的话音未落，就听到有人叩响了他办公室的门。侍卫带来两位客人，有一位恰好是同警探打过交道的那位旅客。

这二人正是福格先生和他的佣人万能钥匙。老爷取出他的

护照，简单明了地说明了来意。

领事拿过护照，认真地看了一遍，菲克斯却坐到一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位绅士。

领事看了一遍后问道：

“费雷亚·福格先生就是您了！”

“正是，大人。”福格回答说。

“他是您的跟班？”

“不错。他来自法国，叫万能钥匙。”

“您是英国人？”

“对。”

“准备去哪儿？”

“到孟买去。”

“行了，先生。您难道不清楚无需办签证了吗，况且我们也不检查护照了吗？”

“我了解，大人。”费雷亚·福格说，“我想以此来证明我来过苏伊士。”

“可以了，先生。”

领事在护照上签了字，还标明了时间，加了一个大印章。福格先生缴了手续费，冰冷地说了声谢谢，便领着佣人走出了领事馆。

“你认为呢？”警探问道。

“没什么。”领事回答说，“看起来他的确是个好人！”

“可能吧。”菲克斯说，“但是事情不出在这儿。领事大人，您不觉得这个镇定自若的先生同我接到的有关窃贼的资料相同吗？”

“我相信。只是，您应该明白，每个人的相貌特点……”

“我心里有谱。”菲克斯回答说，“我觉得那个跟班的不如他的老爷那般无法理解。他来自于法国，不会保守秘密的。行了，再见了，领事大人。”



紧接着，警探便走出了领事馆，去寻找万能钥匙了。

福格先生从领事馆出来就直接来到了码头。他跟佣人说明了需要去做的事情以后，就搭一条小船返回了“蒙古号”，回到自己的舱位，拿出记录本，在上面记下：

十月二日周三晚八时四十五分从伦敦出发。

十月三日周四早七时二十分抵达巴黎。

周四早八时四十分从巴黎出发。

十月四日周五早六时三十五分途经赛尼山抵达都灵。

周五早七时二十分从都灵出发。

十月五日周六下午四时抵达布林迪西。

周六下午五时，乘上“蒙古号”轮船。

十月九日周三上午十一时抵达苏伊士。

共计一百五十八点五小时，用了六天半时间。

福格先生将这些时间记载到一个划分开的旅途计时表中。旅程栏中标明了由十月二日至十二月二十一日的时间、日、周抵达所有重要地点的计划时间和所用时间。这些重点位置有：巴黎、布林迪西、苏伊士、孟买、加尔各答、新加坡、香港、横滨、旧金山、纽约、利物浦、伦敦。这么做，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计算出提前的时间和延误的时间。

这个条理清晰的日程表十分醒目。福格先生时刻都能了解到自己是缩短了时间还是延误了时间。

这正好是十月九日，他登记了抵达苏伊士的准确时间，与计划所用的时间相同，没提前也未延后。

接下来，他命差人把午餐端到舱里来。对于去观赏城市的景致，他一点都没想过。他是这种英国人：到任何一个地方，就派佣人替他去领略一下那里的景物。

## 第八章

### 万能钥匙说话说得太多了

菲克斯毫不费力就在码头上寻到了万能钥匙，他恰好闲得没事蹓跶呢，他想：假如出来游玩啥也不去观赏太遗憾了。

“嘿！朋友。”菲克斯去跟他打招呼，“您签过您的护照了吗？”

“噢！原来是您啊！亲爱的先生。”法国人回答说，“麻烦您了。一切都办好了。”

“您看过这儿的风景了吗？”

“嗯！但是我们急急忙忙路过这儿，好像是在梦游。我们的确是来到了苏伊士吗？”

“的确是到了苏伊士了。”

“也就是来到埃及了！”

“真的到了埃及了。”

“也就是说来到非洲了？”

“是来到非洲了。”

“来到非洲了！”万能钥匙又说了一遍，“的确不敢相信。先生，您明白吗？我认为走不到比巴黎还远的地方呢。但是这个名扬四海的美丽城市，我仅仅是从早上七时二十分至八时四十分，由此站去里昂站的途中，才从马车窗往外瞧见的，并且外面下着滂沱大雨！简直太可惜了！我的确希望再去看看拉雪兹神甫公墓和香舍丽榭的跑马场！”

“你们干嘛赶得那么急呀？”警探问。

“我可不急。是老爷。好了，我还得去买袜子和衬衫呢！我们离开时未拿行李箱，就带一个旅行包。”

“我领你去个地方，那儿什么都有。”

他们便一块走了。万能钥匙还在说个不停。

“关键的是，”他说，“我绝对不可以赶不上船！”

“赶趟儿。此时是十二点。”

万能钥匙取出他的大怀表说：

“十二点？甭闹了！这才九时五十二分！”

“您的表不准了。”菲克斯说。

“我的表不准！这是古董，是祖宗传下来的！一年到头也不会差上五分钟。可谓是名符其实的最准确的表！”

“我懂了。”菲克斯回答说，“您用的还是伦敦时间，伦敦时间同苏伊士时间差将近两小时。您必须随时根据地方时间来调您的表。”

“叫我调表！调我的表！”万能钥匙嚷了起来，“这是不可能的！”

“那您的表就不可能同太阳同步运行了。”

“那全怪太阳！先生。是它不对！”

这位诚实的年轻人谨慎地把表装入衣袋。

一会儿，菲克斯又问道：

“你们是急匆匆地从伦敦出发的吗？”

“是啊！上周三晚上八时，福格先生破例提早回家，四十五分钟之后我们便离开了。”

“您家老爷想到哪儿去呢？”

“毫不退缩！他准备环绕地球一周！”

“环球旅行？”菲克斯惊奇不已。

“不错，只花八十天时间！他告诉我是下了赌注的。只是，跟你老实讲，我有些怀疑。这件事太不一般了。肯定另有原因。”

“啊！这位福格先生真是不同寻常啊？”

“我也这么认为。”

“他非常有钱吗？”

“那自然。他拿来很多钱，全是新的！途中他花钱一点都不吝啬！还有，他对‘蒙古号’的大副承诺：如果轮船能够预先很长

时间抵达孟买，他便奖励大副很多钱！”

“您到您的老爷家多久了？”

“您指我呀！”万能钥匙回答说，“我恰好是离开伦敦那天才认识他的。”

可想而知万能钥匙的这些话在警探不安分的内心起到了什么作用。

刚刚事发几天便急忙从伦敦出发，携带巨资，朝很远的国度逃去，用荒谬的赌注为理由，这完全证明了菲克斯的猜想。由这个年轻的法国人嘴里他又打探出了很多详情：这个年轻人完全不了解他的雇主，他的雇主一个人单独生活在伦敦，人们都说他非常有钱，也不知道他钱的来源，这是个让人难以琢磨的人，等等。而且，菲克斯确定了费雷亚·福格先生不在苏伊士改变航线，他果真是到孟买去。

“到孟买还有多远？”万能钥匙问道。

“还很遥远呢。”警探告诉他，“光乘船还得用十几天呢。”

“孟买到底在哪儿呀？”

“位于印度境内。”

“也就是位于亚洲啦？”

“那是啊。”

“我的上帝啊！我对您讲……有件事太让我头疼了……那就是我家的开关。”

“什么开关？”

“我忘记了关闭家里的煤气开关，使用的煤气费用全都由我来付。我合算了一下，每月我需花费两个先令，刚好比我的佣金多六便士。您知道如果旅途拖后一些……”

菲克斯弄明白了有关开关的事吗？不好说，他已经听不进去了，却作好了打算。他们进了百货商店，菲克斯吩咐万能钥匙去买要用的物品，吩咐他不要赶不上船，他本人却急匆匆地到领事办公室去了。

很有把握的菲克斯这时看起来非常镇定。

“大人，”他跟领事讲，“我目前有充足的证据了。他完全捏在我的手心里了。他装扮成一位准备花八十天时间环球旅行的能人来蒙骗人们。”

“他太狡诈了，”领事说，“他希望能迷惑欧美洲的警探，然后再返回伦敦！”

“我们就试试吧。”菲克斯说。

“您没搞错吧？”领事又说。

“我一点都没搞错。”

“那么这位窃贼干嘛一定要来签字以示他到过苏伊士呢？”

“原因嘛？……领事大人，我也不明白。只是，我告诉您。”

接着他将自己同福格先生的佣人闲聊中的可疑之处说给领事听。

“对，”领事说，“一切判断对此人都没益处。您想采取什么办法呢？”

“往伦敦拍电报，请示马上邮逮捕证来孟买。我就乘‘蒙古号’一路追踪他到印度。在英国的管辖范围中，我可以彬彬有礼地走上前去，一手出示逮捕证，一手按住他的胳膊。”

他冷静地讲完这番话，便离开了领事，到电报室去了。他往伦敦警察局长那儿拍了份上面提到的那份电报。

十五分钟以后，菲克斯带上一些必备品，拿了充足的钱，踏上了“蒙古号”。这艘轮船飞速地在红海上行进着。

## 第九章

### 费雷亚·福格平安地驶出了红海和印度洋

苏伊士到达亚丁港刚好是一千三百一十海里。东方半岛轮船公司的招标规则中说明了船只一定以一百三十八小时行完全

程。“蒙古号”全速驶进，很可能比预计时间用的要少。

大部分由布林迪西上来的游客都是去印度的。也有的是到孟买的，还有的是到加尔各答的，可是一定要路过孟买，这条横贯全部印度半岛的铁路修好后，就不用拐到锡兰岬了。

乘“蒙古号”的游客中，有不同职位的各路将士。有英国皇家军队的军官，还有掌握印度兵权的，他们每个人都有丰厚的佣金，按现在国家替代了印度古老公司的管理：尉官七千法郎，准将官六万法郎，将官十万法郎<sup>①</sup>。

因此，他们在船上的生活极其奢侈。那些将士中还有不少来自于英国的青年人，很多都是带大笔钱到国外去经商的。轮船上的主管是公司的代理人，同船长的权力差不多，他将船上的饮食搞得五花八门。不管是早饭，还是下午两点的午饭，五点半的晚饭和八点的夜餐，饭桌上都堆满了由船上仓库和烹调室供给的鲜熟食和各式的甜点。船上有几个女士——一天要换两套服装。不起风时，轮船上到处洋溢着歌声和舞姿，喧闹极了。

但是，同一切狭长的海峡一样，红海也喜怒无常，经常是大风大浪。不管是来自亚洲大陆或者是由非洲大陆刮来的狂风都会令这艘配备了螺旋发动机的箭形快艇在风浪中摇摆不定。这时候女旅客已经藏到了船舱中，也听不到弹琴的声音了，更没人歌唱和舞蹈了。可是这只动力强大的轮船在惊天动地的风浪中加足了马力行进，朝曼德海<sup>②</sup>域开进。

这部分时间福格先生在干什么呢？可能人们一定认为他愁眉苦脸，忐忑不安，害怕来势凶猛的狂风会阻碍轮船正常运行，翻腾的巨浪会把机器打坏了；担心因各种阻力而强迫“蒙古号”在途经某个海港时停下来，耽误他的行程。

根本没这回事儿。就算这位先生想到了会有各种事故发生，

---

① 文官的薪水更高。助理属于最低一级，工资就达一万二千法郎，法官六万法郎，法院院长二十五万法郎，省长三十万法郎，总督六十多万法郎。——作者注。

② 曼德海：位于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之间。

他也根本不会表露出一丝一毫。他始终是个镇定自若的人，在改良俱乐部中最稳重的一个，随便什么事故和突发事件他都不会惶恐不安。如船上的挂钟一样，他什么时候都不会感情用事。他极少去甲板上，对于这个有悠久的历史，远近闻名的红海根本没想过去看。他也根本不喜欢红海两边密密麻麻的怪异的都市，这些都市诱人的市貌时不时映入眼帘。他几乎根本不去想阿拉伯海湾的各种险情，但是历史中的人物，如：史学家斯特拉彭、阿里安、阿尔德米多、艾德里西全都对之畏惧千里，航海家们也都事先去向海神祈祷祭奠，才胆敢去冒险。

而这位给围困在“蒙古号”中的家伙又在干什么呢？第一，每日四顿饭必不可少，轮船的漂浮不定根本影响不到他这个时刻正常活动的人。接下来便是打“惠斯特”。

不错！他找到了玩牌的伙伴，他们全都对“惠斯特”感情深厚。一位是去果阿<sup>①</sup>就职的税务员，一个是返回孟买的可爱的牧师德西姆斯·史密斯，还有一个是到部队集合的英国部队的旅长——贝纳莱斯。他们三人对“惠斯特”的迷恋程度绝不亚于福格先生，一玩就是一天，没完没了的，并且玩起来同样不声不响。

而万能钥匙，他根本没有晕船的反应。他位于船头的一个舱位，每日都准时吃饭。目前他感觉到这次出行待遇不错，也就不觉得厌倦了。他下定决心，吃好睡好，让沿途的风光尽收眼底。还有，他还想这次没有准备的游玩到了孟买就可以停止了。

离开苏伊士的第二天，十月十日那一天，他愉快地在甲板上见到了在埃及下船时同他闲聊的那个好心的朋友。

“我没认错吧，”他开心地对那人讲，“先生，在苏伊士热情地给我指路的人就是您吧？”

“正是。”警探回答说，“我也看出是您了。您跟随着那位怪异的英国人……”

---

① 果阿：葡萄牙在印度的殖民地。

“是的。先生您怎么称呼?”

“菲克斯。”

“菲克斯先生。”万能钥匙说,“非常高兴又在船上遇到您。您准备去哪儿啊?”

“同您一路,到孟买。”

“好极了,您到过孟买吗?”

“到过几回。”菲克斯告诉他,“我是东方半岛公司的代理人。”

“那您肯定非常了解印度了?”

“是的,……自然了。”他不愿说下去。

“印度的风景很好玩吧?”

“很好玩!印度有清真寺、尖顶塔、寺庙、僧人、宝塔、老虎、蛇以及印度美女!只希望您有充足的时间来领略它的风光。”

“我也这么想的,菲克斯先生。您很聪明,一个脑子没毛病的人肯定不会找理由用八十天时间环球一周,并且每天不是乘船就是坐火车,从火车上下来急忙去乘船!根本不可能!这场锻炼到了孟买就停止了,您不必担心了。”

“福格先生没什么不适吧?”菲克斯随口问道。

“非常好,菲克斯先生。我也很好。我可以狼吞虎咽地吃。可能跟海洋的自然环境有关吧。”

“您家老爷呢?我一直没看到他来甲板上呢?”

“根本不上来。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万能钥匙,您难道不清楚这个八十天环球一周的策略也许还具有某种神秘的目的……例如一些外交目的?”

“上帝啊!菲克斯先生,我什么也不了解。说句心里话,我根本不会浪费一分钱去打探这种事。”

此后,万能钥匙总是同菲克斯在一起闲聊。警探的用意就是努力与福格的佣人拉关系,有用时可以用上他。因此他经常请万能钥匙到“蒙古号”的酒馆中饮几杯威士忌,或者是淡啤酒,万能



钥匙也不客气，偶尔也回请一下，感觉这位菲克斯简直是个正直的先生。

船在全速行进。十三日，已经可以隐隐约约看到莫卡<sup>①</sup>了，这古老的城池被断壁残垣包围着，城墙上露出许多浓郁的海枣树。遥远的山坡上布满了成片的咖啡园。万能钥匙远望这座古城不由得激动起来，他几乎认为这圆形的城墙和那个像杯子手柄的古老城池非常类似一个大大的咖啡杯。

正是这个夜里，“蒙古号”越过了曼德海峡，用阿拉伯语解释曼德为“泪之门”。次日十四号，“蒙古号”暂时停靠在亚丁湾西北的轮船岬，目的是添加燃料。

因为煤矿距港口非常远，因此为过往船只提供煤是一种相当重要而繁忙的工种。对于东方半岛公司来说，这笔开销每年需八十万英镑（折合两千万法郎）。实际上，一定要在许多港口中建设燃料供应点，可是想将煤拉到很远的海湾，一吨煤就值八十法郎了。

“蒙古号”还需航行一千六百五十海里才能抵达孟买。它将在轮船岬停靠四个钟头，来添加充足的煤。

这四个钟头根本不会妨碍到福格先生的环球之旅，他早就预算好了。“蒙古号”计划十月十五日早晨抵达亚丁，但十四日晚上便提早抵达了，这样就提前了十五个小时。

福格先生带着他的雇佣下了船。他是去在护照上签字的。菲克斯悄悄地盯住他。签完字以后，福格先生便又回到船上，接着玩牌。

万能钥匙依旧照常亚丁城中领略美景。这个城市拥有两万五千人，包括索马里人、印度商人、印度琐罗亚斯德教徒、犹太人、阿拉伯人和欧洲人。他游览了亚丁的海边防御工事和宏伟的地下储水池。正因为有了这些防御工程才让这座城市变成了印

---

① 莫卡：红海岸边的也门旧京城。

度洋的直布罗陀，英国的工匠们在所罗门王的工匠两千年以后接着建成了这些储水系统。

“太好玩了！太好玩了！”万能钥匙返回船上还一直在感慨，“我这才完全体验到了旅游的意义，能够发现很多新奇事，开阔视野。”

到了晚上六点，“蒙古号”的螺旋发动机不停地击打着亚丁湾的海水，朝印度洋开去。按计划它要花一百六十八个小时从亚丁到孟买。眼下印度洋的自然条件有益于行驶，海上吹的是西北风，在风力的帮助下船帆的劲更大了。

借着风力开起来船可安稳多了。打扮好的女士们又都挤到了甲板上。大家又跳了起来，甲板上洋溢着一片生机。

这段距离便如此顺利地完成了。万能钥匙也由于碰巧遇到了菲克斯这么有趣的朋友而欣喜不已。

十月二十日周日中午十二点，已经依稀可见印度大陆了。又过了两个小时，引水员踏上了“蒙古号”。远处连绵的山峰不断地展现在眼前，一丛丛棕榈树环绕着整个城市。轮船驶进了由萨尔赛特岛、科拉巴岛、大象岛和屠夫岛围成的港湾里，到了四点半钟，轮船停靠在了孟买码头。

这时费雷亚·福格也玩完了今日的第三十三局牌，他和对家在这一轮中勇敢地做牌，居然握住了十三轮牌，取得了胜利，愉快地完成了这段旅程。

“蒙古号”计划在十月二十二日抵达孟买，但它二十日就抵达了。如此算来，由伦敦启程到这里，已经提前了两天，福格先生认真地在日程表上记下了这两天时间。

## 第十章

### 万能钥匙侥幸从寺庙逃脱了，可是鞋没了

人们都熟知，印度是一个头向南，脚向北的大三角形，方圆一百四十万平方英里，人口居住得不平衡，一共有一亿八千万人口。在这个地域辽阔的国度里，英国只管辖一部分领土。总部设在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孟买和孟加拉湾也设有分署，亚格拉有一个副总署。

属英国管辖的印度领土只有七十万平方公里，有一亿到一亿一千万人口。也可以说大部分领土不属于英国统治。事实上，印度境内有很多称王称霸的地头蛇，他们根本是互不干涉的。

一七五六年开始——英国人在如今的马德拉斯城成立了第一个英国殖民区——开始于印度军起兵的那一年，那个很有名望的东印度集团实力雄厚。它用租赁的方式由地头蛇手中购买各个地区的土地，给的钱寥寥无几，几乎是白给的；总署和全部将官都由它来委派。但是如今这家集团已经消失了，英国殖民地现在直接隶属于英国女皇。

印度半岛的风光、风俗、人口居住区也是不断变化的。从前，旅游全靠旧的运行方法：步行、骑马、乘四轮车、乘轿子、靠人驮、乘马车等等。现在恒河和印度河上跑起了快船，铁路线纵横全印度，包括一条由孟买至加尔各答的线路，仅用三天。

这条纵横印度的线路并非直线，只有一千到一千一百英里的直线，就算是一般的火车也不到三天就到了；但是整个线路起码要长出三分之一，原因是要折到半岛北部的阿拉哈巴德。

下面是“大印度半岛铁路”途经的几大站：火车由孟买半岛途经萨尔赛特岛，到达塔那旁边的大陆，穿过西加特山脉朝东北方向抵达布尔汉普，接着横穿德尔康独立领地，往上直达阿拉哈

巴德，接着向东伸展，经过贝那莱斯和恒河，再从恒河往东南开进，途经布尔迪旺和法国殖民地昌德那戈最后到达目的地加尔各答。

“蒙古号”是下午四点三十分到达孟买的，到加尔各答的火车八点钟准时发车。

福格先生辞别了他的伙伴，下了轮船，吩咐佣人去买些必需品来，而且反复告诉他一定在八点钟以前抵达火车站。然后，他匀速地走向签证处。

他没心思去欣赏孟买的奇异景观，不管是市政府所在地，还是那美丽的图书馆、古城堡、船埠、棉花集市、百货商店、清真堂、犹太教堂、亚美尼亚人的教堂，就连那个点缀有两个多角塔的宏伟壮观的玛勒巴山宝塔寺，他都懒得去看。他不但不去欣赏象山的古迹和深埋在孟买湾东南的神奇的地下宫廷，也不去观赏萨尔赛特岛的康艾里石窟，那真是佛教建筑的奇迹呀！

不看！他丝毫都没注意到！办完签证，福格先生便稳稳当当地朝火车站走去。到车站后他便去吃饭，饭店掌柜专为他介绍了本地风味烧兔肉，夸奖这是一道绝美的风味。

费雷亚·福格先生点了这盘菜，认真品味后，感觉不对劲，即使加了很多调味品。

他把掌柜的喊来。

“老板，”他质问掌柜的，“这是兔子肉吗？”

“先生，没错，”老板还故作认真，“是从树林里抓的兔子。”

“宰兔子时，听到它喵喵叫了吗？”

“喵喵地叫！啊！先生，这真是兔子！我保证……”

“老板，”福格严肃地说，“不用作保证，您别忘了，从前，猫可是印度人崇拜的东西，那个时期是它们幸福的日子。”

“是猫幸福的日子！”

“旅游者也得到了快乐！”

接下来，福格先生仍安静地用晚饭。

福格先生离开轮船一会儿，菲克斯也离开了“蒙古号”，并且直接去找孟买警察局长。他同局长讲明了他的特殊身份和担负的使命，还谈到了追踪这个窃贼疑犯的过程。他向局长询问是否接到了伦敦邮来的逮捕证，局长表示未接到任何东西。事实上，福格出发以后寄出的逮捕证肯定不会这么迅速邮到的。

菲克斯没办法了。他希望局长能够下令抓住福格先生，可是局长坚决不同意。事情发生在英国警署的管制范围内，他没资格下拘捕令。这种强烈的责任心和认真的守法性是英国人所具有的；在处理私人权利的事情上，根本不能有一点感情因素。

菲克斯不再指望别人了，他清楚目前只能等拘票了。他决心在这个奇怪的先生在孟买逗留时牢牢地看住他。他完全相信福格先生会呆在孟买，——人们了解到万能钥匙也是这么认为的，——看来，有充裕的时间等候拘票了。

可是，万能钥匙在下“蒙古号”时，根据老爷的吩咐他马上意识到在孟买同在苏伊士和巴黎一样，旅游还未停止，最少还得到加尔各答，或许更遥远的地方。他便思考费雷亚·福格先生下的赌注不是开玩笑的，命里难道安排了他不能安安稳稳地生活，一定要结束这八十天的环球旅程？

万能钥匙买完了衬衫和袜子，便到孟买的街道上去转转。街道上到处都是各种人种，来自各个国家的欧洲人，波斯人的帽子尖尖的，本雅斯人头包围巾，信德人头顶方帽，亚美尼亚人身披长袍，琐罗亚斯德教徒头戴高高的黑帽。那天恰好是琐罗亚斯德教徒，或者盖伯人的节日，他们有着琐罗亚斯德教徒的血统。他们在印度是技术和文化层次最出众，也最有头脑，行为最为谨慎的人，现在孟买的富豪们都是这种血统的人。这日，他们都在欢庆宗教节，又唱又跳，跳舞女郎身穿闪着金光银光的红色纱衣，踩着三弦琴和铜锣的节拍，跳得十分迷人，也十分优美秀丽。

要是万能钥匙仅仅是喜欢欣赏这种稀奇古怪的宗教，多看看，多听听，给人一种视野很小的那种“呆傻气”，我们也无须在

这浪费笔墨了。

可怕的是他迷恋得太深了，差一点耽误了他家老爷的环球旅行。

是这样一段经历：他欣赏完了这个喧闹的场面后，就朝火车站走去。在他路过那座让人称谓的玛勒巴山宝塔寺时，忽然来了兴致，想要去瞧一瞧。

可是他不了解两个条件：一是一些印度寺庙明确出不允许基督徒进去；二是教徒本人入内也一定要在门口脱去鞋子。在这里需要解释的是英国政府为了便于管理，对那儿的宗教相当敬重，就算是最小的事情，假如哪一位没有遵守，一定会被狠狠地惩治。

万能钥匙根本也没考虑到会有什么后果，正在浏览玛勒巴山寺庙中那金光闪闪的印度教装饰时，猛然间他跌倒在神殿的石板上。三个怒气冲冲的僧人跑到他面前，解下他的鞋和袜，对他拳脚相加，还怒斥他。

这个健壮而又机灵的法国青年突然跳了起来，抡起双臂打倒了两个敌人，长袍将那两位僧人缠住了；他借机迅速冲出寺庙，将追踪而来的另一个僧人和他的随从丢在了后头。

距八点还差五分钟，正好距发车时间还差几分钟，万能钥匙抱着头，也没穿袜子和鞋子，丢盔卸甲地跑到了车站，甚至那些刚买的东西也被打丢了。

菲克斯同样也在月台上。他追随福格来到车站时，才发现他准备离开孟买，他马上拿定主意追踪他到加尔各答，要是有必要，随他去多远的地方都可以。万能钥匙未发现躲在一边的菲克斯，可是菲克斯清楚地听到了他对雇主重复的那段不幸。

“我不愿意再看到这种事。”费雷亚·福格就讲了这么一句，便坐到了车厢里。

不幸的青年赤着脚，很难堪地跟老爷上了火车，一句话也没敢说。

菲克斯刚坐到另一节车厢里，猛然脑子一转，决定不去了。

“不行，我不能走，”他告诉自己，“假如案件发生在印度范围内，我便可以拘捕他。”

这时传来了火车的汽笛声，黑暗吞没了火车。

## 第十一章

### 费雷亚·福格用昂贵的价钱买了一头大象

火车准时出发了。搭乘的旅客很多，包括各类文武官员和毒品贩子，买卖靛蓝的，他们都是到半岛的东半部工作的。

万能钥匙同他的先生坐在一间包厢中。包厢里还有一个乘客与他们面对面坐着。他正好是旅长弗朗西斯·柯罗马蒂先生，在苏伊士至孟买的轮船上同福格先生一块玩牌的对家。他准备到贝纳莱斯去汇合军队。

弗朗西斯·柯罗马蒂先生个子高大，黄头发，有五十多岁。他在印度军队起义事件中表现出色，是个真正的“印度通”。他从小就呆在印度，极少回到家乡。他知识丰富，要是福格先生希望熟悉印度的话，他非常愿意为他讲解印度的风土人情、人文历史、生活状况。但是这位先生根本不谈及印度的事，他主要不是来游玩的，仅仅是想绕地球一周。他仿佛一个重物，受地球的引力在线路上环球一周。这个时候，他心里正考虑着由伦敦启程后所用的时间。要是他生来就对无谓的运动感兴趣的话，他如今肯定会拍手叫好了。

虽然弗朗西斯·柯罗马蒂只有在出牌或一局结束核算分数时才认真注视过他的这个伙伴，他根本没看出福格先生有什么特别之处。他有些不理解！他严肃的表情后面可能有一颗正常的心呢？难道是费雷亚·福格先生不喜爱美丽的大自然？难道

他就没有什么渴望？关于他，所有的都不明白。他碰到的一切怪人都不能同这个有精确时间观念的人相提并论。

费雷亚·福格把他的环球旅行计划讲给了旅长听，就连在怎样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这个计划都告诉他了。旅长倒认为这个赌注太不切实际，太可笑了，下这种赌注的人一定没有头脑，并且一切有头脑的人都随声附和。这么个怪人长期下去，终会毫无结果，对人对己都没好处。

火车开出孟买一个钟头以后，通过了萨尔赛特岛的空中架桥，朝大陆飞奔而去。到了卡连站，火车没有走右边那条通往康达拉和浦那的线路，而是走了那条朝印度东南方向开去的线路，抵达了波威尔车站。从这时起，火车通向了加特山区的茂密的森林中，加特山区都是黑色岩石和玄武岩堆积成的，那最大的山坡上都被森林遮盖着。

火车行驶时，弗朗西斯·柯罗马蒂先生经常与费雷亚·福格先生闲聊。但是他老是先开口，而聊天却无法继续下去，此时旅长先生说：

“福格先生，如果再提前几年，您在这一带肯定要延误时间的，您的环球计划也就无法实现了。”

“弗朗西斯先生，怎么这么讲呢？”

“原因是铁轨就铺到山底下。如果希望抵达那边山上的康达拉站，只好乘轿子或骑马了。”

“这种小事延误不了我的时间，”福格先生告诉他，“对于途中也许会出现的意外我心里都清楚。”

“但是，福格先生，”旅长回答说，“您的佣人遇到的麻烦也会影响到您的。”

万能钥匙此时两脚伸到旅行毛毯里，正睡得香甜呢，根本未料到有人在谈论他。

“英国法律明确规定要严惩这种不法行为，这么做也是有道理的。”弗朗西斯·柯罗马蒂继续说，“英国法律极其敬重印度人



的宗教信仰。假如您的随从触犯了的话……”

“要是他犯了法，”福格先生回答说，“他将受到惩罚，接着去服役，最终安全地返回欧洲。我可没觉得这种事能延误他家老爷的环球之旅！”

讲到这儿，就无法再继续下去了。火车经过加特山区时是深夜，通过了纳西克。次日，十月二十一日，火车在颇为缓平的坎德士一带行进着。一片碧绿的原野，小城镇遍地都有。在这些小镇的上方，庙宇的塔尖代替了欧式风格的教堂鼓楼。无数的小河——大部分是高达瓦里河的分支或支叉——浇灌着这片绿油油的田地。

万能钥匙睡醒了，他抬起头朝车外看，根本不觉得他坐在“大印度半岛”的火车上正奔驰在印度的国土上。太让他无法相信了，可是这是真的！这列被英国司机掌握，用的是英国燃料的火车呼呼地冒着云雾在一块块棉花田、咖啡园、肉豆蔻、丁香园和红胡椒园的上空中弥漫。烟气顺着一棵棵棕榈树向上升腾，旋转式地飞上了空中。透过一片片棕榈树，依稀可见那漂亮的画廊式平房、几座凄凉的庙宇和神奇绝妙的殿堂，印度风格的多样化艺术令这些殿堂更加美妙绝伦了。远远的一片无垠的绿野呈现在眼前，那生长着浓郁的热带树林，林中有毒蛇，经常有老虎出现，它们特别害怕火车鸣笛。火车依旧横穿森林，铁道边上经常能见到大象，它们默默地注视着飞驰的火车。

当天上午，火车抵达了马利甘姆站，到了一个危险的地带，这个地带遍及了卡丽女神那杀人不眨眼的信徒。附近就是艾洛拉寺和那叫人惊讶的宝塔，再往前就是闻名遐迩的鄂仑嘎巴城，它过去是强硬的奥仑赞布的领地，如今只算是尼赞王国的一个省会。图格会的首领勒杀党匪首费林戈过去也占领过这一带。这群杀人成性的匪徒汇集在一个行踪诡密的集团中，用死亡女神的招牌来杀害每一个人，不管多大年纪，并且杀人不见血。没多久，这一带遍地尸骨。英国政府在很多地区都扼制了这种毁灭性

的暴力行为，可是这些匪徒依旧健在，并且继续杀人。

十二时三十分，火车停靠在布尔汉普站。万能钥匙花了不少银子才买了一双带有假珍珠的拖鞋，套在脚上他还很有些得意。

乘客们急急忙忙吃了顿饭，到塔堤河岸蹒跚一会儿，就返回到车厢里前往阿苏古尔。塔堤河位于苏特拉旁边，汇入康拜湾。

如今来看看万能钥匙在琢磨些什么。未到达孟买时，他始终认为抵达孟买就结束旅行生涯了。但是看到火车飞奔于印度国土上时，他的想法完全变了。他又犯了老毛病，恢复了本性。年少时的天真又复现了，也开始仔细看待老爷的设想，认为确实是下过赌注的，并且是花八十天时间环球一周，不可推迟。考虑到这些，他不由地忧虑起来，害怕途中发生不幸事件耽搁时间。他觉得自己同这次打赌休戚相关，回忆起昨天做的那件令人生气的事也许会失去这笔钱便感到心跳加剧。他不但不如福格先生那样镇定自若，反倒心事重重。他把花掉的时间一遍又一遍地算，恨火车每站都停，说火车行驶的不够快，还私下里怪罪福格先生没有事先对司机承诺一笔赏钱。这位可爱的年轻人根本不清楚这是火车而不是轮船，火车的时速是固定不变的。

黄昏时分，火车开进了苏泊尔山脉，这是坎德士地区同本德尔昆地区的分水岭。

次日，十月二十二日，弗朗西斯询问几点了，万能钥匙瞅了瞅怀表告诉他此刻是早晨三点钟。事实上，他这个传家宝一直是根据格林威治时间来行走的，位于地球西部七十七度经线上，因此他的表迟了四小时。

弗朗西斯告诉他表不准，而菲古斯也早就告诉他了。弗朗西斯告诉万能钥匙到一个地方就必须校正一次自己的表。原因是他们一直向东走，也正是逆着太阳行进，因此白天越来越少了，越过一个经度，就要少四分钟。可是他的劝告不起作用。不了解这个倔强的年轻人听明白旅长的解释没有，他不肯调表，使表依旧使用伦敦时间。这种异想天开的怪毛病倒不影响其他人。

清晨八点钟，到洛塔尔站还剩下十五英里，火车停在了一块视野开阔的地段，四周有一些带走廊的平房和工人的简易棚。乘务员挨节车厢叫道：

“乘客们都在这下车了。”

费雷亚·福格先生盯着弗朗西斯·柯罗马蒂先生，而他对火车停在这块乌梅林中也莫名其妙。

万能钥匙也有些惊奇，急忙蹿了下去，不久就返回来，高声嚷道：

“老爷，前方不通火车了！”

“您是说？”

“我告诉您前方走不了火车了！”

旅长下去了，费雷亚·福格先生也跟着下去了。他们一齐去问列车长。

“我们这是在什么地方？”弗朗西斯·柯罗马蒂问道。

“是科尔比呀。”列车长告诉他说。

“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

“对，铁轨还未铺完……”

“为什么！怎么没铺完？”

“没铺完。还剩有五十英里的路没铺好，以后才能抵达阿拉哈巴德。”

“但是报纸上说明了全部开通了呀！”

“亲爱的军官大人，您想干什么？是报纸上写错了。”

“但是你们出售的票是由孟买至加尔各答的！”柯罗马蒂有些恼火了。

“先生，是的。”列车长说，“但是旅客都明白由科尔比至阿拉哈巴德需要自己拿主意。”

弗朗西斯·柯罗马蒂先生恼火极了。万能钥匙真想上去打那个没用的列车长一顿。他没胆量正视他的主人。

“弗朗西斯先生，”福格先生就这么问了句，“假如您高兴的

话，我们一块决定如何到阿拉哈巴德去。”

“福格先生，这种不幸的事太延误您的时间了！”

“没事，弗朗西斯先生，这都在计划之内。”

“怎么！您了解铁路……”

“不了解。可是我明白路上一定会有许多麻烦。这丝毫不会打乱我的设想。我已经提前两天了。由加尔各答开往香港的船在二十五号上午十二点启航。今天是二十二号，我们一定能按时到达加尔各答。”

对于这么有把握的话旅长无言以对了。

铁路还未修完，这是事实。报纸如同很多喜欢快跑的时钟一样，在铁路还未全线开通之前就提早刊登出来了。大部分乘客都清楚铁路到这为止了，他们下了火车就急匆匆地去镇上抢先占领了一切行路的工具：四轮车、牛车、旅游车、轿子、小马等等。福格先生和弗朗西斯·柯罗马蒂先生找遍了小镇，也未找到代步工具。

“我走到阿拉哈巴德去。”费雷亚·福格先生说。

万能钥匙走近主人，听到了主人的话，又瞧了瞧自己脚上那双美丽而不结实的拖鞋，扮了一个惊讶的鬼脸。幸好他猛然有了个主意，可有些犹豫地告诉主人说：

“先生，我认为我相中了一种代步工具。”

“是什么？”

“大象！一位印度人那有一头大象，他就在一百米以外。”

“去试试看。”福格先生说。

过了五分钟，福格先生、弗朗西斯·柯罗马蒂先生和万能钥匙到了一所小土屋门口，房子四周栅着很高的围栏。屋里有一个印度人，院子中站着一只大象。在他们的恳请之下，印度人把三人领进院子。

他们走到巨象跟前。这只大象正在被驯化，它的目标不是用来搬运货物，是预备去参加斗象的。因此，他使大象温和的性情

驯化得越来越凶狠了，驯到凶狠之极，印度人叫“猛骑”。听说他们从三个月时给它大量的黄油和食糖。这种饮食结构好像也达不到预期目的，但是很多驯化大象的人都实现了目标。这只大象才接触这种驯化，还未达到“猛骑”的效果，福格先生真是太幸运了。

福格先生一定要用，开了很高的价码：租用一小时十英镑（二百五十法郎）。那个印度人不肯。出二十英镑？仍然不肯。出到四十英镑每小时？还是不同意。每提高一个价位，万能钥匙都吓一大跳。可是这个印度人就是不答应。

简直是数目可观啊！要是大象花费十五个钟头抵达阿拉哈巴德，可就有六百英镑（一万五千法郎）到手了。

费雷亚·福格先生丝毫没有气恼的意思，他告诉印度人要买这头大象，给他一千英镑（合两万五千法郎）。

印度人不答应！也许这个人瞧好了这是一桩大生意。

弗朗西斯·柯罗马蒂先生将福格叫到旁边，让他再考虑一下。费雷亚·福格先生告诉他的伙伴他向来都是想好后去做的，这关系到两万英镑的血本，他一定要用这头大象，哪怕以花它身价的二十倍，他也要得到它。

福格先生再次走到印度人跟前。印度人那双贪得无厌的眯缝眼准确地暗示福格先生他在乎的是交易的价位。福格先生接连喊出了一千两百英镑、一千五百英镑、一千八百英镑和两千英镑的价位。平日里脸色红润的万能钥匙这时都气成白脸了。

印度人答应两千英镑成交了。

“都怨我这付烂拖鞋，”万能钥匙嚷道，“大象肉也不值这么多钱！”

大象有了，眼下关键是需要一个领路的。这就不难了。一位相貌非凡的青年人主动请战，福格先生答应了，而且答应给他丰厚的酬劳，这么做他可以充分展示他的才能。

大象带来了，而且马上配置起来。这位帕西族青年对驯养大

象很内行。他往象背上安上了鞍子，在象的两边各安一把很难受的鞍椅。

费雷亚·福格先生从那个珍贵的旅行包里取出钱交给那个大象的主人，付这么多钱简直是在挖万能钥匙的心肝。费雷亚·福格希望弗朗西斯·柯罗马蒂先生一块坐大象到阿拉哈巴德去，旅长很高兴地应允了。加一个乘客也压不着这个巨象。

几个人到科尔比购置了食品。弗朗西斯·柯罗马蒂先生和福格先生分别坐在两侧的鞍椅上，万能钥匙骑在象背上，位于旅长和他的雇主中间。帕西族青年坐在象脖子上。九点钟，大象从小镇出发了，抄近路走进了一望无际的棕树林。

## 第十二章

### 费雷亚·福格几个人越过了危险的印度大森林

领路的小伙子希望能抄近路，便远离了右边正在铺建的铁道。铁路线穿越交织在一起的文迪亚斯山脉，不属最近的线路，但是福格要走的是最近的路。帕西族青年非常熟悉这个地带的各条线路，他提议横穿森林，如此下来能节省二十多英里的时间，几个人都赞成他的想法。

费雷亚·福格先生和弗朗西斯·柯罗马蒂先生完全倒在了两侧的鞍椅中，光探出个脑袋。年轻人喝令大象加快速度，两侧的先生可晃得够受。但是他们以英国人特有的镇静，承受着震荡。他们几乎不讲话，而且也看不到对面的人。

伏在象峰上的万能钥匙受到的震动最大，他没忘记主人的叮嘱，叫他一定不要将舌头搁在上下牙缝中间，以免把舌头割断一块。那个年轻人时而滚到象脖子上，时而又被抖到了象屁股上，真像杂技团的小丑在表演翻跟头。他在被颠来颠去时还高兴地笑着，不停地从衣袋里取出糖球，可爱的大象乔尼用鼻子夹起

糖球，并且在不间断地朝前冲去。

走了有两个钟头，指路的叫大象不要跑了，停一个小时。牵它到旁边的水沟喝些水，又去树林中吃了点小树枝。弗朗西斯·柯罗马蒂先生非常愿意下来歇一歇，他被抖晕了。福格先生倒是很悠闲，似乎刚起床。

“你可真是铁制的！”旅长羡慕地对着他说。

“是钢做的！”万能钥匙一面说，一面不停地预备简便的午餐。

到了上午十二点，那个青年人又下令该启程了。没走多远，四周的景色变得很凄凉了。走过郁郁葱葱的森林，见到了无尽的乌梅林和棕树林，继续往前便是一望无际的干枯的平原地带，稀落地生长着一些灌木林，到处都是大块大块的花岗岩。上本德尔昆这一带基本没人住，如今来了一些疯狂的教徒，他们还认真地遵守一些恐怖的宗教规定。英国没办法到边远地带来管制，更何况在这文迪亚斯山脉的茂密森林中了。

他们不止一次看到了一群群凶狠的印度人，这群家伙穷凶极恶地盯着这支大象一行人从他们眼皮底下通过。帕西族青年竭力不碰到这群家伙，认为碰到他们肯定不会占便宜。这一天见到的动物很少，时不时过来几只猴子装模作样、做着鬼脸跑去了，引得万能钥匙发笑。

这个年轻人在为一件事伤脑筋。抵达阿拉哈巴德，福格先生会如何处理大象呢？牵回去？完全做不到！算上路费和买象的费用，这会让他破产的。要么卖了！或许会放了它？这头温顺的大象还真可爱呢。要是福格先生将它留给我作纪念，我岂不是不好办了吗？他如何能不为此发愁呢？

到了晚上八点，他们已经走过了文迪亚斯山的大部分，便到北面山坡底下的一所破烂不堪的小房里歇息。

今天差不多走了二十五英里，距离阿拉哈巴德仍剩下这么远。

夜里气温很低。帕西族青年找了些干树枝点起了一堆火，几个人被烘得热乎乎的。晚饭的食物是从科尔比买的。大家都累坏了，匆匆地吃完饭，也没聊几句，便都睡过去了。向导靠着大象乔尼，乔尼站在一棵大树旁睡着了。

一晚上很安全地过来了，就听到几声山豹和猎豹的吼叫划破了黑夜的寂静，不时地传来猴子的尖叫声。这些兽类仅仅是叫一叫罢了，丝毫没有侵犯小房子里的过路人。弗朗西斯·柯罗马蒂先生因疲惫不堪而睡熟了，万能钥匙睡得不安稳，在梦里又折起跟头来了。而福格先生，则睡得很踏实，如同睡在宁静的萨维尔街的家中。

第二天早晨六点，他们又出发了。向导计划那天晚上可以抵达阿拉哈巴德车站。这么一算，福格先生就花费了提前那四十八小时中的一部分。

他们通过了文迪亚斯山区的剩下的几个山坡，乔尼又加速奔跑起来。到了中午，向导避开处在恒河支流卡尼河边的卡兰吉镇。他始终躲开住人的地区，认为行走在人迹罕至的恒河谷的洼地中更可靠些。阿拉哈巴德位于东北方向十二英里的位置。他们来到一片香蕉树下休息，同面包一样有充足的养分，跟奶油一样味美香甜的香蕉让他们吃了个够。

午后两点钟，向导把几个人引进了郁郁葱葱的森林，准备在林子里走上几英里路，他喜欢在树林的遮掩下走路。反正，算到现在，一切顺利，还未碰到什么意外的事，这段行程也许就这么顺利地度过了。而正当这时，大象站在那不动了，有种惶恐不安的神色。

这会儿已经午后四点了。

“怎么回事？”弗朗西斯·柯罗马蒂先生把头从鞍椅中伸出来问道。

“我也不清楚，军官大人。”向导回答说，他竖起耳朵仔细听着森林中杂乱的声音。



不久，杂乱的声音更清楚了，似乎是很多人的喊叫声和金属乐器的打击声混杂在一块了。

万能钥匙也支起了耳朵，瞪大了眼睛，福格先生的表情很镇静，一句话也不说。

向导跳下来，把大象捆在一棵树上，跑进茂密的灌木丛了。过了几分钟，他出来了，说：

“是一群婆罗门的传教士向这儿走来了。我们尽量不被他们发现。”

向导松开大象的绑绳，把它牵到森林的更隐蔽处，叮嘱他们一定不要从象身上下来。他一个人来见机行事，要是逃跑，他会马上骑到象身上跑掉。只是，他认为这群教徒路过时不可能看见他们，他们已经被浓郁的树枝遮挡住了。

嘈杂的乐器声和喧闹的人声走近了。平淡的歌声夹杂着咚咚作响的乐器声。一行人的前头队伍不久就到了距离他们隐藏的位置只有五十米的树林中。他们通过树枝，能够清晰地看见这群怪异的教徒们。

队伍的前部分是一群高戴尖帽，身披花袈裟的僧人，随后有许多男女老少跟随着。他们大唱哀歌，哀歌有节奏地经常被乐器声截断。这群人身后，有一辆高轮车，车厢上刻着盘在一起的毒蛇，车上供着一个面孔可怕的女神像，由四头披着漂亮的披风的牛拉着车。这个女神像有四条手臂，满身血红，眼神凶狠，披散着头发，吐着长长的舌头，血红的嘴唇。她颈上挂着骷髅头制成的项链，腰带是用割断的手臂围成的。她骑在一个跪在那儿的没头怪兽身上。

弗朗西斯·柯罗马蒂先生识出了这具女神像。

“这就是卡丽女神，”他压低嗓门说道，“象征爱情和死亡。”

“说她像死亡女神，我同意，但是把她看做爱情女神，我一点都不赞成。”万能钥匙说，“地道的丑陋女人！”

向导让人们不要说话。

女神像的四周有一帮老僧人，他们把身子涂上黄色的斑点，满身都是十字形血口子，鲜血不断地往下流。他们不停地蹦啊跳啊，装疯卖傻，装扮鬼神。这群疯子一样的僧人在隆重的教会上还常常抢着朝“太阳神”的轮子下面钻呢。

这群僧人身后，尾随着几个婆罗门僧人，他们身披豪华的东方道袍，拽着一位摇摇晃晃的女子朝前走。

这是个青年女子，皮肤白嫩，可能来自于欧洲。她的头、颈、肩、耳朵、手臂、手指和脚趾都戴有不同的饰物：项链、手镯、耳环和戒指。她身着带金线的贴身胸衣，外披透明的披纱，呈现出优美的身材。

这个美丽女郎身后，是一队跟从的士兵，构成了明显的差距。他们腰中挂着拔出的军刀，手持镶金的长柄手枪，抬了一顶轿子，轿里是一个死人。

死的是一个老头。他仍旧穿着土王华丽的服装，跟活着时一样，脑袋上包着珍珠围巾，外披带金线的丝绸长袍，腰扎镶满宝石的羊绒腰带，还挂着印度王子的精制的兵器。

接下来是乐队和忠实的教徒们。他们的叫嚷声压过了乐器声，所有的队伍都过去了。

弗朗西斯·柯罗马蒂愤慨地望着这群络绎不绝的人，告诉向导说：

“这是在做殉葬！”

向导表示同意，而且把手指压住了嘴唇。浩浩荡荡的队伍从树林里走了好久，最终才走进了不尽的丛林中。

歌声慢慢地听不见了，不时地有几声叫。喧嚣了一阵后又恢复了宁静。

费雷亚·福格先生听到了弗朗西斯·柯罗马蒂的讲话，等队伍过去之后，他问：

“什么是殉葬呀？”

“殉葬吗？福格先生，”旅长告诉他，“就是拿活人去陪葬，并

且是死心塌地。您刚刚见过的那个女子明天早晨将被焚烧而死。”

“啊！这群土匪！”万能钥匙禁不住骂道。

“那个死人是谁？”福格先生问。

“是位王子，她的丈夫。”向导告诉他，“这人是本德尔昆的，一个人自封为王的。”

“为什么！”福格先生说，他看起来相当镇定，“难道还允许这么粗暴的习俗在印度蔓延，英国人就不管制一下吗？”

“在印度的大多数地方，”弗朗西斯·柯罗马蒂说，“已经取缔了这种习俗，可是这种偏远地带我们干涉不了，特别是本德尔昆。文迪亚斯山区北面的地方变成了刽子手的天堂。”

“不幸的女人！”万能钥匙悄悄地说，“将被焚烧而死！”

“对，”旅长说，“一点点被烧死。要是她不陪葬，她的亲友们会让她的生活更加凄惨。他们能给她推光头，让她仅以几块饭团为生，还可能把她逐出门外。她将被当做魔鬼，最后像狗一样死在旮旯里。就因为这不幸的将来责令这些可怜的女人愿意去死，但不是为了爱情和信仰。有些时候，陪葬真是自愿的。一定要由政府来强行制止才会拦住她们。头几年我在孟买时，一位遗孀恳请总督大人批准她为丈夫陪葬。正如你们所愿，总督不同意。那位遗孀走出了孟买，藏到了一个土大王那里，实现了她要陪葬的意愿。”

旅长说到这些事情时，向导一个劲地晃脑袋，待他讲完，向导便急不可待地说：

“明天早上去陪葬可并非她愿意的。”

“您了解情况吗？”

“整个本德尔昆的居民都知道。”向导告诉他。

“但是这位不幸的女子似乎不想逃脱。”弗朗西斯·柯罗马蒂说。

“他们给她喝了大麻和鸦片了。”

“他们将她拖到什么地方呢？”

“带到皮拉吉庙，距离这儿有两英里。她要在那呆一晚上，等着陪葬。”

“什么时候开始？”

“次日，天刚亮就动手了。”

向导讲完了，便把大象由树林中领出来，他又坐到了象脖子上。正当他准备打口哨叫大象前进时，福格先生叫住了他，对柯罗马蒂说：

“我们去救出那个女子，怎么样？”

“去解救那个女子！福格先生！”旅长吓坏了。

“我还有多余的十二个钟头，应该去解救她。”

“上帝啊！您太仁慈了！”弗朗西斯·柯罗马蒂说。

“偶尔这样，”费雷亚·福格只说了句，“如果我来得及。”

## 第十三章

### 万能钥匙又一次证实了勇敢者一定是走运的

这个援救设想是有胆识的，富有艰险的，甚至是行不通的。福格先生会为此而危及性命，也可以说是用他的权力去打赌，自然也会波及他去实现那个环球计划。可是他肯定要这么做了。并且他认为弗朗西斯·柯罗马蒂一定是一个得力的帮手。

而万能钥匙，叫他做什么都不会犹豫，主人的提议让他太高兴了。主人那冷酷的表面下暗藏着一颗火热的心，是个善良的人。他更尊重他的主人了。

就差向导了。他会怎么做呢？他是否同意本地人的做法呢？如果他不赞成，也要叫他不要参与。

弗朗西斯·柯罗马蒂直言不讳地问他的意见。

“亲爱的长官大人，”向导说，“我属于帕西族，她也是。您就

只管下命令吧。”

“好极了，小伙子。”福格先生说。

“但是，你们必须清楚，”他说，“我们不光危及性命，假如给他们逮住了，一定要被施以酷刑。就这些，清楚了吗？”

“这是当然的。”福格先生说，“我认为我们要待天黑下来再去营救她？”

“我也同意。”向导说。

这位坦诚的印度人将那位女子的事情详尽地讲述了一遍。她是位美丽的印度女郎，周围的人都知道她长得漂亮，是帕西族人，父亲是孟买的富豪。她在孟买得到的是英国式的教育，生活习性和气度修养同欧洲人一样。她叫艾达。

她父母都过世了，不情愿地嫁给了这位本德尔昆的土大王。结婚三个月丈夫就死了。她明白自己的未来将如何，就逃出来了，可是立刻又给逮了回去。土大王的亲属坚持让她陪葬，很明显她是躲不过这场灾难了。

向导讲的这些事情使福格先生同他的伙伴们更有决心去营救她了。接着向导把大象拉到了皮拉吉庙旁边，尽量不要距寺庙太远。

过了半个钟头，他们在位于寺庙五百步远的灌木林中歇息。他们看不清寺庙，可教徒们虔诚的呼喊声倒是听得清清楚楚。

几个人在商议如何靠近艾达。向导对于皮拉吉庙的情况了如指掌，他肯定那女子就押在里头。是不是应该趁那些家伙喝得酩酊大醉鼾声四起时，从门口钻进去呢？还是从墙上钻个洞溜进去呢？这都需要马上拍板。营救计划一定在今晚实现，天亮以后，可怜的女人就得被烧死了。那时，怎么救也不起作用了。

福格先生同他的伙伴心急如焚地等着天黑下来。六点多钟，天蒙蒙黑了，他们就开始营救计划，首先去打探一下庙宇四周的情况。这时，那群僧人已经不再喊叫了。根据当地的习俗，这群印度人饮了“汉酒”——是用鸦片和竺麻汤制成的酒——喝得醉

醺醺的，这时有机会从他们那儿钻进去。

向导带着福格先生，弗朗西斯·柯罗马蒂先生和万能钥匙，悄悄地越过树林，从灌木林中摸索了有十分钟，然后到了一条小溪边。通过铁火把点燃的树油放出的光，他们发现了那里堆了一堆木棒，这便是焚火场了，是用泡过香油的稀有的檀香木制成的。上面摆放着被香熏过的土大王的尸体，那女子就得同这尸体一块焚烧，皮拉吉庙到焚烧场只有百步远，通过树枝可以看到耸立在夜色中的塔尖。

“过来。”向导小声说。

他带着几个人谨慎地越过野草丛。

静静的夜色中就能听到风吹树叶的哗哗声。

向导一会儿就摸到了一个空场旁边。空场在几根树油火把的照耀下亮堂堂的。遍地倒的都是喝醉的人，似乎是布满死尸的疆场。有男有女，有老有小。还听到有人在打鼾。

透过后面树林的缝隙，依稀可见皮拉吉庙。向导失望了，因为透过熊熊燃烧的火把，发现了土大王的卫兵，手持军刀立在寺庙门口，而且还来回巡逻。能够想像出寺庙中肯定也有僧人看守。

帕西青年停住了。强行往里闯是办不到了，他招呼几个人往后退。

费雷亚·福格先生和弗朗西斯·柯罗马蒂先生同向导想的一样，想闯进去是不行的。

他们退回来商讨计策。

“待一会儿吧，”旅长说，“此时刚八点，不久这些卫士也会困倦的。”

“也是。”向导说。

费雷亚·福格先生同他的同伴们倒在一棵大树下，借机行事。

他们有些着急了！向导一会儿就走到他们所处的树林边去

探视一下。卫士们一直在火光的照耀下把守着，寺庙的窗子也发出昏暗的光。

他们始终这么守候着，竟到了深夜。情况一点都没有转变，寺庙门口的卫士一直坚守着。看来想让卫兵打瞌睡是做不到了。也许他们没喝“汉酒”，因此也不会昏睡过去，只能另想办法，从寺庙墙上钻孔溜进去。如今关键的是不清楚里面的僧人是不是同外面的卫兵一样小心仔细地守护着那个女人。

他们最终谈妥了，向导说马上动身，福格、柯罗马蒂、万能钥匙跟在后头。他们拐了一个大圈才从旁边摸到了寺庙。

半夜十二点他们到了寺庙跟前，途中一个人也没有，连一个卫兵都没碰上。然而却见不到门窗。

夜漆黑不见五指。弯弯的月牙刚刚躲进了乌黑的云层。耸入高空的大树更显得夜的阴暗可怕。

可是光来到寺庙跟前还不行，还得在墙上钻孔。但是福格先生同他的伙伴们手中只有小刀算是钻洞的器材。幸亏墙是由砖和木头建成的，掘起来还算容易。掘开了第一块，第二块一碰就下来了。

几个人一直在掘，尽量不出动静。帕西青年和万能钥匙一块又一块地挖开砖头，打算掘出一个两英尺大的洞。

洞撬得很顺利，突然从寺庙中发出一声怪叫，接下来庙门外也传来一声。

万能钥匙和向导不挖了。难道被发现了？在传递信号？小心点还是退出去为好，福格先生、柯罗马蒂先生、万能钥匙和向导马上退了出来，藏到了树林中，待到没危险时，再接着挖。

但是——太不幸了——寺庙旁边站了几个卫兵，不许有人到寺庙跟前去。

他们的计划泡汤了，简直无法用语言来描述他们那难过劲。如今他们没办法靠近那个女人，怎么营救她呢？弗朗西斯·柯罗马蒂先生恼火地紧握双手。万能钥匙也气愤之极，向导也尽量控

制自己的怒气。镇定自若的福格先生还在等，从他的表情中看不出他内心的任何反应。

“我们只能走了？”旅长问道。

“我们不得不走了。”向导说。

“再看看吧。”福格先生说，“只要能在明天上午十二点赶到阿拉哈巴德就够了。”

“您还想干什么？”弗朗西斯·柯罗马蒂先生问，“再等几个钟头，天就亮了……”

“丢掉的时机在最关键的时候还会回来的。”

旅长渴望读懂福格先生的眼神。

这个镇定自若的英国人在等什么呢？他是不是想到焚尸时朝那个女人跑过去，在众人面前将她从屠刀下夺回来呢？

这太天真可笑了，没人能料到此人竟发疯到了这种程度？只是，等到上演完这个悲剧，弗朗西斯·柯罗马蒂还是没意见的。向导不准几个人藏在此地，他领他们回到了刚刚躲藏的那片林中的空旷地，从那儿能看到那些熟睡的人们。

此刻，万能钥匙正坐在树林，他脑中忽然想到一个办法，然而他又很快否定了这个想法，他在心里反复思考着。

他对自己说：“这太荒谬了！”后来又说道：“怎么不去尝试一下呢？这也是一个办法，可能是仅有的一次机遇了。并且是应付这些笨蛋！……”

不管怎样万能钥匙决定这么做了，不能再拖延了，他哧溜一下由那棵小树上溜了下来，差一点把树枝压断。

时间一点点过去了，马上天就要亮了。可是大地还是一片黑暗。

该焚尸了。那些睡死的人又活过来了。人们开始喧闹了，打起了锣鼓。又一次传来了歌声和呼喊声。可怜的女人就要被焚烧了。

这时候，寺庙门被敞开了，里头透出刺眼的亮光。福格先生



和弗朗西斯·柯罗马蒂先生看到了在火把的映照下那个女人被两个僧人拉了出来。这个可怜的女人似乎在做生命中最后的挣扎来抵制药劲，努力地想摆脱杀人的魔王。弗朗西斯·柯罗马蒂先生的心猛烈地颤抖起来，忍不住握住了福格先生的手，这时他看到了福格先生手中正抓住一把出鞘的刀子。

人们又开始喧嚣起来，在大麻的烟味中那女人又晕过去了。她被拖着越过了那些唱经文的僧人。

福格先生同他的伙伴们夹杂在人群的尾部，跟在她后面。

过了两分钟，他们到了岸边，在距焚烧场有五十米的地方不走了。土大王的尸首在柴堆上已经放好了。昏暗中，他们发现那个晕过去的女人倒在了丈夫的尸体旁。

接下来一支火把举到了柴堆上，淋上油的柴堆马上呼呼地烧了起来。

费雷亚·福格先生奋力地向柴堆扑去，是向导和弗朗西斯·柯罗马蒂先生拼命地抓住了他……

费雷亚·福格先生努力挣脱他们，与此同时，事态完全变了，人们在尖叫着，还有人被吓晕了，都跪在地上。

是土大王复活了，有人发现他猛地像鬼一样起来了，两手托起那位女子，从柴堆上下来，烟雾弥漫着似乎更增添了一股气息。

僧人们，卫兵们都吓傻了，叩头跪倒在地，谁也不敢正视这种奇怪的景象！

那强壮的双臂托起昏昏沉沉的女人，看起来很轻松了。福格先生和弗朗西斯·柯罗马蒂先生站在那儿惊呆了，向导也不敢抬头，也许万能钥匙早就吓坏了！……

这个再生的土大王冲到了福格先生和柯罗马蒂先生跟前，急切地说道：

“快跑！”

原来他就是万能钥匙！他趁着浓浓的烟雾悄悄地来到柴堆

旁，借着昏暗的夜光将这个女人从刽子手那儿夺了回来！他胆大妄为地假装成土大王从吓呆的人群中顺利闯关。

一瞬间，他们几个就逃进了树林中，大象载着他们奔驰而去。可是身后还有喊叫声，还射来了一颗子弹击中了福格先生的帽子，一定是他们的诡计被识破了。

原来，熊熊的烈火上依旧放着土大王的尸体。恐慌中僧人们都反应过来了，是有人劫持了那个女人。

他们马上向树林跑去，卫兵们也紧追不舍。乱放一通空枪，但是抢劫者跑得太快，没多久就躲开了子弹和弓箭的威力。

## 第十四章

### 风景秀丽的恒河谷， 费雷亚·福格却顾不上去领略风光

总算冒险实现了营救计划。过了一个小时，万能钥匙还陶醉在取胜的欢快中，高兴坏了。柯罗马蒂用力地抓住这个勇士的手，为他贺喜。他的主人只对他说了声“不错”。这位先生能说出“不错”来，已经是最高奖赏了。万能钥匙听了主人的赞赏说道：“这件事的功劳都是我主人的。”而他呢，刚刚那一计仅仅是他的一个“鬼”点子；他一回想起那一幕，这位过去的体操教练、消防队长摇身一变成了美丽女人的丈夫的尸体，土大王的被熏香的尸首，便高兴坏了！

而那个印度美女，还不知道眼前的所有事情。如今她被包上旅行毯睡在鞍椅中呢。

在帕西青年的准确指引下大象在漆黑的树林中奔驰着。从皮拉吉庙出来，他们已经到了广阔无际的草原。七点钟，他们暂停歇一会儿。美丽的女子一直昏迷不醒。向导往她嘴里送了一点水和白兰地，但是这件事对她的伤害太大了，她一时半会儿还

醒不了。

弗朗西斯·柯罗马蒂先生清楚大麻的麻醉性，因此对她不太忧虑。

假如旅长已经不担心这美丽女子能醒过来，可他依旧担心她的将来。他对福格先生讲，如果艾达呆在印度，她肯定还会重入虎口的。这些杀人狂遍及全印度，不管是马德拉斯、孟买和加尔各答，他们一定能找到要找的人，英国政府也无法处置他们。弗朗西斯·柯罗马蒂先生为了解释这个问题，专门讲述了前不久的一个同类事件。依他所见，美丽的女子一定要逃出印度才会安全。

费雷亚·福格先生表示他会思考柯罗马蒂先生讲过的话，会想方设法处理好这件事。

大约十点钟，向导告诉他们快到阿拉哈巴德了。从阿拉哈巴德乘火车，花费一天一夜就可以抵达加尔各答了。

费雷亚·福格先生一定要按时抵达加尔各答，才可以搭乘次日，十月二十五日去香港的船只。

把那女子放在车站的一个屋子里，万能钥匙去替她买洗漱用品、裙子、围巾、毛皮大衣等他可以买得到的东西。他的主人没有约束他去做这种开销。

万能钥匙马上行动，城里的街市他转了个遍。阿拉哈巴德是一座名城，属于印度最有名望的城市，原因是它处于两条名河——恒河和祖姆纳河——的汇合地，全印度半岛的朝圣者都到这儿来。从《罗摩衍那圣传》中可知，恒河发源于上天，幸亏有了婆罗门<sup>①</sup>，这条河才流至人间。

万能钥匙借买东西之机，转遍了全城，过去有一座壮观的堡垒守护着这个城，后来那堡垒变成了监牢。过去工商业繁华的景象现在都不复存在了。万能钥匙原计划到一所英国摄政街费门

---

① 婆罗门系婆罗门教的宇宙创造者。

洋行旁边的那间百货商店一类的新百货商店，可只见到了一间犹太老人开的旧货店，他买了一条苏格兰式的长裙、一件斗篷、一件美丽的皮毛大衣。他毫不吝惜地交了七十五英镑（一千八百七十五法郎）。然后他怀着胜利的喜悦返回了车站。

艾达慢慢苏醒过来了。皮拉吉庙中的僧人们给她喝的酒的作用渐渐没有了，她那漂亮的大眼睛又开始放射出印度美女那柔和的目光。

印度诗人乌萨弗·乌朵尔在赞颂阿美娜加拉皇后的美丽时是这样写的：

她那亮丽的秀发一分为二，  
映衬出娇艳白皙的脸庞；  
她那浓浓的眉毛像爱神卡玛强劲的弓箭，  
水灵灵的大眼睛在长长的眼毛下忽闪着，  
乌溜溜的黑眼珠发射出纯洁的光芒，  
像碧波荡漾的喜马拉雅山圣湖。  
她颦颦一笑亮出了齐整细小而洁白的牙齿，  
宛若石榴花心中一颗晶莹剔透的珍珠，  
她那美丽而精致的耳朵、红乎乎的手指，  
还有那含苞待放的莲花般的小脚，  
是锡兰最亮丽的珍珠、  
各尔贡<sup>①</sup> 最珍贵的宝石的光芒。  
她那美丽的腰姿只用一只手可以围过，  
展示出美丽柔润的腰条和丰满的胸部，  
让人们看到了年轻美貌的少女是最可贵的。  
透过她贴身胸衣的软软的皱纹，  
似乎出自于美术大师维瓦卡尔马之手，

---

① 各尔贡：古代印度王国的京城，国王珍藏了很多宝石。

是用纯银雕塑成的坚固塑像。

根本没必要用这么多形容词，这位本德尔昆士大王的遗孀，艾达夫人已经够美的了，完全符合欧洲人的审美观点。她能讲地道的英语，向导讲过这个帕西女青年接受的教育使她完全改变了，这么讲一点都不过分。

火车马上就要从阿拉哈巴德出发了，向导等着福格先生的酬劳呢。福格先生按谈好的价钱一分不差地给了他，连一个法郎也不多，万能钥匙非常不理解，他认为主人对这位忠诚的向导一定会表达一下。在皮拉吉庙的营救活动中帕西青年敢于以生命作赌注，如果印度人发现了，肯定不会放过他。

接下来就是怎样处理乔尼了。这么多钱买来的大象怎么办呢？

费雷亚·福格先生似乎早就想好了。

“小伙子，”福格对向导说，“你办事认真，忠诚老实，你的努力我已给你酬金了，可是你的忠诚我还没有报答。你想要这只大象吗？它属于你了。”

向导高兴得眼冒金星。

“先生，您给我的是一笔巨资啊！”向导嚷道。

“别客气！”福格先生说，“就算如此，你的人情我还未还清呢。”

“太美了！”万能钥匙说，“带它走吧，我的朋友，乔尼是只善良而勇敢的动物。”

他来到大象跟前，掏出一块糖来给它，还说：

“乔尼，吃，吃呀！”

大象高兴地哼哼着。它马上拿鼻子捆起他，把他举到了空中。万能钥匙毫不胆怯，亲昵地拍打着它，大象又慢慢地将他送回地面，对于大象诚恳的抱起他，万能钥匙抓住了它的鼻头，以示谢意。

不久，费雷亚·福格先生、弗朗西斯·柯罗马蒂先生和万能钥匙坐到了舒服的车厢中，艾达夫人的位子最舒适。火车飞快地驶向贝那莱斯。

他们只用了两个小时，就已经离开阿拉哈巴德有八十英里了。

这途中，艾达夫人完全醒了，“汉酒”的威力不起作用了。她奇怪自己怎么会在火车上，穿着欧洲风格的衣服，同陌生人坐在一起呢！

刚开始，她身边的人细致入微地关照她，让她喝点饮料来恢复一下；接下来旅长又对她讲了事情的经过。他特别突出了费雷亚·福格先生解救她的诚意，为了解救她可算是抛开了一切；他又谈到了是万能钥匙的胆识才防止了悲剧的发生。

福格先生一直没开口，任凭旅长去讲。万能钥匙很害羞，一个劲地说：“小事一桩！”

艾达夫人感激得给恩人们致谢，她没有讲话，是用泪水来表示的。她的双眼比她的嘴更能完全反映出她的感情。此刻，她回忆起了焚烧场的情景，觉得在印度大地上她将去面对数不尽的危难，她惶恐地颤抖起来。

费雷亚·福格非常体谅艾达夫人的心情。为了叫她不害怕，他许诺把她带到香港，她能够一直留在那等事情没人追究了再返回印度，他讲这些话时仍然面无表情。

艾达夫人对福格先生的提议非常感谢，也答应了。她正好在香港有个亲属。那个亲属也是帕西人，是香港的富人。香港已经变成了英国式的了，即使它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午十二点火车抵达了贝那莱斯，婆罗门教认为这里是旧卡西城所在地，过去的卡西城就像穆罕默德的墓穴一样位于天地之间。可是在这种比较实际的年代里，东方历史学家认为所关注的贝那莱斯是印度古老的都市，是完全在土地上建起来的。万能钥匙偶然发现了城中的一些石头房和茅草房，这些建筑物看

起来非常凄凉，根本没有一点特别之处。

弗朗西斯·柯罗马蒂先生不再继续走了，他的军队就停在城北大约几英里之处。旅长向福格先生辞行，祝福他一切平安，而且希望他下次旅游时，不能用这么奇怪的形式，要完全在旅行中大开眼界。福格先生冷淡地掂了掂他的手。艾达夫人给了他诚挚的祝愿，她什么时候也不会忘记弗朗西斯·柯罗马蒂先生的救命之恩。旅长和万能钥匙亲热地话别，他觉得万分荣耀。兴奋的万能钥匙在考虑什么时候再能见到旅长大人呢，几个人便这么分开了。

离开贝那莱斯，铁路顺着恒河谷前进。气候不错，从车窗向外看，能够看见贝哈尔多变的景色！茂密的青山，长满了麦子和玉米的田地，聚集着淡绿色鳄鱼的河水和池塘，充满活力的村落，绿油油的树林。有些大象和瘤牛在圣河里游泳，即使秋天刚到，可温度已很低了，一群男男女女在圣河里真诚地接受洗礼。这群男女都敌视佛教，疯狂地崇拜婆罗门教。婆罗门有三个子孙：太阳神维斯奴，万物之主希娃和婆罗门，他掌管着全部的婆罗门教教主和制裁者。只是，在火车拉响了汽笛，从恒河上奔驰而过，弄脏了圣水，惊起了在水面低飞的海鸥、岸边密密麻麻的乌龟和附近忠实的教徒，婆罗门、希娃和维斯奴又将如何看待被英国同化了的印度呢？

这一切都风驰电掣般地闪了过去，偶尔这美丽的景致被浓烈的烟雾挡住了。乘客们依稀可见二十英里之外的贝哈尔各代君主的遗址——苏纳尔城堡，加兹普，还有一些气势雄伟的香水厂，科瓦利斯勋爵的墓地在恒河的左侧，防范工程牢固的城市布萨尔，印度的工商业要地和重要的鸦片交易所帕特纳城，具有欧洲特征的蒙吉尔城，仿佛是英国的曼彻斯特和伯明翰，靠炼钢和打制金属兵器而出名。工业发展之城的上空到处是滚滚的黑色浓烟，将婆罗门的空气搞得一塌糊涂，这么美丽的国家的上空飘浮着如此的烟雾简直不相配！

天黑了，火车在飞驰，虎、熊、狼等猛兽在火车前边吼叫着，逃窜着。乘客们无法见到孟加拉的美景；各尔贡，废弃了的各尔贡。古城穆尔希达巴、布尔敦、乌各里，法国殖民地尚德纳戈尔，万能钥匙要是能看到迎风飞舞的国旗，他肯定特别荣耀！

次日早七点，抵达了加尔各达，去香港的船在上午十二点准时起航。费雷亚·福格又多余出五个小时来。

根据他的日程表，这位先生必须在十月二十五日抵至印度首都，正好是出发后的第二十三天。他现在是如期抵达，未超前也未延后。遗憾的是把由伦敦到孟买的路上节约的两天时间都用在横穿印度半岛了，我们都了解是怎么花费的，我们认为福格先生不会为这个后悔的。

## 第十五章

### 福格先生又花掉了几千英镑

火车到站了。万能钥匙第一个蹦下来，然后是福格先生拉着他的年轻伙伴下来了。费雷亚·福格先生决定径直到那艘通向香港的船上去，把艾达夫人安顿好。如果艾达还未离开这个处处有危险的国度，他就得寸步不离地守护她。

正在福格先生准备离开车站时，过来一个警察说道：

“这位先生是费雷亚·福格先生吗？”

“没错”。

“他是您的随从吗？”警察对着万能钥匙问道。

“对。”

“劳驾二位过来一趟。”

福格先生一点也不表露出惊奇。警察就代表法律，每个英国人都懂得，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万能钥匙还保持着法国的习性，想理论理论。警察拿警棍敲了他一下，福格先生暗示他别反抗。



“我们可以带上这个少夫人吗？”福格问警察。

“没问题。”警察说。

一行三人被警察领到了一辆两匹马驾着的四轮四座马车上。几个人就被带走了，途中谁也没开口，估计走了有二十分钟。

马车先是通过了“黑区”，这条路很窄，两旁全都是矮小的房屋，居住着乱哄哄的人，他们全都穿得破破烂烂，极脏极乱；接着又穿过“欧化区”，到处是亭台楼阁，郁郁葱葱的椰树，高大的松树；即使时间还早，路上也能看到奔驰的华丽马车和雄壮的骑兵了。

马车把他们拉到了一幢房子跟前，这栋房子显得很一般，可不像是居民屋。警察叫他的罪犯——我们应该这么叫他们——下车来，将他们领到一所带铁栅栏的房间中，告诉他们：

“你们等候八点半欧巴迪亚警官去庭上审讯吧。”

然后就关门走开了。

“真不幸！把我们逮住了。”万能钥匙一边叫着，一边无力地倒在一把椅子上。

艾达夫人也立即对福格先生说：

“先生，”她竭力克制自己的不安情绪，“您别再照顾我了！是我连累了你们。都是为了我！”

费雷亚·福格认为这是不对的。不可能因为殉葬之事来抓我们，绝对不会！那些家伙胆敢到这来控告？一定搞错了。福格先生还发誓不管怎样他也不会放弃艾达夫人的，他非把她带到香港不可。

“但是十二点就开船了。”万能钥匙提示主人。

“十二点我们肯定会在船上的。”这位严肃的先生肯定地说。老爷讲得太万无一失了，万能钥匙禁不住对自己说。

“没错，一定能做到！十二点我们一定能坐上船！”但是他内心还在犹豫。

八点半，房门被打开了。警察走过来将他的罪犯押到旁边的

房间里。这儿是审判厅，听众席上挤满了欧洲人和本地人。

福格先生，艾达夫人和万能钥匙坐到一只长椅子上，同法官和记事员的位子面对面。

一会儿，欧巴迪亚审判长就来了，接着书记员也到了。这个审判长是个圆溜溜的胖子。他拿下了挂在墙上的发套，轻松地扣在头上。

“头一个案件。”他开口说道。

这功夫，他伸手抓了抓脑袋说：

“这发套不对吧。”

“是的，欧巴迪亚先生，那顶是我的。”书记员告诉他。

“我的奥斯坦布夫先生，法官大人戴了书记员的发套如何能办好案子呢！”

他们把发套换了回去。这些废话已经叫万能钥匙急死了。审判厅的时钟在迅速地跑着。

“头一个案件。”审判长又说了一遍。

“费雷亚·福格先生？”书记员奥斯坦布夫叫道。

“来了。”福格先生答道。

“万能钥匙？”

“在这儿！”万能钥匙喊道。

“不错！”欧巴迪亚审判长说，“被告，我们在全部由孟买开来的火车中找了你们整整两天了。

“我们犯了什么罪？”万能钥匙烦躁地说。

“您立刻就明白了。”审判长告诉他。

“先生。”福格说，“我来自英国，我有资格……”

“我们哪做的不礼貌吗？”欧巴迪亚审判长说。

“不是。”

“好了，请出原告。”

审判长刚说完，门就被推开了，一名警官领进来三位印度僧人。

“正是他们！”万能钥匙低声咕哝着，“正是这群混账要焚烧艾达夫人！”

三位僧人站在审判长面前，书记员高声朗读罪行诉状，状告福格先生和他的随从干了有损于婆罗门教圣地的事。

“您懂了吗？”审判长问福格先生。

“先生，我懂了。”福格说，他看了一眼表，“我认错。”

“哎呀！您认错了？……”

“我认了，我看这三个僧人如何交待他们要在皮拉吉庙干的勾当。”

几个僧人都目瞪口呆，不知被告在说什么。

“的确！”万能钥匙愤怒地说，“正是在皮拉吉庙他们想焚烧一个活人！”

几个僧人更晕乎了，欧巴迪亚审判长也非常吃惊。

“想焚烧一个人？”他问，“烧谁！在孟买吗？”

“在孟买城里？”万能钥匙惊奇地喊道。

“没错。不在皮拉吉庙，在孟买的玛勒巴山宝塔寺。”

“物证在这儿，这是闯入圣地的罪犯穿的鞋。”书记员边说边拿出一双鞋搁在桌上。

“正是我的鞋！”万能钥匙发现自己的鞋被抓住了把柄，不禁喊了出来。

我们能够猜测出这主仆二人心中该有多惊慌。他们早就把孟买的庙宇中的那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但是就因为它把他们带上了加尔各答的审判厅。

事实上，警探菲克斯早就拿定主意准备在万能钥匙这件不幸事件上做手脚。他延误了十二个小时启程，到玛勒巴山庙宇中同僧人们商议此事。他告诉僧人这个案子一定可以捞很大一笔钱，原因是英国的法律规定要严惩这种罪犯；然后他叫僧人们赶第二班火车去追踪罪犯。可是由于福格先生在途中搭救艾达夫人延误了一点时间，因此菲克斯和僧人们先他们一步来到了加

尔各答。检察院接到电报后，只等福格他们一下火车就马上抓获。菲克斯发现福格先生还没抵达印度首府，他伤心坏了。他认为他想逮住的盗窃犯肯定在中途的车站下车了，藏到印度北部的某个地方去了。菲克斯焦急地在火车站守候了一天一夜。今天上午，他发现福格先生带了一个女人走下火车，他兴奋极了，尽管他还不清楚这个女人是谁。他马上差一个警察上去逮住他们。福格先生，土大王的遗孀和万能钥匙因此被送上了审判席。

如果万能钥匙不如此专注地关心自己的案件，他肯定可以看见躲在旁听席一边的警探。警探尤其关注审问的情况，这是自然的，在这儿同孟买和苏伊士一样，也同样没接到发给他的逮捕证。

此时，审判官已经将万能钥匙随口说出的话作了登记，万能钥匙竭力收回自己说的话。

“被告对诉状都承认吗？”审判官问。

“都承认。”福格先生冷淡地说。

“按照，”审判官继续说，“按照英国政府的要求，要平等对待印度的全部宗教信仰，用法律来维护，还有被告万能钥匙先生承认了损害玛勒巴寺庙的违法行为的实情，法庭判处万能钥匙拘留十五天，并罚金三百英镑（七千五百法郎）。”

“三百英镑？”万能钥匙惊讶了，他听得最清楚的便是罚款金额。

“安静！”警察高声喊道。

“另外，”审判官又宣布，“由于主仆两人无法用事实来证明他们不是同案犯，并且主人一定要对其随从人员的所作所为负全部责任。所以，法庭审判费雷亚·福格关押八天罚金一百五十英镑。书记员，进行下一个案件。”

旁边的菲克斯的欣喜是无法形容的。把费雷亚·福格关在加尔各答八天，从伦敦寄来的逮捕证最迟也花不上八天时间啊。

万能钥匙呆了。这种判决会让他的主人破产的。两万英镑

的赌注血本无归了，所有这些都是由他万能钥匙胡乱闯荡而误入那个寺庙造成的！

费雷亚·福格看上去相当平静，似乎判决不关他的事，他几乎都没有挤一下眉毛。在书记员准备宣读审判第二个案件时，他起来说道：

“我付保释费。”

“您可以这么做。”审判官说。

这一下菲克斯的心可凉透了，可当他听了审判官的一番话后又安心了。审判官说“按照费雷亚·福格和他的随从的外国国籍，”被告一定要每人缴纳一千英镑的高额保释费。

指的是假如福格先生不想服役，必须缴纳两千英镑。

“我同意。”福格先生回答。

他从万能钥匙背后的旅行包中取出一捆钞票交到了书记员面前。

“待您服役期满时一定把这笔钱交给您。”审判官说，“如今，您可以走了。”

“走。”费雷亚·福格先生告诉他的随从说。

“但是也应该拿走我的鞋呀！”万能钥匙怒气冲冲地吵着。

书记员交给了他那双鞋。

“这双鞋可真值钱啦！”他暗自说道，“一只值一千多英镑！还没加上它们给我带来的灾难！”

惨兮兮的万能钥匙跟随在福格先生后面，福格先生拉着艾达夫人的手臂离开了审判厅。菲克斯本来希望他要逮住的盗贼宁可服刑八天，也不会拿出两千英镑。如今他只能接着追踪福格了。

福格先生雇了一辆马车，艾达夫人，万能钥匙和他马上坐上马车。菲克斯在车后面紧紧追赶着。不久，马车到了加尔各答的一个码头。

“仰光号”停靠在距码头半海里远的海港中，桅杆上已经飘

起了启航的指示旗。时钟敲了十一下。福格先生早来了一个小时。菲克斯眼巴巴地看着他，艾达夫人和万能钥匙下了马车，坐上了小船。警探急得无可奈何。

“这个混账！”他气呼呼地嚷道，“他就这么溜掉了！两千英镑也不要了！窃贼真是出手大方！哎！你无论躲到哪儿我都不会放过你的；他这么继续下去，盗取的钱就快糟踏光了！”

警探的思虑也是正常的，福格先生从伦敦出发，车费、赏钱、买大象、保释费和罚金算在一块，他足足花掉了五千英镑（十二万五千法郎），如此计算下去，最后把收回的赃款的百分比赏给他，他也得不了很多了。

## 第十六章

### 关于万能钥匙讲述 的经历，菲克斯佯装一概不知

“仰光号”属于东方半岛公司的巨型客船，常常往来于中国海和日本海。它备有螺旋式发动机，外壳是铁制的，可载重一千七百七十吨，额定功率为四百匹马力。它的时速同“蒙古号”一样，可是不比“蒙古号”舒服。艾达夫人的舱位根本没有福格先生想像的那么舒服。只是它一共才走三千五百海里，花十一二天就到了，艾达夫人也不像个多事的人。

启程后的开始几天，艾达夫人逐步地对福格先生更加熟悉了。她始终不忘要感谢他。这个少言寡语的先生光听她讲，看起来严肃冷酷，就连说话和行动都看不出一点表情。他特别仔细地照料这位年轻少妇。他一会儿就去艾达夫人的舱里瞧一瞧，或许还聊一聊，也许是听她讲话。他在艾达夫人面前只是礼节性地表示一下，像木偶一样文雅和让人惊奇，一切行为都是一个模式的。艾达夫人十分不理解这位绅士，万能钥匙告诉她关于主人的

怪异性格。他对艾达夫人讲，福格先生是因为下了赌注才来环游地球的。艾达夫人高兴了。可是不管怎样他救了自己，她认为，福格先生一定会赢。

艾达夫人讲述的她个人的故事同向导讲的一样。她真是帕西人，帕西人是印度国中地位最高的民族之一。有很多帕西商人从事棉花买卖在印度成了富翁，詹姆斯·杰吉伯伊勋爵便是一个，被英国政府授予贵族头衔。这个富翁在孟买，是艾达的亲属。艾达夫人去香港寻找的亲属，尊敬的杰吉先生正是这位富翁的堂兄。她能否得到香港亲人的收留？她不知道。福格先生劝慰她不要忧虑，所有的事情都会及时正确地被处理的！他就是这么讲的。

少妇能理解这个不幸词语的含义吗？我们不清楚。她那双像“喜马拉雅山圣水一样清纯的”眼睛注视着福格先生的眼神，但是这个穿戴整齐的福格先生根本没有想跳入圣水中的意思。

“仰光号”启程后的这些路行驶得很顺畅，天公也作美。海员们俗称的“孟加拉怀抱”的广阔海峡能让轮船一无险阻地通行：乘客们不久就望见了安达曼群岛的主岛大安达曼岛。岛上风光迷人的鞍峰山海拔两千四百英尺，航海家最先能发现它。

船顺着海岸边缘行进，没有见到住在岛上的帕普阿斯人。有人称他们是最低等的人类，可是传说他们吃人肉是不切实际的。

安达曼群岛的美景真是数不胜数：广阔无际的树林掩盖了附近的海滨，树林中有棕榈树、槟榔树、肉豆蔻、竹子、柚木、高大的含羞草和桫欏树。远处是绵延的山峰。海岸上飞着数不清的名贵海燕，燕窝是中国有名的菜肴。安达曼群岛的美景在游客们眼前一闪即逝，“仰光号”飞快地奔向马六甲海峡，到中国一定要路过这儿。

那位追踪别人来作环球旅行的菲克斯这段时间在干什么呢？从加尔各答上船之前，他吩咐说假如伦敦邮来了逮捕证，请马上发往香港。接着，他踏上了“仰光号”，万能钥匙也没注意到

他，巴望能够避开他至香港，原因是他无法说明他要干什么去，也不让万能钥匙不信任他，万能钥匙以为他留在孟买了。可是情况发生了变化，他又碰到了这个老实的年轻人。是如何碰到的呢？我们马上告诉你。

警探菲克斯寄一切成功于地球上的这个点——香港。船停靠新加坡的时间太少，他什么也办不了。因此逮捕盗窃犯只有到香港去做了，不然的话，窃贼会永久地逃脱了，没法制裁他了。

眼下香港还属英国管辖，可这是福格先生旅行中英国的最后一站了。出了香港，就到了中国、日本、美洲，那就成了福格先生的天堂了。要是到香港能够接到那张追踪而来的拘票，福格就能逮住了，将他交到地方警察那儿。这太简单了。可是离开了香港，光有一张拘票是不可以捕人的，必须得具备引渡手续，那就会延期、耽误，会碰到种种阻力，盗贼又可以趁机溜之大吉了。如果不能在香港抓获他，今后再去抓他就算有机会，也相当费劲了。

“就这么定了，”在舱位中苦苦思索了几个小时的菲克斯暗自说道，“假如逮捕证寄到了香港，我马上抓获他；如果没寄来，我只能全力以赴拖延他的时间！在孟买我没成功，到了加尔各答我也失算了，假如到了香港我不行，我就太没面子了！我拼命也得搏一搏，但是怎么才能让福格留下来呢？”

想来想去，菲克斯认为应该告诉万能钥匙真相，告诉他他的主人是什么样的人，万能钥匙肯定不知情。如果万能钥匙明白了事实真相，肯定担心自己受牵连，就会帮警探的。只是这么做太危险，不到万不得已时是不能这么做的。如果万能钥匙对主人走露了一点消息，事情就泡汤了。

就在警探没办法时，他发现福格先生同艾达夫人去甲板上吹风了，他认为事情有希望了。

她是谁呢？她又是如何碰到了福格先生呢？他们一定是在孟买到加尔各答的途中结识的。可是在半岛的哪个位置呢？这



女人是碰巧遇到了福格吗？难道他有意做了这个精密的横跨印度半岛的计划，就是希望见到这位漂亮的女人吗？她真美！在加尔各答的审判厅菲克斯就详细地观察过她了。

这个警探简直费尽了心思。他想这能否有拐卖妇女的嫌疑。对！就是。一定是这样的。这个念头又占据了他的脑海，他认为能够抓住这个把柄。不管这女子成家与否，一样是拐卖妇女。抵达香港，便可以给福格添乱，叫他花多少钱也逃脱不掉。

不能犹豫了，到香港再行动就来不及了。福格的怪癖就是下了这条船直接登上那条船。不待你下手，他就逃得无影无踪了。

如今最重要的是在“仰光号”停靠之前告知英国当局，“仰光号”到了。这件事太容易了。轮船即将停靠新加坡，在新加坡通往中国海岸有一条电报线路。

只是，在动手之前，为了有十足的把握处理好这件事，菲克斯想找万能钥匙打探一下，探这个青年的口信很容易，所以他打算继续隐藏下去了。时间太少了。那天是十月三十日，次日“仰光号”便抵达新加坡了。

当天，菲克斯离开船舱，走到甲板上，佯装特别惊讶地上前问候万能钥匙。万能钥匙走在他前头，他冲上去喊道：

“嘿！您怎么也乘‘仰光号’了！”

“哎哟！菲克斯先生！想不到您也在这儿！”万能钥匙惊讶地回答，他看出了这是“蒙古号”上的那个朋友。“到底是什么事呀？我看您呆在孟买了，为什么您又出现在到香港的船上！是不是您也要环球旅行呀！”

“不对，不对，”菲克斯告诉他，“我到香港去逗留几天。”

“噢！”万能钥匙困惑地样子，“但是离开加尔各答我始终没遇到您呢？”

“说实话，我身体有些不适——有些晕船……我始终呆在舱里——行驶在印度洋我还没问题，但是到了孟加拉海域我就不行了。您的主人——费雷亚·福格先生在哪儿？”

“他好极了，并且同他的航程一样守时！一天都未耽搁！噢！菲克斯先生，告诉您，我们又多了一个少妇人。”

“少妇人？”警探佯装不知地回答道。

万能钥匙马上讲述了一遍整个事情。他讲到了自己到孟买的庙宇中惹了祸，花两千英镑买了一头大象、陪葬的故事，怎样营救艾达夫人，还有加尔各答审判厅的判处，交纳保释费等等。对于后来的事，菲克斯非常清楚，但是佯装不知，看到如此真诚的听众，万能钥匙讲得非常来劲。

“但是最后，”菲克斯问，“您的主人打算领她去欧洲吗？”

“不是，菲克斯先生，根本不对！我们把她交给她在香港的一个亲人，是一位富翁。”

“没戏了！”警探暗自嘀咕着，他竭力去遮掩自己的难过。“万能钥匙先生，我们去饮杯杜松子酒吧？”

“很高兴，菲克斯先生。为我们相聚于‘仰光号’喝一杯！”

## 第十七章

### 发生在新加坡开往香港的航船上的事

从那时开始，万能钥匙同菲克斯就经常呆在一起，可是菲克斯在这个伙伴跟前有些小心，不敢多说话。他就看到福格先生一两回，有时坐在“仰光号”的休息室，有时同艾达夫人在一起，有时在玩“惠斯特”，一直是原来的爱好。

万能钥匙却在仔细地考虑菲克斯为什么又追踪起他的主人来了，这巧遇实在怪了，也太不可思议了。这位亲热、善良的先士一开始在苏伊士，接着乘上了“蒙古号”，到达了孟买。他自己表示要在孟买逗留几天，却又同他相遇在“蒙古号”上，并且也到香港。反正，他的路线始终尾随着福格先生的航程，一定要认真地考虑一下这件事。这种偶然太古怪了。菲克斯是在替谁做

事呢？他如今能够用他的拖鞋——他始终珍爱的——下赌注，菲克斯一定会跟他们一块从香港出发，并且也许还同他们乘一只船。

给万能钥匙一百年时间，他也想不到警探的真实身份。他无论如何也考虑不到会有人把福格先生看成是窃贼，并且环绕着地球来追踪。万能钥匙的性格是凡事必须要想明白的人，因此他猛然醒悟了，把菲克斯一直尾随他们的事想出结果了，而且他的想法还非常符合逻辑。他觉得是福格先生的改良俱乐部的人指使菲克斯来追踪福格的，是想验证福格先生是否真的根据计划好的路径来环球旅行的。

“对！一定是这样！”这个天真的年轻人一直在说，对自己的聪明非常骄傲，“他准是那些先生们指使来尾随我们的！这种做法太卑鄙了！福格先生是多么忠诚善良啊！还叫人来跟踪他！啊！改良俱乐部的老爷们，对于这件事你们会后悔的。”

看明白了这件事，万能钥匙特别替自己高兴，他决心不让主人知道，害怕由于俱乐部其他成员的疑虑而刺伤主人的心。但是他决心找时间在菲克斯耳边吹吹风，可是一定不能说走了嘴。

十月三十日周三下午，“仰光号”驶入位于马六甲半岛和苏门答腊中间的马六甲海域。景色迷人的许多小岛屿让乘客们无暇观赏苏门答腊的风景。

次日早四点，“仰光号”比计划所用时间超前了半天抵达新加坡，准备到新加坡补充燃料。

费雷亚·福格把富裕的半天时间登记在提前的一栏中。这回他离开了船，原因是艾达夫人希望去岸边放松一下。

福格先生做的每件事都使菲克斯有所猜疑，因此他也偷偷地跟着下去了，暗中尾随着他们。万能钥匙发现了菲克斯的诡计偷偷地笑着，他依然按习惯去买必需品。

新加坡岛也不算雄壮美丽。没有在岛屿辉映下的山峰。可是它却瘦弱得可爱。这个城市像一个秀丽的大花坛，中间纵横着

漂亮的马路。艾达夫人同福格先生乘上一辆华丽的马车，由两匹荷兰骏马驱使着，飞奔在茂密的棕榈树和丁香树中，享有盛名的丁香子就是这种丁香树上含苞待放的花蕊制成的。与欧洲山村带刺的栅栏不同的是一树树胡椒树；椰子树和高大茂盛的羊齿草增添了热带的自然美；翠绿的豆蔻树飘逸着浓浓的清香。树林中一群群猴子在吵闹着做各种姿态，老虎也是常常出现在热带丛林中的。假如谁觉得这种岛上还存在着野兽而惊奇的话，会有人告诉他它们是从马六甲海峡中渡水过来的。

艾达夫人和她的同伴——他丝毫也未去欣赏风景——乘马车在乡村逛了两个钟头以后，返回城中。城市里到处是高楼林立，秀丽的花园包围着这些楼房，花园里有绝世的上等果树，包括芒果树、菠萝树等。

十点钟，他们回到了船上，警探也随他们绕了一圈，也许是自己掏腰包了。

万能钥匙已经在“仰光号”的甲板上恭候他们了。他买了数十只苹果大小的芒果，芒果外面是深棕色，里头籽是红色的，但是肉是白嫩嫩的，吃到嘴里就像美食家所品味到的的确是爽口极了。万能钥匙热情而主动地请艾达夫人吃芒果，艾达夫人真诚地对他致谢。

十一点，填满了燃料的“仰光号”又从新加坡启程了。过了几个钟头，乘客们就欣赏不到马六甲半岛那巍巍的山峰和有老虎出没的茂密的树林了。

从新加坡到香港有一千三百海里，香港是被英国瓜分出去的中国领土。费雷亚·福格先生计划花六天时间来走这段路，那样的话，十一月六日就可以赶上开往日本海港——横滨的船了。

“仰光号”上的乘客可真不少。许多都是从新加坡上来的，他们中有来自印度、锡兰、中国、马来西亚和葡萄牙的，大部分都在二等舱位。

天气始终很好，但是当天空冉冉升起一弯新月时，气候变

了。海上是惊涛骇浪，海风呼啸，好在刮的是东南风，便于船前进。顺风行驶时，船长命令扬起所有的船帆。“仰光号”属于双桅船，正常情况下扬起前头的帆和两侧的帆行驶，再加上海风发动机的动力驱使，船可以加速前进。在这种摇摆不定的大风大浪中顺着安南和交趾支那<sup>①</sup>的海岸线行驶。

轮船的摇摆不定让大多数乘客都有了不良反应，可并非是由于海浪的缘故，是船自身的问题。

实际上，东方半岛公司制造的沿中国海域行驶的轮船结构上有严重的不足，净重和满载两种条件下的吐吞量设计的不十分精确，所以挡不住海上的狂风巨浪。船底密闭的水舱的容量也太小。这些船都被海水“吞噬”了，这是专业术语。这种条件下，如果继续掀过几个大浪来，船就不能正常行进了。这些船自然比不上——就算不拿推进器和动力机相比，光对照一下结构——法国邮船，例如“皇后号”和“柬埔寨”号。按照工程师的设计，这些法国邮船就算吞进船底水舱的水量同船自身重量相吻合，船也不可能被淹没；但是半岛公司的“加尔贡达号”，“朝鲜号”以及“仰光号”，如果吞水量达到了船自身重量的六分之一，船肯定会沉没的。

所以，天气不好时，行进时要十分谨慎。经常得减小航行速度。如此耗费的时间都没有让福格先生焦虑，万能钥匙却表现得怨气冲天。他指责船长、大副和半岛公司，大骂全部接送乘客的工作人员。大概是记起了萨维尔街的房间里忘记关掉的煤气，一直在浪费他的银两，他才这么冲动的。

“难道你们确实着急去香港吗？”一次，警探问他。

“特别急切。”万能钥匙告诉他。

“您觉得福格先生也急切地想坐船抵达横滨吗？”

“十分迫切。”

---

<sup>①</sup> 安南和交趾支那：现在的印度支那半岛。

“您如今该不怀疑这个环游世界的计划了吧？”

“是的。菲克斯先生，您的想法呢？”

“我吗？我表示怀疑。”

“您不诚实！”万能钥匙含意深刻地说。

听了他的话感到莫名其妙。他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叫他觉得这个词很难理解。难道这个法国人怀疑他的来历了？无论如何他也弄不明白。他的来历就他自己清楚，万能钥匙怎么会知道呢？但是万能钥匙说出这种话，自然有他的用意。

又一次，这个青年的话几乎更明白了，他真的把握不住自己的舌头了。他怀有恶意地对菲克斯说：

“菲克斯先生，到了香港我们就该告别了吧？”

“这个……”菲克斯难堪地说，“我也不清楚！……大概……”

“啊！”万能钥匙说，“要是您能一直陪伴我们，那就太荣幸了！半岛公司的代理人为什么要在中途下船呢！您过去表示就到孟买，如今马上就抵达中国了！也快到美洲了，欧洲离美洲也非常近了！”

菲克斯认真地注视着对方，看起来万能钥匙的神态特别温柔，他也跟着万能钥匙开怀大笑起来。万能钥匙极其激动，问道：“你这工作能够挣很多钱吧？”

“多少不固定。”菲克斯镇定自如地说，“买卖也不是总那么好。只是，您应该明白，我出门不用掏自己的腰包。”

“噢！我对此确信无疑！”这时万能钥匙笑得更厉害了。

两人聊完了，进到船舱后，菲克斯就开始仔细地考虑了。他准是识破了我的来历。那个法国人不知道以何种方式探听到他是一名警探。但是他会不会对他的主人讲呢？他到底是什么身份呢？他是否参与了呢？这件事难道露出破绽了？因此也就没希望了吗？警探苦苦地思考着，苦熬着时间，时而认为全都泡汤了，时而又觉得福格先生还不知道真相，他犹豫不决。

他慢慢地安静下来了，打算向万能钥匙说出真相。要是到香港没有可能抓住福格，要是福格最后能逃离英国的管辖区，福克斯就会同万能钥匙讲出全部实情。如果仆人和主人是一条线上的，主人肯定全都清楚了，这件事就泡汤了；假如他对偷钱事件毫不知情，那他便会不理窃贼。

警探同万能钥匙的关系的确如此，可是福格先生以一种高人一等的姿态居于他们之外。他专心地顺着地球的轨迹旅游着，根本不注意他四周运动的小星星。

可是，他身边有一颗——根据天文学的说法——扰乱行星，这颗小星星原本会打扰这位先生的思绪。但是没用！福格先生根本就没有迷上艾达夫人，万能钥匙对此奇怪不已。就算有影响，同天王星的影响比较起来也少得多了，因为有天王星的干扰才找到了海王星。

万能钥匙一直处在疑惑不解之中，根据少妇的眼睛他发现了她对他主人充满了感激！费雷亚·福格先生完全是出于一种职责，他的一举一动也就是宽宏大度的，根本没有私情！而旅途所带来的麻烦，他根本就没在意。但是万能钥匙一直焦虑不安。一天，他倚着机舱的扶手上，盯着飞快转动的螺旋发动机，偶尔强烈的震荡将发动机浮出水面旋转，活塞运动导致蒸汽喷了出来，青年简直要气死了。

“这些活塞动力不够！”他嚷道，“船没劲了！看看这群英国混蛋干的蠢事！哎！要是条美国船，也许早把它毁了，就会开得飞快！”

## 第十八章

### 费雷亚·福格、万能钥匙 和菲克斯分别干着自己的事情

这段航程的最末几天里，天气特别坏。海风狂啸，刮起了西北风，困扰着轮船的行进。“仰光号”忽左忽右，在风浪中飘浮着，乘客们都在咒骂这鬼天气。

于十一月三日和四日，海面上刮起了狂风。巨风激起了千层大浪。“仰光号”只好降下风帆，逆风慢慢行驶着，有半天功夫，发动机的时速只有十转，在与巨浪抗争着。桅杆全部降下来了，可是船上的索具依旧被风暴刮得痛苦地呻吟着。

“仰光号”的行进速度慢了很多，看起来抵达香港时要比计划的推迟二十个小时，要是继续这场大风暴的话，也许会超过二十个小时。

对这种好像故意找他麻烦的大风大浪，费雷亚始终维持着过去的安定，就是眉毛也不抬一下。但是耽搁二十小时他会来不及乘开往横滨的船，如此下去他的环球计划就不能实现了。但是他就像个呆滞的木偶人，根本一点烦躁和急切的心情都看不出来，好像他早就估计到了会有大风大浪。艾达夫人在跟他说起这可怕的天气时，看他同往日一样平和。

菲克斯看待这次大风大浪同别人不一样。他的心情同其他人截然相反，对此他高兴极了。假如“仰光号”因为大风暴肯定要寻找藏身之处，他就欣喜万分了。这样延误下去对他有好处，福格先生会因此在香港继续停几天。因此，是上帝拿狂风来为他助阵。即使他也有些不良反应，可这也是小事！他对肠胃的折腾无所畏惧，在他的身体受到煎熬时，他倒觉得特别精神。

能够料想到万能钥匙对于这次风暴的洗礼愤恨到了什么地



步。此前,万事顺利!陆地和海上都忠诚地服从主人的心意,轮船和火车都听从主人的安排,海风和蒸汽都一股劲地协同主人的旅游。是不是不幸的时候来到了。他恨死了这场大风,大风让他万分恼怒,他恨不得拿鞭子敲打这调皮的大海!不幸的青年!菲克斯同他在一块时极力地掩饰自己的喜悦,他这种做法是有道理的,不然的话,万能钥匙假如想到了他因此欣喜若狂,一定不会饶恕他的。

狂风侵袭的全部时间里,万能钥匙一直站在甲板上,他无法坐在船舱里。他攀到桅杆的顶端,让船员们恐慌之极;他身手灵敏,像个猴子,到处都去帮着干活。他不断地问船长、大副和水手各类问题,人们发现这个青年心急如焚都忍不住开怀大笑。万能钥匙一定要问出这场大风还要刮多久。人们指使他去注意一下温度计,观察它是否有回升的现象。万能钥匙震荡了一会儿温度计,不好使,不管是震荡还是诅咒,这个可怜的温度计就是没反应。

大风总算过去了。十一月四日,海面上有了转机,刮起了南风,有利于行进。

万能钥匙的脸也像天气似的放晴了。将所有的桅帆都挂起来了,“仰光号”又开始顶着风浪全速行驶了。

但是损失的时间是没办法补回来的。目前要赶快做好选择,“仰光号”抵达的时间在六日早上五点,但是费雷亚·福格先生的旅行日程表上计划船在五号靠岸。他六号才到,因此推迟了二十四小时,乘开往横滨的船是来不及了。

六点钟,导航员登上了“仰光号”,他走到驾驶舱,开始把航船指引着通过航道抵达香港。

万能钥匙急切地希望从导航员那儿能问出开往横滨的船出发了没有。可是又没胆量,把希望寄托到最后那一时刻。他把身心的烦恼告诉了菲克斯,狡诈的菲克斯劝慰他说福格先生可以坐下一班次的船到横滨去,听了他的话万能钥匙简直是怒气冲

天。

虽然万能钥匙没有勇气去打探导航员，可是福格先生在查寻了一遍自己的《旅途指南》后，镇定自若地问导航员由香港驶往横滨的船何时启程。

“明天涨潮时出发。”导航员告诉他。

“啊！”福格先生说了一句，脸上还是平淡无奇。

旁边的万能钥匙恨不得上去抱起那个导航员，而菲克斯也许真想掐死他。

“是哪条船？”福格先生问道。

“卡尔纳迪克。”导航员回答。

“它原本是在昨天出发呀？”

“没错，先生。但是维修了船上的一个锅炉，因此延迟到明天启程。”

“非常感谢。”福格先生讲完话，以他那稳健的步伐回到“仰光号”的休息大厅了。

万能钥匙用力地拉住导航员的手，感激地说：

“导航员先生，您太伟大了！”

导航员一辈子也搞不懂他讲的话居然能得到这么强烈和友善的感激。伴随着哨音的响起，他走上了驾驶舱，指挥着“仰光号”穿过挤满了各类木船、汽船、渔船和其它船只的航道，在往香港口岸靠去。

午后一点，“仰光号”抵达岸边，乘客们都先后离开了船。

可以说福格先生真是吉人天相，这件想不到的事情帮助了他。假如“卡尔纳迪号”不用维修锅炉的话，在十一月五日就该出发了。想到日本的乘客必须赶八天之后的另一班船。福格先生的确延误了二十四小时，但是并未因此而耽误他的行程。

事实上，从横滨穿越太平洋抵达旧金山的轮船同香港开往横滨的船是密切相关的。这边的船没抵达香港，那边的船便不会出发。自然从横滨发往旧金山的船也得如此拖延二十四小时，可

是穿越太平洋的二十二天时间中，是不难争取到二十四小时的。由伦敦启程到现在已经有三十五天了，只拖延了二十四小时。

“卡尔纳迪克号”次日早五时启程，有十六个小时的时间由福格先生来安排本人的事情，指的是关于艾达夫人的事。离开轮船，艾达夫人就拼命拉住他的胳膊，两人走到一顶双人轿子跟前。他打听轿夫问什么地方的旅店优越，轿夫说“俱乐部大饭店”很好。他们便一同乘轿子走了，万能钥匙紧随其后，用了二十分钟就到了。

福格先生给艾达夫人要了一个单间，而且吩咐佣人替艾达夫人打点好所有的日用品。接着他告诉艾达夫人，他马上去寻她的那个亲人，叫那位亲属在香港照料她。他又让万能钥匙等在饭店里，不准丢下艾达夫人一个人。

这位先生乘马车到了买卖行。那里的人一定都知道这位尊敬的杰吉先生，有名的大富翁。

福格先生问一位管理员，他还真认识这位帕西族买卖店。但是他有两年时间不在中国了。他挣足了钱就去欧洲居住了，也许到荷兰去了，他经商时同这个国家的人来往密切。

费雷亚·福格先生马上返回“俱乐部大饭店”。他马上要求见艾达夫人，毫不隐瞒地对她讲杰吉先生早就离开香港了，也许定居荷兰了。

艾达夫人开始啥也没说。她用手托着脑袋思考了一下，接下来小声地对福格先生说：

“福格先生，您认为我得如何处理呢？”

“这不难，”这位先生回答说，“到欧洲去。”

“但我也不想总给您添乱呀……”

“您丝毫未妨碍到我，您陪伴我们旅游根本不影响我的计划……万能钥匙！”

“先生，有什么事？”万能钥匙问道。

“到‘卡尔纳迪克号’买三张船票。”

万能钥匙马上跑出了“俱乐部大酒店”，他因为能一直陪伴艾达夫人旅游而欣喜，因为她对他是那么温柔可亲。

## 第十九章

### 忠诚的仆人万能钥匙

香港只是一个孤岛，因为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中英双方签定了《南京条约》，香港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只用了几年功夫，香港就被英国统治者变成了美丽的都市和重要的码头，即是维多利亚港。它处于珠江口岸，到对面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只有六十海里。在商业上香港比澳门发达，现在中国大多数外贸物资都由香港经手。这儿拥有船舶、医院、口岸、仓库、还有一所哥特风格的大教堂和一所总督府，市区的路面都是小石头，因此看起来像英国肯特郡或苏里郡的商业城，这座城市由地球的另一端中国的领土上冒出来。

万能钥匙两手装进裤袋里走向维多利亚港，边走边观赏着中国普及的轿子和有顶篷的人力车，街道上的中国人，日本人和欧洲人在忙于赶路。善良的青年认为他途中见过的孟买、加尔各答、新加坡和香港都差不多，特别是分布全球四处的许多英属地。

万能钥匙到达了维多利亚码头，也正是珠江口岸，这儿挤满了世界各地的船，有来自英国的、美国的、荷兰的；它们分别是军用船、商船、中国和日本的小船、大帆船、汽船、舢板，几乎连“花船”也有很多，这些“花船”在海面上犹如一个水中花园。万能钥匙走在街上时发现了一些穿黄衣服的本地人，年纪也不年轻了。他来到一间理发店，希望按当地的习俗剃剃胡子。一个精通英语的理发师告诉他，那些人都有八十多岁了，只有上了这个年龄的老人才可以穿黄衣服，象征着皇帝的颜色。万能钥匙认为很有

趣，可又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剃完胡子，他返回“卡尔纳迪克号”停靠的港口，看到菲克斯正一个人在踱步，他对此根本不惊奇，但是警探看起来特别不愉快。

“不错！”万能钥匙暗想，“这样一来俱乐部的先生们该不高兴了！”

他兴冲冲地去跟菲克斯问好，佯装没发现他的不安。

实际上，警探完全可以诅咒始终尾随他的不幸，逮捕证还未寄来！逮捕证肯定是在他出发后寄出的，他一定要在此等几天才行。但是已经到了英属的最后一站——香港，要是他在这儿抓不住福格先生，福格先生就会溜掉了，永远也逮不住了。

“菲克斯先生，您打算同我们一道去美洲吗？”万能钥匙问。

“没错！”菲克斯恶狠狠地说。

“那我们一块走吧！”万能钥匙说完笑了起来，“我肯定您不会放弃我们。走！买船票去。”

他们二人来到船票预售厅，买了四张票。工作人员说“卡尔纳迪克号”已经修好了，准备今晚八点出发，不是计划的明天早上了。

“妙极了！”万能钥匙说，“开得越早对我主人越好。我马上去告诉他。”

这时候，菲克斯决定告诉万能钥匙事实真相，大概只能这样来把福格留在香港几天了。

从售票厅出来，菲克斯提议去酒吧坐坐。万能钥匙认为时间还早，便没有拒绝菲克斯的建议。

口岸上有一间酒店，外表挺好的。他们来到这间酒店。里面有间装修华丽的大厅，旁边有一张板床，蒙着垫子，上面歪七扭八地仰着一些酒鬼。

大厅的木藤桌旁坐了有三十多位顾客。有人在大口大口地灌着淡淡或浓郁的英国啤酒。还有人在喝英国烈酒、杜松子酒和

白兰地。还有一些人叼着陶制的大烟管，烟斗中装满了拌有玫瑰露和鸦片的烟泡。经常有抽烟的人躺在地上，烟行的侍从抬着他的头和脚，将他扔到床上去，放到那些不懂人事的烟鬼一块。二十多个烟民被并排摆到床上，昏迷不醒了。

菲克斯和万能钥匙这才醒过味来，原来这是一间烟馆，到处是穷困、愚昧、面黄肌瘦的烟鬼、混蛋，丧尽天良的英国人通过鸦片这种毒害人的东西一年从这些人身上要搜刮去二亿六千万法郎！用这种毒害生命的途径来发财可真够可耻的！

中国过去规定出严格的法律来制止毒品的流行，可是效果太小。开始抽鸦片的都是些有钱人士，如今从富人到穷人都抽上了瘾，抽鸦片成风，根本抵制不住。如今的中国大地上哪儿都有烟民，男女老少都吸食成性。如果抽惯了，想不抽也不行，不然身体会有极其难忍的痛苦。一位烟民一天要抽八支烟，但是他绝对活不过五年。

香港到处是这种烟馆，菲克斯和万能钥匙来到的就是这种地方。万能钥匙手头没钱，他欣然同意了他伙伴的诚意，决心以后再邀请他。

他们来两瓶波尔图葡萄酒，法国青年豪放地痛饮起来，菲克斯在慢慢地饮，而且注意看他的朋友。他们天南地北地谈着，聊的话题主要还是菲克斯决意乘“卡尔纳迪克号”这个决心。谈到轮船准备及早启程时，万能钥匙喝完了瓶中的酒，起身打算去找主人。

菲克斯喊住了他。

“慢着。”他说。

“菲克斯先生，您还有事吗？”

“我要告诉您一些关键性问题。”

“关键性问题！”万能钥匙倒光了瓶中仅有的几滴酒，“等到明天再说。现在我来不及了。”

“不要走！”菲克斯说，“是关于您主人的事！”

万能钥匙这时仔细地注视着菲克斯。

看起来菲克斯怪怪的。万能钥匙又坐回去了。

“您想告诉我什么？”他问。

菲克斯将手压在万能钥匙的手臂上，小声说：

“您知道我的来历吗？”

“那是肯定的！”万能钥匙笑着回答。

“那么我全都对您说了吧……”

“如今我全都清楚了，哥们！唉！这有什么关系！只是，您继续讲吧。我首先对您讲这些先生们的钱赌得不值！”

“不值！”菲克斯讲，“您在胡说！我觉得您完全不明白这些钱有多少！”

“我清楚，”万能钥匙告诉他，“两万英镑！”

“五万英镑！”菲克斯紧紧握住了万能钥匙的手说。

“怎么回事！”万能钥匙说，“居然这样！……五万英镑！……好吧！那就更不可耽搁了！”他第二次站起身来说。

“五万英镑啊！”菲克斯继续说，他逼着万能钥匙坐下，命人又启开一瓶白兰地，“要是我胜利了，可以拿到两千英镑的赏金，您如果帮助我，我会分给您五百英镑，可以吗？”

“帮助您？”万能钥匙疑惑地喊道。

“没错！配合我留住福格，使他多在香港呆几天！”

“啊！”万能钥匙说，“您这是什么意思？这些先生不光指使您来跟踪我的主人，不信任他的为人，而且来给他施加阻力！我简直替他们脸红！”

“啊！您这是什么意思？”菲克斯问。

“我指的是太阴险了。目的是希望福格先生倾家荡产，夺走他的财产！”

“我们就是想这么做。”

“太卑鄙了！”万能钥匙嚷道，菲克斯一个劲地叫他喝白兰地，他无意之中喝得太多了，酒力上来了，他更气愤了，“这纯粹

是在陷害！这些先生！他的同事们竟会如此！”

菲克斯仿佛在云雾中。

“同事！”万能钥匙接着叫道，“改良俱乐部的成员！菲克斯先生，您明白了吗？我家主人可是好人。他下了赌注，便踏踏实实地去取胜。”

“您难道认为我是干什么的？”菲克斯对着万能钥匙说。

“上帝啊！您是改良俱乐部的成员们指派来的暗探，目的是跟踪我家先生的环游路线，这么做太卑鄙了！只是，就算我很早就识破了您的诡计，可我一点都没告诉我的主人！”

“他什么也不知道？”菲克斯不安地问。

“他什么都不知道。”万能钥匙一气喝光了杯中的酒说道。

警探摸了摸自己的脑袋，他在讲话之前下不了决心。他该如何是好呢？万能钥匙的误解看起来是真的，但是这样他的目的就没法实现了。这个年轻人讲的肯定是心里话，他对主人的事不知情，原来菲克斯最怕这件事。

“这样也不错，”菲克斯暗自琢磨，“他不是主人的同伙，肯定会站到我这边的。”

警探又一次下决心。况且，他也来不及再考虑了。他准备无论如何也得在香港抓获福格先生。

“我告诉您，”菲克斯坚决地说，“您仔细听好。我不是您认为的那种人，不是改良俱乐部的人指使来的暗探……”

“啊！”万能钥匙嘲讽地对着他。

“我是一名警探，是为警察局执行公务的……”

“您是一名警探！……”

“没错，我可以证明，”菲克斯说着，“这是我的外出证。”

警探由钱夹中拿出一张纸让万能钥匙看，是伦敦警署的委任书。万能钥匙呆呆地盯着菲克斯，说不出话来。

菲克斯继续说：“福格先生的赌注只是一个借口而已，您和那些改良俱乐部的人都被他欺骗了，他离不开你们这些不知情



的同伙。”

“这都是什么原因呢？”万能钥匙问。

“告诉您，九月二十八日，有人从英国皇家银行窃取了五万五千英镑，盗贼的长相特点都搞清楚了，正好同福格先生丝毫不差。”

“胡扯！”万能钥匙猛击桌子喊道，“我家主人是最正直善良的人！”

“您为什么这么说？”菲克斯说，“您几乎一点都不了解他！您只是在启程的当天才被雇佣的，他用一个不充分的借口急忙从伦敦出发，连行李箱都没拿，倒是拿了很多钱！您居然还说他是好人！”

“我敢打保票！肯定敢！”不幸的青年一遍一遍地说着。

“您想当做同谋被押起来吗？”

万能钥匙两手抱头，面色苍白。他没勇气去看警探。是福格先生解救了这位艾达夫人，这么善良诚实的人竟然是盗贼？但是菲克斯分析得又那么合情合理！万能钥匙心里竭力地推翻这些论断。他不想怀疑老爷是窃贼。

“您到底希望我怎么做？”他尽量克制住自己说。

“是这么回事，”菲克斯说，“我追踪了福格这么多天以来，一直未能接到从伦敦寄来的逮捕证。您要协助我把福格先生留在香港……”

“我帮您！要我来……”

“做不到！”万能钥匙告诉他，他努力地想站起身来，但是他头昏眼花，四肢无力，又只好坐下了。

“菲克斯先生，”他一顿一顿地说，“假如您没对我说谎……就算我的主人正是您想逮住的盗贼，我也不相信……我是……我是他的随从……我认为他宽厚慈爱……同他为敌……我不能……即使把地球上的财产都给我，我也不干……我并非这种人！”

“您不答应?”

“我不答应。”

“就算我没说,”菲克斯说,“我们接着喝。”

“好,喝!”

万能钥匙有些支持不住了。菲克斯清楚眼下一定不能让他见到他的主人,决定把他完全灌醉。看到桌上摆着几个带鸦片的烟斗,菲克斯取过一根拿在万能钥匙手上,万能钥匙把它叼在口中,点火后马上吸了几口,有了尼古丁的劲万能钥匙更抬不起头了,不一会儿就昏迷了。

“好了,”菲克斯发现万能钥匙昏迷了暗自琢磨,“这回没人告知福格先生‘卡尔纳迪克号’及早出发的事了。就算他离开了,这个倒霉的法国人也跟不上了!”

他交完钱走开了。

## 第二十章

### 菲克斯面对费雷亚·福格

就在菲克斯和万能钥匙在烟馆里争执不下,这场争论也许会深深地破坏福格先生的计划,而福格先生正带着艾达夫人逛城中的各个街道。艾达夫人答应同他一块去欧洲后,他只好想到这种长时间的出行一个女人都该带些什么了。如同一个英国男人,背起旅行包去周游世界,没问题。叫一个女人这么做是不可以的,她必须添置旅行中所用的一些衣服。福格先生像往常一样,悄悄地做着这件事,虽然对他的如此热情艾达夫人没办法,多次推拖和回绝,可他一直这样讲:“这是我在旅途中必须的,在我的考虑范围中。”

添置完衣服,他们返回饭店,享用了一顿可口的晚宴。艾达夫人有些累了,她以英国人的方式同他握握手,便到自己的房间

去了。

这位尊敬的先生认真地看了一晚上的《泰晤士报》和《伦敦新闻画报》。

假如福格先生是个爱大呼小叫的人，到了休息时始终没见随从的身影肯定会奇怪的。可是，他清楚开往横滨的船第二天早晨才从香港出发，也就没太理会万能钥匙这件事。第二天清晨，福格先生拉铃召唤万能钥匙，但是没人答应。

就在这位尊敬的先生获悉他的随从一晚上没回来时，没人知道他是怎么考虑的。福格先生抓起旅行包，一面叫人去招呼艾达夫人，一面派人去雇轿子。

八点钟了，大概在九点半钟涨潮，“卡尔纳迪克号”准备趁涨潮启程。

轿子来到饭店门口，福格先生和艾达夫人坐上了这安逸的轿子，后面跟着载他们行李的小车子。

过了半小时，他们到了轮船码头，这时福格先生才发现“卡尔纳迪克号”已于昨天晚上出发了。

福格先生原本以为到了码头就能寻到随从和船，没想到都失算了，可是他表面上没有一点失落感，艾达夫人甚至恐惧地盯着他，他就说了句：

“夫人，别担心，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这功夫，一位一直注视着他的人来到他旁边，这正是菲克斯警探。他问候福格先生，接着说道：

“您也是一块同我从昨日的‘仰光号’上下来的乘客吗？”

“先生，正是，”福格先生面无表情地回答他，“但是我没见过……”

“请原谅，我认为到这儿能碰到您的随从。”

“先生，您看见他了吗？”艾达夫人焦虑地问道。

“怎么。”他拿出一副惊讶的神色，“是不是他一个人乘上了‘卡尔纳迪克号’？”

“他会丢下你们不理吗，夫人？”警探问，“你们是不是也计划乘这条船走啊？”

“没错，先生。”

“我也是这么想的，夫人。您瞧我多倒霉。‘卡尔纳迪克号’维修完了在十二个钟头前就出发了，倒没人告诉我们。如今只好继续等八天，乘下一趟轮船了。”

菲克斯提到“八天”这个词时特别得意。可是有八天了！福格先生必须在香港等候八天，完全有时间拿到拘票了。好运总算轮到这位执法人员了。

在他听到福格先生镇定自若地讲出这些话时，他似乎被迎面一拳击中：

“我认为香港的码头不光有‘卡尔纳迪克号’，一定还有别的船。”

福格先生挽起艾达夫人的胳膊，顺着港口去找别的船了。

菲克斯木呆呆地尾随着他们，似乎用线把他同福格先生拴在一起了。

福格先生始终是非常走运，这回算是完全没戏了。在港口，他不停地跑了三个钟头，希望寻到一条可以马上带他们去横滨的船。但是他发现的船要么在装船，要么在卸船，全都不会立即出发。菲克斯又看到了希望。

可是福格先生却不罢休，接着去找，就算寻到澳门去也不肯罢休。此时他发现码头上一位海员向他走来。

“先生，您要坐船吗？”他摘下帽子问。

“您的船马上出发吗？”福格先生问。

“对，先生。四十三号导航船，是我们这儿最好的船。”

“它开得快吗？”

“时速可达八九海里。您可以去瞧瞧！”

“可以。”

“您肯定高兴。准备到海上玩一玩吗？”

“不是，是旅游。”

“旅游？”

“您能把我们送到横滨吗？”

听了这句话，海员吃惊地瞪着大眼睛，手臂也晃个不停。

“您真能逗？”他说。

“不是逗您！我没赶上‘卡尔纳迪克号’，可是我最晚一定要在十四号抵达横滨，再换乘去旧金山的船。”

“对不起，先生。”导航员告诉他，“我没办法。”

“我一天给您一百英镑（两千五百法郎），要是按预期抵达，另外赏您两百英镑。”

“真的？”

“绝不说谎！”福格说。

海员站到旁边，对着大海，在做强烈的思想斗争，又想挣这笔大钱，又害怕到那么遥远的地方有危险。菲克斯忐忑不安。

福格先生回头问艾达夫人：

“夫人，您乘这条船担心吗？”

“福格先生，有您在，我不担心。”少妇回答。

海员靠近福格先生一点，手里玩弄着帽子。

“想好了吗，海员先生？”福格问道。

“先生，”他说，“我不会让我的员工和我，连同你们去担风险。我的船只能装二十吨重的东西，又适逢这种天气，航行那么远太难了。还有，我们不可能准时抵达，从香港开往横滨有一千六百五十海里。”

“才一千六百海里。”

“都一样！”

菲克斯长出了口气。

“只是，或者能够有另外的途径。”

菲克斯又害怕了。

“什么途径？”福格先生问道。

“到日本南部的长崎码头，也就一千一百海里，也可以到上海，才八百海里。要是到上海，能够顺着中国海岸线行进，这样很快的，向北走是顺流而下。”

“海员先生，”福格说，“我准备到横滨换乘美国的船，并不想到上海或长崎。”

“怎么不去呢？”海员告诉他，“开往旧金山的船不是由横滨始发，只不过是到横滨和长崎靠岸，是由上海始发的。”

“您了解全部情况吗？”

“当然了。”

“开往旧金山的船什么时候出发？”

“十一日晚七时。我们有四天时间。也就是九十六个小时。照时速八海里来算，假如不发生意外，仍然刮东南风，海上无大风大浪，我们一定能驶出八百海里的。”

“您什么时候启程？”

“再等一个钟头。得购置点食品，做好事前的工作。”

“这么说好了——是您的船吗？”

“是的，我叫约翰·邦斯比。是唐卡戴号的主人。”

“我需要交押金吗？”

“要是可以的话！”

“给你二百英镑钞票……”他说着就扭向菲克斯，“您也准备乘……”

“先生，”菲克斯毫不犹豫地说，“我正准备求您呢。”

“那好，半个钟头后我们登船。”

“但是万能钥匙呢？”艾达夫人因为不见了万能钥匙而心急如焚。

“我会努力都替他安排的。”福格先生说。

在忐忑不安、怒气冲天的菲克斯踏上船时，福格先生和艾达夫人到了香港警察局。费雷亚·福格给警察详细述说了万能钥匙的长相特点，而且留下的钱完全可以让他回国了。他也同样去

法国领事馆办了签证。接着他们又坐轿子返回俱乐部饭店拿到行李，才朝码头赶去。

午后三点钟，四十三号导航船的人员都来了，食品也有了，就等着启程了。

“唐卡戴尔号”是一艘载重二十吨的美丽的机帆船，尖头，船身平滑，吞吐量很大，特别类似于比赛用的船。船上有熠熠闪光的铜器，铁器上也包了锌，洁白的甲板，看起来船主约翰·邦斯比特别爱惜他的船，船上的两个大帆略朝后歪斜，还有船后面的梯形帆、前中帆、前船三角帆、外事帆和顶帆，顺风时可以支起全部的帆行驶。它一定行进得特别快，实际上它曾在导航比赛中取得过无数次胜利。

“唐卡戴尔号”不算船主约翰·邦斯比，还有四名船员，这些勇猛的船员经常顶风破浪营救过海上的船只，对这些水域相当熟悉。船长约翰·邦斯比大约四十五岁，体格健壮，黑乎乎的肌肤，眼光发亮，看起来刚毅正直，处理稳妥有经验，就算再胆怯的人也会相信他。

当费雷亚·福格先生和艾达夫人来到船上时，菲克斯早就等在这儿了。他们由后舱的进口来到一间方形的船舱，四面的墙上都备有陷进去的床位，底下是一个半圆形的大沙发。中间有一张桌子，一个摇摆不定的吊灯将船舱照得通亮。看起来船舱很小，可是非常洁净。

“很抱歉，我不能为您安排更舒适的住处。”福格先生告诉菲克斯，菲克斯示意了一下，没吱声。

这个警探得到福格先生的盛情招待，似乎觉得非常的委屈。

他暗自琢磨：“这个礼貌待人的家伙，可到底还是个坏人！”

三点十分，船帆升起来了。伴随着一声号角英国国旗飘起来了。乘客们都坐在甲板上，福格先生和艾达夫人又朝码头上看了最后一次，想在码头上发现万能钥匙的身影。

菲克斯有些恐慌，如果那个被他欺骗了的正直的年轻人猛

然现身，就全露馅了，他害怕，他得不到一丝便宜。但是没有发现这位法国人，在鸦片的效力下，他也许还昏迷不醒呢。

约翰·邦斯比船主带船出航了，“唐卡戴尔号”上飘扬着张起的风帆，在大海上迎风劈浪飞驰而去。

## 第二十一章

### “唐卡戴尔号”船长 险些得不到两百英镑的赏金

在这种天气，坐一艘只有二十吨重的小船行驶八百海里，肯定要担风险。中国沿海地区经常经历风暴的侵袭，气候不好，特别在春分和秋分这段时间，目前刚进入十一月份才几天。

作为船长，载他的乘客到横滨比较合适，原因是计算天日来付费。可是这种天气航行这么远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即使到上海，不能说是太冲动大意，也可以说有胆量了。只是，对于“唐卡戴尔号”他非常有把握，如一只海鸥在狂风巨浪中行驶，他做此打算可能是对的。

那天黄昏，“唐卡戴尔号”横跨变幻莫测的香港水域，全速行进，顺风航行，尽如人意。

在船进入深水区时，福格先生说：

“船长先生，船只管加大马力，您一定明白这一点。”

“您不用担心。”约翰·邦斯比说，“我们将全部用得上的帆都支上了。其它的帆升起来也白搭，无非是增添船的负重，不利于行进。”

“您懂，我不懂，船长，我十分相信您。”

福格先生伸直了腰板，叉开两腿，跟水手似的牢牢地站在那，一声不吭地注视着滚滚浪涛的海面。艾达夫人坐在船尾，她乘上一艘小船在注视着黄昏时分的海面，有些激动。她头上随风



飘扬的风帆如同庞大的双翼载着她在海上遨游。小船走起来像飞一样。

天黑下来了。天空升起了一弯月牙，它那暗淡的亮光不久就消散在地面上的云雾中了。一片片黑云由东边移过来，已挡住了半边天。

船长燃起了夜行的指示灯，海边过往的船只比较多，这是一定要采用的保护方式。在这附近经常有碰船事件，而且他们的船行驶得太快，稍不留神就会出事的。

菲克斯在船头思虑着。他躲开大家，了解到福格先生不爱说话。还有，他也不喜欢同这位叫他免费乘船的人讲话。他也考虑到了将来，他这时知道了福格先生肯定不会呆在横滨的，他一定马上换乘开往旧金山的船去美洲，美洲广阔的天地他就不难逃之夭夭了。他非常了解费雷亚·福格的计划。

这位福格先生不像一般的盗贼那样由英国径直驶向美国，却拐了一个大弯，绕了地球半圈，就是想平安到达美洲，躲避警探的追踪，到美洲去平静地花费银行的那些钱。但是菲克斯到了美国以后还能做什么呢？不再追踪这个窃贼了吗？不行，肯定做不到！他决定一直跟着他，一直等到拿到了引渡手续为止。这是他应该做的，他必须尽职尽责，坚持到最后关头。不管怎样，现在的状况偏于他这边，万能钥匙离开了他的主人。在菲克斯将真相全盘托出后，他们主仆二人肯定不能到一起了。

费雷亚·福格也没不去想一想他的随从怎么无缘无故地不见了。他思前想后，认为也许是弄错了，万能钥匙最终踏上了“卡尔纳迪克号”。艾达夫人也是这么考虑的，她在替忠诚的随从担忧，她得到了他许多好处。也许到横滨可以见到他，而他到底坐上“卡尔纳迪克号”没有，可以很容易打探到的。

到了夜里十点钟，风力加大了。为了保证安全，大概要降下一些帆。可是船长认真地察看了天气后，认为一直保持原来的状态进行。还有“唐卡戴尔号”船帆非常坚固，船的吞吐量很大，就

算有狂风也可以全速行驶。

夜里十二点，福格先生和艾达夫人返回船舱，菲克斯已早一会儿回来了，此时已经倒在一张床位上了。船长和其他船员一夜都得守在甲板上。

次日是十一月八日。当太阳出来时，小船已经驶出了一百多海里了。时常被投入水中的测量仪显示出平均航速每小时八到九海里，“唐卡戴尔号”的船帆迎着侧面风，驶出了最快时速。假如风向不会改变，它就走运了。

这天的航行，“唐卡戴尔号”没有离海岸线很远，岸边的水流会加速航行。船的左侧到岸边不超过五海里，透过雾气偶尔会依稀看见岸上的景色。风由岸上刮过来，水面上还很太平；这种情况有利于小船的行进，原因是载重量小的船最惧巨浪，巨浪迫使船放慢航速，用航海界的行话是要“淹没”的。

上午十二点，风变小了，由东南方向刮过来。船长命令撑起了顶帆，但是过了两个钟头，他又派人放下来，原因是风越来越大了。

福格先生和艾达夫人兴奋之极，他们的胃口全好了，所以很有食欲，有滋有味地吃着罐头和饼干。他们叫菲克斯一块吃，菲克斯没有拒绝，他明白人同船一样要吃饱才有劲走，可是他内心非常恼火！白乘别人的船，还得吃他人的食物，他认为太没面子了。他也吃了，就算是草草地吃了，可到底是吃了。

吃完饭，他把福格先生叫到旁边，告诉他：

“先生……”

“先生”这个词刚说出来，他感到特别别扭，他努力地克制自己，使自己不至于跑过去拽住这位“先生”的衣领！

“先生，多谢您的热情，叫我搭您雇的船。虽然我不具备条件同您一样大方，可我仍然想拿出我应该拿的一部分……”

“先生，我们不要讲这个。”福格先生回答。

“但是，我非得……”

“不可以，先生。”福格先生固执地说道，“这已列入了我计划的开销之内了。”

菲克斯不再坚持了，他有些恼火，一个人冲到船头的甲板上，这一天他没再开口。

船在全速行进，约翰·邦斯比信心十足。他多次对福格先生表示肯定能准时抵达上海。福格先生只表示说：希望是这样。几个船员的激情都很高，赏钱在诱惑着他们的热情。所有的帆杆绳都绑得死死的！所有的帆都涨得鼓鼓的！开船的人掌握的方向更是毫厘不差！就算在皇家游船俱乐部的赛场上，谁也没见过这么仔细地工作。

黄昏时分，根据测量计的显示，船长发现从香港出发后已经驶出了二百二十海里。福格先生很可能在抵达横滨时，不须在记事本上记载延迟的时间了。这样一来，他离开伦敦之后碰到的第一个不幸也许不会对他有什么影响。

在太阳升起之前的几个钟头，“唐卡戴尔号”横穿北回归线，一直驶入福建海域，它将台湾岛跟中国内地分开。海水的流速很快，到处是急转的漩涡。小船行驶得很艰难，海浪影响它的速度。如今在甲板上都呆不住了。

太阳出来时，风刮得更大了。看天气像是要有狂风。温度计也明显有变湿的迹象；温度计的示度忽上忽下，水银跳动较快。东南部的海面已经刮起了大风，“狂风巨浪就要来了”。昨天黄昏时，在落日的余辉映照下的海面沉入了一片晚霞中。

导航员认真地观测了糟糕的天气后，低声咕哝了几句没人明白的话。不久，他朝福格先生走来，说：

“我希望您了解真实情况，可以吗？”

“说吧。”福格先生说。

“我们将要面临狂风了。”

“是什么方向刮来的风？”福格先生问。

“从南面。您瞧，狂风马上就刮起来了。”

“吹南风就叫它尽情地吹吧，有利于船行进。”福格先生回答说。

“您无所谓，”导航员说，“我就更不怕了。”

约翰·邦斯比的判断没错。按照一位有名的气象学家的看法，到了晚秋季节，狂风肆虐时就像连在一起的雷电一样滑过天空；冬天的狂风就更凶猛了。

船主及早处理好了防风措施。他命船员将每个帆都拉直，帆架放到甲板上，顶帆的支架也降下来，备用帆都放起来，舱口都密封好，不能流进去一滴水。就留一张厚厚的帆布制成的三角帆，用它来替代船头的大帆，加上后边刮来的风作动力行进。大家悄悄地等待着狂风的袭来。

约翰·邦斯比让他的乘客回到船舱去。由于船舱太狭小，空气稀少，还有巨浪的震荡，关在下边的感觉特别不好。福格先生、艾达夫人和菲克斯都不愿意回到船舱中去。

大约八点钟，刮起了大风，下起了大雨，只升起一张小布帆的“唐卡戴尔号”被风暴刮得像一片羽毛一样摇摇摆摆飘浮不定，真没法表达出这场暴风雨的残酷。将小船的时速同全速行驶的火车相比，就算它比火车的速度高出四倍，也还不切合实际。

“唐卡戴尔号”全天都顶着狂风巨浪向北飞驶而去，快得像刮风。不知多少回小船险些被身后的惊涛骇浪吞噬掉，可全都因为船长那冷静地一变方向，就一切平安了。巨浪不停地把船上的乘客浇成落汤鸡，他们依然稳如泰山。菲克斯还有一些责怪，勇猛的艾达夫人注视着她的伙伴，特别佩服他的安静稳重，面不改色地接受大浪的侵袭，真是她的好伙伴。而费雷亚·福格先生，早就考虑到了可能遇到狂风。

到目前为止，“唐卡戴尔号”始终向北航行；可是到了黄昏，大家害怕的事情来了，风向偏转了二百七十度，从西北方向吹来。小船的旁边迎着大浪，船就动荡得更厉害了。海浪愤怒地撞击着小船，要是不清楚船身的各个部分都密切相关的话，一定会

被狂风吓个半死。

慢慢地天黑下来了，暴风雨更猛烈了。天慢慢黑了，风也越刮越厉害了，船长有些担忧，他在想是不是找个地方躲一躲呢，因此就去跟船员们商议办法。

商议完了，他过来对福格先生讲：

“先生，我认为要在附近找个地方避一避。”

“我也是这么想的。”福格先生说。

“太好了。到什么地方躲一下呢？”

“我就清楚一个码头。”福格先生平静地说。

“在哪儿？”

“上海！”

开头船长还没搞清楚这句话的含义，还有他所具有的镇定坚强的毅力。然后他才猛然醒悟，说道：

“没错！您讲得有道理！去上海！”

恐怖的夜晚！如果小船不沉就是怪了！它在狂风的侵袭下翻了两次，假如船上的绳子不牢固的话，已经不知道吹到哪儿去了。艾达夫人已经太累了，可是她一点怨气也没有。福格先生多次抱住她，免得她被海浪袭击。

天未亮之前。是狂风暴雨最凶残的时刻。只是，风向却偏向东南了，适于行进了。“唐卡戴尔号”接着在狂风大浪中前进，刚刮来的东南风击起了巨浪抵御着北方残留的大浪。假如这条船不够牢固，早就被这场风暴吞噬得无影无踪了。

穿过雾气的空隙，大家偶尔能模糊地看到海边的陆地，可是海上见不到一条船。只有“唐卡戴尔号”一条船在同风暴抗争。

上午十二点，天气又显示出暴风雨要停息了，伴随着太阳落下山，看得更清楚了。

暴风雨没有肆虐太久，可是却极其猛烈。困乏了的乘客总算可以放心了，吃点食物了。

夜晚海面上还算平稳。船长又命人张起了大帆，可是不完全

鼓足帆面。船行驶的特别快，次日也就是十一号，天刚刚亮，约翰·邦斯比分析海岸线的位置，到上海码头也不足一百海里了。

一百海里，就差这一天就能走完的一百海里了！福格先生要是乘开往横滨的船，他一定要在黄昏时分抵达上海。因为这场狂风暴雨耽误了好几个钟头，不然的话现在到上海也就差三十海里远了。

风力小了很多，海面上也开始风平浪静了。小船扬起了桅帆、顶帆、备用帆、外前帆，海面上被搅起了一串串泡泡。

中午时分，“唐卡戴尔号”到上海只有四十五海里了。如果在开往横滨的船启航前抵达上海，仅余下六个钟头了。

船上的人都心急如焚，准备无论如何也要赶到上海。全船的人——不包括费雷亚·福格先生——全都焦急万分。小船必须以时速九海里的速度航行，但是风慢慢变小了！从陆地上刮来的风，忽大忽小。刮过风以后的海面马上就平静了。

幸好“唐卡戴尔号”重量轻，薄帆撑住了刮来的微弱的风，水流也在帮忙。六点钟时，约翰·邦斯比差不多到黄浦江仅差十海里了，上海市区到吴淞口还差十二海里。

下午七点钟，船不差三海里就到上海港了。船长嘴里不停地诅骂……二百英镑的赏钱化为乌有了。他盯着福格先生，福格先生冷冷地，而他的全部家当都在这一刻了……

正在这时，海面上看到了一个大黑烟囱，呼呼地冒着黑烟。这正是那条美国船，它准时出发了。

“太不幸了！”约翰·邦斯比喊道，痛苦地把舵推到了一边。

“放信号！”费雷亚·福格果断地说。

“唐卡戴尔号”的前甲板上有一个小铜炮。是准备在雾大的时候放信号的。

炮膛里塞满了火药，船长正准备拿一块火红的木炭去点导火线时，福格先生又说：

“降半旗。”

旗被降到了桅杆中央。这是一种求救的方式。他们想叫美国船发现这个标志后转变方向，过来营救小船。

“放！”福格先生喊了一声。

小铜炮的声音震天动地。

## 第二十二章

### 万能钥匙深深懂得纵然去

### 地球的另一面，最好还是在兜里放些钱为妙

十一月七日晚六点三十分，“卡尔纳迪克号”从香港出发，直奔日本而去。费雷亚·福格先生预订了船上后舱的两个舱室，除了这里空着外，其它地方都装满了旅客和货物。

翌日清晨，前甲板上的旅客惊奇地发现从二等舱的舱口走出来一位头发蓬松的旅客，此人两眼无神，走路时跌跌撞撞，后来坐在一根闲置的桅杆上。

此人就是万能钥匙。原来是这么回事：

菲克斯从烟馆走出来后，有两个烟馆伙计将烂醉如泥的万能钥匙抱到为烟鬼们准备的床上。万能钥匙做着噩梦，拼命地向船追着。大约过了三个钟头，他好不容易醒了过来，强烈地抵挡着鸦片的诱惑。这时，他想起了没有完成任务，立刻便清醒了许多。他从烟鬼的床上挣扎起来，踉踉跄跄地扶着墙走，摔倒了再爬起来，就这样靠一种坚强的意志，他最终离开了烟馆，嘴里还念念有词：“‘卡尔纳迪克号’！‘卡尔纳迪克号’！”

就在此时，“卡尔纳迪克号”就要出发了，烟囱里正冒着浓烟。万能钥匙到船的距离就差几步了，就在“卡尔纳迪克号”松开绳子的一刹那间，他一个箭步跃上跳板，走过舷门，接着就晕倒在甲板上了。

面对这种场面，几个水手一点儿也没感到惊奇，要知道这样

的场面他们见多了。他们将万能钥匙手忙脚乱地抬进二等舱。到第二天，万能钥匙才醒了过来，此时船距离中国已有一百五十海里了。

这就是万能钥匙为什么这么早就到甲板上的原因。他想到甲板上让海风吹一吹，以便让脑袋完全苏醒过来。他试图集中精力去想一想，但是无济于事。过了好一阵子，前一天发生的事、菲克斯所说的话以及烟馆等等才在他脑海里慢慢浮现出来。

“我肯定醉得不成体统了！”他嘀咕着，“福格先生会如何对我呢？不管怎样，我好歹还是赶上船了，这是最根本的。”

此时，他又想起了菲克斯：

“这次我真想把这个家伙甩掉。他对我讲了那些话后，没胆量再盯梢我们了。这个盯梢我主人的侦探老是说我家主人偷了英国国家银行的钱！去你的！如果福格先生是小偷，那我不就成杀人凶手了吗！”

万能钥匙该不该跟他的老爷讲这些情况呢？该不该将菲克斯在整个过程中都做了些什么告诉老爷呢？或许最好还是返回伦敦再告诉他吧。我跟他说这个警探盯梢他环绕地球走了一圈，岂不成了大家的笑谈？对！就这么定了。现在最迫切的是找到福格先生，向他坦诚交待这丢人现眼的行为，恳请他宽恕。

万能钥匙站了起来。海上波涛汹涌，船身摇摆得很厉害。这个老实巴交的年轻人腿还没多大劲儿，步履艰难地终于走到后甲板上。

然而，他在这里没有见到福格先生和艾达夫人。

“哦！也许艾达夫人还没醒过来。福格先生按惯例大概又去打牌了……”他边寻思着，边向大厅里走去。大厅里也没看见福格先生。现在他惟一的办法是：向船上的事务长打听一下福格先生住在几号舱室。而事务长跟他说没有这个人。

“请原谅，”万能钥匙并不罢休，“我找的是位老爷，高高的个子，表情严肃，寡言少语，身边还有一位年轻的夫人……”



“我这儿没见到一位少妇人，”事务长回答说，“给你乘客的名单，要是不相信的话，您自己可以看一下。”

万能钥匙仔细看了一下名单，上面确实没有福格先生的名字。

此时，他觉得脑袋发胀了。接着，一个想法在他脑子里一闪而过。他问道：

“我是上的‘卡尔纳迪克号’船吗？”

“对呀！”事务长说道。

“船是驶向横滨吗？”

“一点儿没错！”

万能钥匙马上反映到自己搭错了船！假如他确实上的是“卡尔纳迪克号”船，而福格先生呢，的确不在这条船上。

万能钥匙禁不住瘫倒在一把椅子上。犹如晴天霹雳！就在此时，他一下子明白了，原来是“卡尔纳迪克号”提前启航，他原本应该通知福格先生，而他却忘了！这样一来，福格先生和艾达夫人没赶上船都怪他一个人！

这不仅是他的过错，更是菲克斯这个家伙一手造成的。他不希望万能钥匙见到福格先生，想叫福格先生呆在香港，这家伙便让他喝醉了！因为他对这个警探的底细一清二楚了。眼下他的主人可糟了，他的计划全落空了，或许被抓起来投进了监狱！……想到这儿，万能钥匙恼怒得使劲抓头发。哎！如果有一天我碰到菲克斯这家伙，非把他教训一顿不可！

万能钥匙非常痛苦，稍过片刻，他的心情平静了下来，并对自己的处境认真思考了一下。情况不堪设想。眼下他正在去日本的途中，到日本肯定不成问题，不过到了日本又该如何是好？他身无分文，一无所有！但是，由于他在船上的住宿是提前预定的，而且已经结算了，因此他还有五、六天的时间去思考。万能钥匙在船上狼吞虎咽，那副贪婪样简直没法用语言描述。他一个人吃三个人的饭，把福格先生和艾达夫人的那份饭统统一人

承包了，好像即将要到的日本是个非常荒凉的地方，生怕到那儿会饿死似的。

十一月十三日，正赶上涨潮，“卡尔纳迪克号”停靠在日本横滨港。

横滨港是太平洋航线上一个主要港口。穿梭于北美、中国、日本和马来西亚群岛的邮船和客船都要停泊在这儿。横滨离江户<sup>①</sup>这座大城市不远，是日本的第二大城市。横滨和江户都位于东京湾。征夷大将军<sup>②</sup>曾在横滨居住过，在这位民间皇帝生活的那个时代，横滨可以与天神的子孙天皇生活的大都市相媲美。

穿过各国的船只，“卡尔纳迪克号”在防波堤和海关仓库旁边的横滨码头抛锚了。

万能钥匙百无聊赖地登上了这块太阳神的子孙生活的地方。除了去各条街巷中试试看外，他实在没有其它好主意。

万能钥匙首先来到一个十分西方化的城区。房子的门都不太高，朝大街的一面都有走廊，全是用漂亮的廊柱支撑着。从条约岬到海河到处都是街道、广场、船坞和仓库。这里跟香港和加尔各答差不多，各色人种都有，比比皆是，其中有中国人、英国人、荷兰人、美国人等等，他们什么生意都做。这位法国年轻人在这些人当中就好像被扔进胡坦突人<sup>③</sup>的聚集地，成了名副其实的外来汉。

万能钥匙原本可以摆脱窘境的：他可以找英国或法国驻横滨的领事馆；不过他不想把这事讲给别人听，要知道这关系到他老爷的秘密。要是还没到走投无路的田地，他是不会去的，最好还是先碰碰运气吧。

他走遍了横滨的欧洲人聚居地，可是两手空空；于是，他又到横滨的日本人聚集地，并拿定主意，倘若还是一无所获，那他

---

① 江户：即现在的东京。

② 征夷大将军：日本幕府时代远征外地的将军。

③ 胡坦突人：黑人民族之一。

就到江户去。

横滨当地人居住的这个地方叫“奔天”，是旁边岛上信奉的海上女神。这里满是青松翠柏，绿树成荫的小路，奇特的建筑物上刻着神像的大门，竹林和芦苇中的小桥，掩映在百年松柏中的寺庙庭院，寺庙里面住着不吃荤的佛教和孔门弟子；还有那一眼望不到边的长街，街上随处可见成群的红着脸蛋的孩子，就跟从屏风上刻下来似的。孩子们正逗着毛茸茸的矮小的狮子狗和没尾巴的小黄猫。这些宠物都没精打采似的，不过很招人喜爱。

街上行人熙熙攘攘，挤得水泄不通；有敲着木鱼的和尚排队而行的，还有做官的，头戴贴花高帽、佩戴东洋刀的警察和海关官吏，身穿蓝色带白道的棉戎装、背着枪的士兵，穿瘦身丝绸上衣、外披铠甲的御林军，还有不同级别的武士。在日本，武士被人敬重的程度跟在中国被人欺侮的程度差不多。街上还有穿长袍的上香的、化斋的和尚和一般的老百姓；这些人个子矮小，大脑袋，头发黑而亮，上身较长，下身短，细腿，皮肤有古铜色的，也有银白色的，不过未见到中国人那样的黄皮肤，这也是区分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基本特征。街上热闹非凡，各种车、轿来来往往，其中有马车、带篷车、漆花古轿、双人软轿和竹编床轿等等；街上可以见到一些相貌一般的女人脚穿布鞋、草拖鞋或者特做的木屐，用她们纤脚踩着小碎步。这些女人们都吊着眼角，胸部束得很紧，平坦如板，牙齿染成时下流行的黑色。不过，她们身上穿着民族服装“和服”，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和服”跟睡袍差不多，腰间系一条丝带，肥宽的腰带在身后扎成一朵大花。巴黎模特儿的着装很可能是效仿日本的“和服”。

万能钥匙在这川流不息的人潮车流中蹒跚了好几个钟头，还看了看那些富丽堂皇、罕见稀少的商店，陈放着耀眼的日本首饰的珠宝店，还瞅了瞅那些挂着各色各样小旗的日本料理，不过他只能是一饱眼福，压根儿没胆量进去。他还看到了好多茶馆，茶客们正在细细品尝着清香四溢，热乎乎的“萨奇”饮料，它是从

大米中酿制出来的；还有一些烟馆，这里的人不抽鸦片，而是一种细烟草。在日本，还没有人知道鸦片这玩意儿。

万能钥匙接着走到乡间的一片水稻田里。这里鲜花绽放，姹紫嫣红，飘散着沁人心脾的香气；有长在高大的山茶树上，而非长在小山茶丛里的盛开的山茶花；果园的四周围是竹篱笆墙，园里长着苹果树、李子树和樱桃树等等，果农种这些树不是为了出售果子，目的是卖花。果园里还做了一些能不断发出尖锐声的稻草人和转动驱鸟器，以便吓跑那些来偷吃的鸽子、乌鸦、麻雀等鸟类。巨鹰栖息在高大的杉树上，鹭鸶单腿独立在垂柳下，随处可见小鸟、水鸭、山鹰和野雁，还有许多日本人称之为神鸟的仙鹤，它代表着快乐和永远。

万能钥匙在蹒跚时，无意中看到了草丛里有几棵紫罗兰。

“太棒了！”他喊道，“我的晚饭解决了。”

这时，他嗅了一下花，一点香味儿也没有。

“真晦气！”他寻思着。

说心里话，这位老实巴交的年轻人确实有远见。他从“卡尔纳迪克号”下船之前已经胡吃海喝了；一天下来以后，他早已饥肠辘辘了。他发现日本的肉店里没有猪肉、山羊肉和绵羊肉，他也晓得在日本杀牛属不敬的行为，因为牛是用作耕田犁地的，因此他作出这样的判断：在日本要吃到肉很不容易。这一点他想对了；就算肉铺里不卖这些肉，他的肚子也可以消化鹌鹑、野猪肉、鹿肉、家禽或鱼类，日本人吃米饭时一般都把这些东西当做佐料。不过，现在他只能饿着肚子，把吃饭的事先暂且不提吧。

夜幕已经降临。万能钥匙又回到横滨的日本区。他漫步在街头上，各式各样的灯笼点缀着大街，江湖艺人的杂技表演使他驻足观看，流连忘返，街上正在用望远镜观察星际的气象家也吸引了他和好多行人。最后，他终于到了码头。港湾里渔火星星点点，渔民燃烧着树油来诱惑海里的鱼群。

街上渐渐冷清下来了。随处可见巡夜的警察。这些身穿着

合体制服的警官在当兵的前呼后拥下好比大使似的。每当碰到这种威风凛凛的巡逻队时，万能钥匙便戏谑地说：

“真不错！太好了！又是一堆日本人到欧洲去了！”

## 第二十三章

### 万能钥匙的鼻子长得出奇

翌日，万能钥匙疲惫不堪，饥肠辘辘，他自言自语地说一定要想办法填饱肚子，而且事不宜迟。当然啰，他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他的表卖掉，不过他宁可饿死，也不想卖表。对这个老实的年轻人来说，还有一个办法，或许是很难得的机会，那就是他天生一副好嗓子，虽谈不上什么特别美妙动人，可是高亢洪亮，他可以利用这个天分去给人家唱歌。

他对一些法国和英国的老歌并不陌生，他想一试身手。日本人一定都非常喜欢音乐，要知道随处可以听到铙钹、铜锣和大鼓的声音，他们肯定能喜欢上一位欧洲声乐家的歌唱。

但是，现在就卖唱未免太早了些，被惊扰的歌迷们也许不会将带有天皇像的银币丢给他。

万能钥匙拿定主意，准备再等几个钟头。他正在路上行走的时候，一个念头忽然在他脑子里一闪而过。眼下他的着装对一个闯荡江湖的艺人来说实在太奢侈了些，若是将这套西服变卖掉，再换件旧服装，那跟他的身份就符合了。更何况，这么一来，还能换回点钱来，他也就能马上填饱肚子了。

主意既定，下一步就得行动了。万能钥匙四处寻找了好长时间，终于找到一个当地人开的旧货店。他走进这家旧货店，并说明了来意。旧货商对他的西服很满意。稍过片刻，万能钥匙头戴旧围巾，身穿一套旧和服，离开了旧货店。他的兜里有几枚响叮当的钱币。

他寻思着：“太棒了！现在我过得真幸福！”

这位法国年轻人打扮成日本人，眼下他急需做的事是找一家普通的饭馆，少弄些鸡鸭肉和几碗米饭，勉强填一下肚子，要知道吃了这顿，还没下一顿呢。

他填饱肚子后想：“现在再也不能稀里糊涂地混日子了。只剩下惟一的办法，那就是将这套旧衣服拿去卖掉，再换件更普通的日本和服。必须马上离开这个日本国，除了这辛酸的回忆外，它没给我留下别的东西！”

这时，万能钥匙想去瞅一瞅驶往美国的轮船，准备毛遂自荐，到船上做厨子或者佣人，分文不要，只要管吃管住就行了。等到了旧金山后，他再另谋出路。眼下最关键的是如何离开日本去美国，要知道两地相距四千七百海里。

万能钥匙是个坚决果断的人，他立刻走向横滨港口。然而，当他走到码头附近时，原来觉得很容易付诸实施的计划却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一条美国船凭什么让我当厨子或佣人呢？我这身打扮人家能相信我吗？我有没有值得信赖的介绍信？我有证明和担保吗？

就在此时，他一眼看到了一张大海报，一个马戏团小丑打扮的人拿着它来往于横滨的各条街上。海报上用英文写着：

尊敬的威廉·巴图卡先生的

日本杂技团

赴美演出前最后的表演

长鼻子长鼻子

愿上天的神狗赐福

好看极了

“到美国去！”万能钥匙惊奇地叫道，“这就是我所企盼的！……”

接着，他就在那个手持海报的人后面跟着，不一会儿就返回到了“奔天”区。十五分钟后，他在一个庞大的马戏棚前停住了脚步，棚上插着一排排各式各样的旗子，外墙上画着五颜六色而不逼真的演员的动作。

这便是可敬的巴图卡先生的杂技团。他犹如美国的巴尔诺<sup>①</sup>那样的人物，是这个杂技团的负责人。杂技团是由杂技演员、跳板演员、魔术师、小丑、平衡技巧演员以及体操演员组成的。按照海报上所写的，这场演出是杂技团在离日去美前的最后一场。

万能钥匙走进戏棚前的过道，请求跟巴图卡先生见面。巴图卡先生自己出来相迎。

“您有事找我吗？”他问道，刚开始他觉得万能钥匙是日本人。

“您需要一位佣人吗？”万能钥匙问道。

“佣人？”巴图卡先生一边抚摸着颌下厚厚的胡茬，一边说，“我雇了两个佣人了，他们忠心耿耿，一直跟随着我。他们不要报酬，只管吃住便成……看！他们就在那里，”说着，他将两只结实的手臂伸了出来，胳膊上青筋突起，犹如琴上的一条条琴弦。

“这么说来，您不需要我了？”

“是的。”

“真晦气！我真想跟您一起去美国。”

“不错！”巴图卡先生说道，“倘若您是日本人，那我不就成猴子了！您干吗这身打扮？”

---

<sup>①</sup> 巴尔诺：美国著名的杂技团经理。

“我喜欢什么就穿什么!”

“你说的是心里话。您来自法国?”

“对,一个名副其实的巴黎人。”

“那么,您装扮鬼脸一定是拿手好戏喽?”

听到这句问话时,万能钥匙深感意外,并有点儿恼火地说:  
“不错,我们法国人都能扮小丑,不过与美国人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没错。要是我不请您当佣人的话,那请您当丑角,您愿意吗?您懂吗?在法国显示的是外国小丑;在国外要显示法国小丑了!”

“没错!”

“您身体很棒吧?”

“特别是在填饱肚子后。”

“你的歌喉怎么样?”

“还行。”这位以前曾在街头卖唱的年轻人回答说。

“您会倒立着歌唱吗?并且两脚朝天,右脚心平放着一把军刀,左脚心放一个飞转的陀螺?”

“小菜一碟!”万能钥匙信心十足的回答,他想到原先曾专门练习过。

“您瞧,您的任务就是这些。”尊敬的巴图卡先生说。

就这样双方谈妥了。

万能钥匙终于找到糊口的地方了。他加入了这个有名的日本杂技团扮演一位小丑。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但是过一个星期,他便可以搭船去旧金山了。

下午三点,巴图卡先生大肆鼓吹的演出就要开始了。门口的锣鼓已经敲响了。这个以锣鼓为主的日本乐队要演奏了。看样子,今天万能钥匙装扮一个角色是不可能的。他要用自己坚实的胳膊为“叠罗汉”的杂技演员帮忙。由“天狗神”的长鼻子演员表演这个节目,它是整场演出的最后和最好的一场戏。



三点还未到，宽大的马戏棚就已挤满了观众，其中有当地人、欧洲人、中国人等等，他们一个个都争着占领长椅和舞台对面的包厢。这时，由锣鼓组成的日本乐队已经从门口拉到棚中，铜锣、堂锣、快板、竖笛、小铜鼓和大洋鼓的敲打声响彻云霄，热闹非凡。

表演的项目全都是杂技团最拿手的。应该说日本的杂技演员在世界上是屈指可数的。其中一名男演员用烟斗里冒出的清香雾气在空中写出一些向观众问好的文字；另一名拿一把扇子和碎纸片展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花蝶舞”。还有一名手技演员，他玩的是几支燃烧的蜡烛，将一支支嘴边的蜡烛吹灭，接着又一个个再点着，与此同时，他那优美的扔投动作始终没有停止过。另一个演员耍弄陀螺，用那些飞转的陀螺变成让人不可思议的节目；在他灵巧的手的控制下，那些急速飞转的陀螺好似一个个灵气活现的小动物，在刀口上、烟斗杆上和发丝一样，纵横舞台的钢丝绳上飞转着；它们能随处打转，能爬竹梯子，能围绕大水晶瓶旋转，发出的响声令人耳目一新，赏心悦目。耍弄陀螺的演员跟陀螺一起打转，像玩羽毛球那样用木拍将陀螺来回打着，这些陀螺在空中飞速地旋转着；有时他们将陀螺放到衣兜里，接着取出来时陀螺仍在打转，直至其中的弹簧开懈时，陀螺才不再旋转，好似一个个绽放的纸花！

有关杂技团的演员们精彩绝伦的表演在此不再赘述。上高杆、爬转梯、滚圆桶、玩大球等等都做得非常完美和成功。“长鼻子”的表演是整场演出中最好看的，这种令人惊奇的精湛表演在欧洲压根儿就没看到过。

这些“长鼻子”是一个特殊的集体，由天狗神直接庇护。他们身穿中世纪英雄的服装，两只漂亮的假翅膀点缀着肩部，不过最显眼的是那根长鼻子，还有用这根长鼻子表演的各种精妙的节目。这些假鼻子长约五、六英尺，最长的有十英尺，全都是竹制的。这些假鼻子中有的弯，有的直，有的粗糙，有的平滑。这些鼻

子安装得非常坚固，演员们用这些假鼻子表演着精彩纷呈的节目。最开始大约十多名“天狗神教派”的徒弟往地上一躺，接着，另外一些演员爬上他们那些犹如避雷针似的耸立着的鼻子上，在上面不停地折腾，由这个鼻子蹦到另一个上面，表演的水平令观众啧啧称羨，掌声雷动。

“叠罗汉”是整场演出的最后一个节目，因此主持人专门向观众介绍了这个节目。有五十多个长鼻子构成这个罗汉塔。杂技团的这些演员们用长鼻子叠成这个人体造型，而不是用靠臂膀当支柱。因为最近罗汉塔最下面的演员离开了一个，而且最底层的演员身体必须健壮，头脑也要机灵，因此万能钥匙被巴图卡先生看中，用来顶替那名离开杂技团的演员。

说实话，万能钥匙穿上中世纪英雄的服装，肩上装饰着两只华丽的翅膀，然后再装上一只长六英尺的鼻子，这位老实的小伙子不由得回想起年轻时悲伤的时光，一阵辛酸涌上心头！然而，他眼下只能靠这个维持生计，于是他下定决心，非要干下去不可。

万能钥匙登上舞台，跟那些罗汉塔最底层的演员肩靠肩站在一起。他们动作整齐地仰卧在台上，鼻子都伸到上空。接着，第二层的演员跳到他们的鼻尖上，也躺了下来，随后便是第三层，第四层，不一会儿，这只是靠鼻尖支撑的“罗汉塔”就到了马戏棚的顶部。

这时，台下欢呼雀跃，掌声、喝彩声经久不息，乐队也敲响了锣鼓，震耳欲聋；就在这时，罗汉塔失去了平衡，并开始摇晃起来，因为最底层的一只鼻子突然不见了，罗汉塔犹如纸叠的城堡似的轰然倒下了……

原来是由于万能钥匙擅自离开了，才发生了这一幕悲剧。当时万能钥匙迅速跃过台前的栏杆，接着爬上右边的包厢，最后来到一名观众的跟前，并跪了下来，大声叫道：

“啊！我的主人！我的主人！”

“是你？”

“是我。”

“那好。我的小伙计，快上船吧……”

尔后，福格先生和艾达夫人领着万能钥匙心急火燎地通过走廊离开马戏棚。途中，他们遇到大发雷霆的巴图卡先生，他要他们赔偿罗汉塔倒塌的损失费。这时，费雷亚·福格先生随手丢给他一些钱，算是了结此事。六点三十分，轮船准时启程。福格先生和艾达夫人登上了美国邮船，万能钥匙紧随其后，他脸上六英尺长的鼻子和肩上的翅膀还未来得及拿掉呢！

## 第二十四章 横渡太平洋

我们已经知道了有关在上海发生的事情。驶向横滨的轮船看见了“唐卡戴尔号”发出的信号，船长一看到半旗，就下令轮船向小船靠近。一会儿过后，按照预先商定的价钱，费雷亚·福格先生送给约翰·邦斯比船长五百五十英镑（约合一万三千七百五十法郎）。随后，福格先生、艾达夫人和菲克斯坐上了轮船，船马上向长崎和横滨驶去。

十一月十四日，轮船准时抵达横滨。福格先生叫菲克斯去干自己的事，而他跟艾达夫人径直去找“卡尔纳迪克号”。他在那儿得知法国年轻人万能钥匙确实在昨天晚上就已经到了横滨。艾达夫人听到这个消息后欣喜若狂，福格先生想必也十分高兴，只是丝毫没有表露出来。

当晚，费雷亚·福格先生准备搭船去旧金山，于是，他急急忙忙去寻找万能钥匙。他去英国和法国领事馆打听，可是什么结果也没有；又找遍了横滨的各条街道，也是一无所获。就在他快要丧失信心时，也许是碰巧，或许是鬼使神差，他走进了巴图卡先生的马戏棚。由于万能钥匙穿着稀奇古怪的服装，因此福格先

生压根儿没有认出来，不过躺在地上的万能钥匙看到了坐在楼上包厢的老爷。他的长鼻子禁不住摇晃了一下，因而罗汉塔一下子倒下来了。至于后来发生的事无须赘述了。

是艾达夫人把这些情况讲给万能钥匙听的。她向他叙述了搭“唐卡戴尔号”由香港开往横滨的过程，途中还有位名叫菲克斯的人一块儿同行。

当万能钥匙听到菲克斯这个名字时，他丝毫未动声色。他认为现在把他和菲克斯之间的事讲给主人听还为时尚早。万能钥匙在跟艾达夫人谈起自己的遭遇时，只是讲他在横滨的一个烟馆里吸鸦片太多了，并一味责怪自己，请求主人原谅。

福格先生漫不经心地听完他的话后，一句话也没说，给了他的佣人一沓钞票，让他自己买些像样的衣服。过了一个钟头，这位年轻人扔掉了大鼻子和假翅膀，他身上的“天狗神教派”的痕迹消失了。

这艘名为“格兰特将军号”、由横滨驶往旧金山的轮船归太平洋轮船公司管辖。这艘船吨位是二千五百吨，设备优良、速度极快。一根长长的蒸汽机杠杆从甲板上露出来，杠杆两端忽高忽低始终在运动，其中一端带动轮机上的曲轴，另一端带动活塞柄。杠杆的直接动力变成了直接推动轮机的动力，这样一来，船的轮轴就能始终转个不停。“格兰特将军号”配有三个宽大的大帆，使船航行的速度加快。照眼下每小时十二英里的速度，花不上二十一天轮船就能到达旧金山。费雷亚·福格先生认为十一月二日就能到目的地，十一日到纽约，十二月二十日就能返回伦敦了。这么说，他还能在那个最关键的日子——十二月二十一日——之前几个钟头完成环游地球的计划。

船上挤满了旅客，其中有英国人、美国人、不少移民美洲打工的，还有一些在印度军队服役的军官，他们利用假期周游世界。

整个航程中都安然无恙。凭着那庞大的轮机和强劲的风帆，

“格兰特将军号”行驶得很稳当。太平洋确实非常平安。福格先生本人也很平静，像往日那样寡言少语。那位年轻的同伴艾达夫人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不只是感激之情了。他那种沉稳而持重的性格，他那颗仁慈的心，这一切都深深触动了她的芳心，她禁不住对这位怪异的福格先生产生了爱慕之情，可福格先生对艾达夫人的细微情感变化却无动于衷。

还有，艾达夫人非常关心这位绅士的旅行计划。她生怕旅行计划会因什么事故而受到影响。她经常跟万能钥匙闲聊，从她的言谈举止中，这位年轻人知道了她的所思所想。这位法国年轻人现在对他的老爷非常崇拜，他对福格先生的诚恳，仁爱和热情赞不绝口；接着，他让艾达夫人不必操心，说这次旅行一定能顺利完成，最艰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现在已经离开了中国和日本这些神奇的国家，马上就要踏上文明的国家，只需坐一趟火车从旧金山去纽约，然后乘坐一趟轮船就能从纽约回到伦敦了。这样一来，这个周游世界的神奇的计划就大功告成了。

现已离开横滨九天了，费雷亚·福格正好游了半个世界。

十一月二十三日，“格兰特将军号”穿过了一百八十度子午线，恰好与北半球的伦敦相呼应。事先计划用八十天周游世界，他已经用了五十二天，现在仅有二十八天了。不过我们应该提醒大家，要是根据地球经度子午线预算，他只完成了一半，而事实上他已经走了三分之二的路程。他绕的弯子太大了，从伦敦到亚丁港，由亚丁港到孟买，由孟买到加尔各答，由加尔各答到新加坡，再由新加坡到横滨。倘若他按照伦敦所在五十度纬线径直周游世界，那么最短距离仅有差不多一万二千英里；可是，由于交通不便，费雷亚·福格先生只得绕道走，这样一来，全程共有二万六千英里。截至十一日二十三日，他已经完成了一万七千五百英里的路程。剩下的不必再绕道了，更何况，那个老给他们带来麻烦的菲克斯也离开了。

十一月二十三日，这一天万能钥匙又发觉了一件事，这使他

兴奋异常。我们还没有忘记，当时这位固执的年轻人坚持要他的那个传家宝大银表使用伦敦时间，他总觉得途中经过的国家的时间都不对。那一天，他既没向前拨表的指针，也没有向后拨，可是现在呢，他的表跟船上的钟走的时间完全吻合。

万能钥匙之所以这么高兴，是因为还有别的原因。要是菲克斯在的话，他很想看看这个坏蛋对他的表会有何高见。

“这个混账家伙向我讲了好多关于子午线、太阳和月亮的废话！”万能钥匙喋喋不休地说，“嘿！这群家伙！如果听了他们的，时间哪会这么准呀！我敢保证太阳总会有一天照我的表行走的！……”

其实，万能钥匙并不清楚这一点：假如他的表跟意大利钟表一样是二十四小时刻度，那么他就不会这么神气了。如果是那样的话，当船上的钟指向上午九点时，而他的表恰好是晚上九点，也正好是一天中的第二十一小时，他的表跟船上的钟时间的差距恰好是伦敦跟子午线一百八十度地区时间的差距。

即便菲克斯能够将这个物理性很强的问题说明白，即使万能钥匙听明白了，那他也未必能够理解。再说，即使菲克斯此时来到船上，对他怀恨在心的万能钥匙一定会扯到别的事情上，而且用截然不同的方法。

然而，这个菲克斯眼下在哪儿呢？

菲克斯此刻就在“格兰特将军号”上。

其实，这个侦探刚到横滨就跟福格先生分手了，他径直去找英国领事馆。他准备当日再跟福格先生会合。他在英国领事馆终于搞到了逮捕证。这张逮捕证从孟买出发，在路上迂回了四十天，香港警察局认为菲克斯要登上“卡尔纳迪克号”，便将逮捕证交给船上，带到横滨。侦探失望极了！逮捕证已经无效了！福格先生已经离开了英国的领地！如果要逮他，那就得办理引渡手续。

“只能这样了！”菲克斯控制住愤怒的情绪，暗自说道，“逮捕

证在这里没有用，可是在英国境内还有用。这家伙认为蒙混过关了，最终还是要回到英国的。我就盯梢到英国。要说赃款还剩多少，鬼才知道呢！旅行、奖金、保释金、诉讼费、买大象等等各项费用，他已经花掉了五千多英镑。但无论如何，银行的钱数目可观呢！”

主意既定，他便登上了“格兰特将军号”。当福格先生、艾达夫人和万能钥匙上船的时候，菲克斯早就上船了。他发现了身着日本古装的万能钥匙，急匆匆藏进舱室，以免碰到一起，反而坏了大事。有一天，他想船上旅客那么多，他的对手不会看出他。于是，他便离开舱室。可是，无巧不成书，他们在前甲板上不期而遇了。

万能钥匙急忙冲上去按住他的脖子，附近有几个美国人走过来看热闹，并给他加油助威，还打赌他们两个人谁胜谁负。万能钥匙狠狠地教训了这个不幸的侦探一顿，酣畅淋漓，充分展示法国拳术跟英国的不能同日而语。

万能钥匙一阵拳打脚踢后，感到解恨了。菲克斯苦不堪言，并站了起来。他看着万能钥匙，冷冷地问：

“打够了吗？”

“暂时够了。”

“那好，我去谈一谈。”

“我和你……”

“是为了你老爷的事。”

此时此刻，万能钥匙好像被他的沉着震慑了，跟在侦探后面，并在前甲板上坐了下来。

“你揍了我一顿，”菲克斯说，“既往不咎。我跟你讲，直至现在为止，我一直在跟福格先生作对。不过从此时开始我要助他一臂之力了。”

“您终于认为他很诚实了？”万能钥匙叫道。

“不，”菲克斯表情严肃地回答，“我相信他不是好东西……”

你不要这么做！不要打架！等我把话讲完。当福格先生在英国所属的领土上的时候，我一直在等逮捕证要抓他。为能抓到他，我不惜一切代价。是我怂恿孟买寺庙的僧侣到加尔各答控告他，是我在香港将你灌醉，好让你离开你的主人，是我让他耽误了去横滨的船……”

万能钥匙一边听着，一边捏紧了拳头。

菲克斯继续往下说：“眼下，福格先生要返回英国了？这很好，我要一直跟踪他到英国。从现在起，我要用过去为他制造麻烦时的全部耐心和热情去为他扫除一切麻烦。你心里很明白，我转变了方式，要知道为了能完成任务，我必须这么去做。我还要说的是你现在和我有共同的目的，因为惟有到了英国你才会明白，你是在庇护罪犯还是在为绅士效劳！”

万能钥匙全神贯注地听完了菲克斯讲的话。他深信菲克斯说的都是心里话。

“我们成朋友了？”菲克斯问。

“朋友？我们不是朋友。”万能钥匙回答，“我们是联盟者，而且还要证实。换句话说，要是我看出你敢出卖我的话，我就把你的脖子掐断！”

“说话算数！”菲克斯冷静地说。

过了十一天，也就是到了十二月三日，“格兰特将军号”开进了金门港，旧金山到了。

迄今为止，福格先生的行程既未耽误一天，也未提前一天。

## 第二十五章

### 由群众集会看旧金山

清晨七时整，费雷亚·福格先生、艾达夫人和万能钥匙来到



了美国，假如我们说轮船靠在浮码头便算到了美国的话。这些浮码头跟着海水忽高忽低，因此有利于船只装卸货物。载重量不同的快帆船、来自不同国家的轮船以及那些特地到萨克拉多河及其支流航行的多层汽艇都停靠在浮码头上。码头上还堆放着许多准备运往墨西哥、秘鲁、智利、巴西、欧洲、亚洲和太平洋各岛屿的货物。

终于踏上了美洲大陆，万能钥匙欣喜若狂。他认为应该用最精彩的鹞子一个跟头翻到岸上。然而，当他的两腿踏上有些腐蚀的木板的码头上的时候，他差点儿要摔一跤。这个老实的年轻人尴尬地“走在”美国的土地时，不由得大叫了一声，使许多栖息在码头上的鸬鹚和鹈鹕也受惊而逃了。

福格先生刚上岸，便去询问去纽约的首发火车，这趟车是晚上六点开。这样一来，福格先生可以在加利福尼亚州首府玩一天。他花了三美元雇了一辆马车，万能钥匙坐在马车最前面的座位上。随后，马车驶往国际饭店。

万能钥匙的座位很高，这样一来，他对这个美国大城市的市景可以一览无余：宽阔的街道、路两旁布满了整齐的低矮房屋、盎格鲁—萨克逊风格的哥特式大教堂和神殿、巨大的船坞，好似宫殿般的大仓库，有的是砖瓦搭建的，有时则是木头结构。大街上车流如潮，其中有马车、电动卡车等；人行道上拥挤不堪，有美国人、欧洲人、中国人、印第安人等，使旧金山市人口达到了二十万。

见此情景，万能钥匙感到惊讶不已。他原先认为旧金山还是一八四九年的那个神奇般的城镇。那时的旧金山汇集了世上的强盗、放火犯和杀人犯，他们纷至沓来，引起了一阵淘金潮，这帮人几乎全都是下层贱民。这些人一手持枪，一手拿刀来淘金。不过，那个“黄金时代”已经成过眼烟云。现在的旧金山旧貌换新颜，到处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市府大厦警戒严紧，鸟瞰着全城的大街小巷。一条条街道，错落有致，街心花园鲜花

怒放。城里还有一个唐人街，这个被城市包围的小城就像中国制造的玩具城市一样。现在的旧金山再也看不到戴宽檐大毡帽的西班牙人、穿红衬衣的淘金者以及戴羽毛装饰的印第安人，代之而起的是数不清的身穿黑礼服、头戴丝织帽，急于追名逐利的先生。一些富丽堂皇的商店排列在几条大街的两边，里面的货架上摆放着世界各地的货物，比如说蒙哥马利大街，它可以跟英国的摄政大街、巴黎的意大利人大街、纽约的百老汇大街并驾齐驱。

万能钥匙刚踏进国际饭店，犹如置身于大英帝国。

饭店的大厅是一个宽阔的酒吧。这是个冷餐厅，专门向顾客供应“免费食品”。这里免费供应肉干、牡蛎汤、饼干和干酪等，顾客不需掏腰包，只要交一下饮料费便成。这儿有英国啤酒、波尔多葡萄酒和西班牙葡萄酒，应有尽有。万能钥匙觉得这是美国很流行的。

饭店的餐厅尤其令人惬意。福格先生和艾达夫人刚刚坐到一张餐桌旁，这时马上有几位漂亮的黑人侍者用小盘子给他们送上丰盛的菜肴。

当他们用完餐后，福格先生和艾达夫人一起到英国领事馆去签字。他在人行道上碰到了万能钥匙。万能钥匙问福格先生在上火车之前要不要买几支安菲尔卡宾枪或寇尔特手枪。他听别人讲这段铁路经常有西乌克斯人和波尼人<sup>①</sup>拦劫火车。他们跟一般的西班牙盗贼一样抢劫火车。福格先生说无须买枪，不过他让万能钥匙自己拿主意，随后他直奔领事馆而去。

福格先生走了还不到二百步远，真是“不可思议”，居然跟菲克斯不期而遇。而菲克斯也显出很惊讶的样子。怎么会这样？福格先生和他同乘一条船穿越太平洋，他们在船上竟然没有相互见到！总而言之，菲克斯和这位先生再次见面只能感到三生有幸，要知道他欠福格先生的情太多了。如今菲克斯要回欧洲办

---

① 波尼人：北美印第安民族。

事，一路上能跟他朝夕相处，他感到兴奋异常。

而福格先生回答说应该是他感到高兴，现在菲克斯想时刻和福格先生呆在一起，他请求福格先生准许他跟着他们一起逛这个令人流连忘返的旧金山。福格先生答应了。

接着，福格先生、艾达夫人和菲克斯漫步在旧金山的大街上。不久，他们来到蒙哥马利大街，这里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人行道上、马路中央、电车轨道上到处挤满了人，轿式、马式和四轮马车随处可见。商店门口、所有房子的窗户上、几乎屋顶上都挤满了人，身后背着宣传广告的人穿梭于人群中。五颜六色的旗帜和标语随风摇曳。人群中爆发出阵阵叫喊声。

“乌拉！支持卡麦菲尔德！”

“乌拉！支持曼迪波！”

原来人们在这里搞集会。起码菲克斯是这么认为的。他跟福格先生讲了自己的想法，并说：

“先生，我们别在这里磨蹭了。要不然的话，我们要被人家揍了。”

“说心里话，”福格先生回答，“玩政治手腕跟真实的拳头一样狠！”

听到这句话后，菲克斯禁不住笑了起来。为了不引火烧身，福格先生、艾达夫人和菲克斯走上了一个楼梯的最顶层台阶，这儿有一个平台。站在这里对整个蒙哥马利大街可以一览无余。他们的对面，即街的那一边，是一个煤炭公司的仓库和一家石油商店的货栈，有一个露天大讲台位于仓库和货栈之间，人群似乎都在向大讲台云集。

这个群众集会的目的是什么？干吗要搞这样的群众集会？费雷亚·福格先生百思不得其解。是打算选一个高级军官或文职吗？抑或要选出政府领导人或国家领导人？见到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不能不让人作这样的猜测。

就在此时，人群开始沸腾了。所有的人都举起了手。有些人

还攥起拳头，好像要在一片喊叫声中抬起来再锤下去，实际上这不过是表示表决的一种有效方法。人们振臂高呼口号。破烂不堪的旗帜在人头上飘扬，时隐时现。涌动的人群离福格先生所在的楼梯越来越近了，只见下面人头攒动，犹如突遭大风大浪侵袭的大海一样。放眼远眺，黑帽子的数量越来越少，大多数都失去了往日正常的高度。

“看来这是群众集会，”菲克斯说，“集会商讨的问题一定扣人心弦。假如说是因为亚拉巴马事件，我丝毫也不会感到惊讶，即使这也不再是个问题。”

“大概是吧。”福格先生没作详细回答。

“不管怎样，”菲克斯继续往下说，“卡麦菲尔德先生和曼迪波先生这两个竞争对手已经面对面交锋了。”

艾达夫人正拉着福格先生的手臂，当她看到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时，不由得惊奇万分。菲克斯正想向旁边的人打听为什么要搞这个群众集会，就在此时，人群中爆发出响彻云霄的叫喊声，谩骂声和欢腾声一浪高过一浪，旗杆也成了防身的兵器。刚才抬起的手全都握紧了拳头。街上的车被拦住了，电车无法启动，人们在车顶上争吵起来，并相互打起架来。人们随手操起家伙就扔，鞋子和靴子在天空中乱飞，乱哄哄的人群中甚至还有人开了枪。

群情激昂的人们正接近楼梯，甚至有人已挤上了上面几层台阶。敌对的双方好像有一方被另一方打败了，不过普通的人们还不清楚到底是曼迪波还是卡麦菲尔德赢了。

“我们最好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菲克斯说，他不想让“他的”福格挨打，引火烧身。“如果是有关英国的问题，他们要是看出我们是英国人，那我们可就糟糕啦！”

“一位英国人……”费雷亚·福格先生回答。

还没等这位先生把话说完，一阵恐怖的叫喊声从他身后的平台上响起了。人们歇斯底里地叫嚷着：“乌拉！嘿！嘿！支持

曼迪波!”原来这是一群选民来支持他们拥护的人,他们从旁边向卡麦菲尔的支持者发动攻击。

这时,福格先生、艾达夫人和菲克斯正在两方的中间,已经无法走开了。很难抵挡住这些手拿铁棍和大头棒的群情激昂的人群。费雷亚·福格先生和菲克斯竭力保护艾达夫人,被人群撞得狼狈不堪。福格先生像往常那样平静,试图用天生的武器,一双英国人的手臂进行防卫,但是收效甚微。这时,一个膀大腰粗、红胡子、满脸通红的大个子跑了上来,看样子他是这帮人的小头目,照着福格先生劈头盖脸地挥舞拳头。菲克斯出于一片忠心,急忙上前替福格先生顶住了这狠狠的一拳,要不然的话,福格先生一定被打倒在地。菲克斯头上戴的丝织高帽被打扁了,头上马上起了个大包。

“美国人!”福格说着,鄙夷地瞅了他的敌人一眼。

“英国人!”另一个回答。

“咱们走着瞧!”

“请便。您的名字?”

“费雷亚·福格。那您叫什么?”

“斯坦普·普罗克托上校。”

说完后,人群又挤了过去。这时,被打倒在地上的菲克斯爬了起来,衣服被扯得七零八落,不过好歹没受伤。他的旅游用的大衣被扯成大小不等的两半,裤子好像那些印第安人爱穿那种将后面切开的套裤。艾达夫人还好没有遭到牵连,只是菲克斯替福格先生吃了一拳。

当他们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时,福格先生对侦探说:“非常感谢!”

“不客气,”菲克斯说,“离开这儿吧。”

“到什么地方?”

“去服装店。”

他们是该去服装店了。费雷亚·福格先生的衣服被撕得破

烂不堪，仿佛这两位先生为卡麦菲尔德和曼迪波而厮杀了一番。

过了一个钟头，他们又穿戴整齐，俨然一副绅士样，接着，他们直奔国际饭店去了。

万能钥匙早在此恭候他们了。他身上背着六七支带匕首的手枪。这种枪靠里边撞针开火，可以连续打六颗子弹。然而，在他发现菲克斯跟福格先生在一起时，他不由得紧锁眉头。这时，艾达夫人将刚刚发生的事情告诉给了他，他才露出了笑容。看来，菲克斯已不再是一个对手，而是一路人了，他是守信用的。

吃完晚饭后，他们叫了一辆马车，载着他们和行李去火车站。上车时，福格先生问菲克斯：

“您后来再未碰到那个普罗克托上校吗？”

“没碰到。”菲克斯回答道。

“我肯定要再到美国来找他。”福格先生表情严肃地说，“一个英国人遭到这种污辱，成何体统。”

菲克斯笑了笑，没有言语。但是，大家心里明白，福格先生是这种英国人：他们在英国对决斗不能等闲视之，在国外也决不会有失体面。

五点四十五分，他们到了火车站。这时，火车马上就要开动了。

上车的时候，福格先生问一名铁路员工：

“朋友，请问今天旧金山市是不是出事了？”

“是群众聚会。”那位员工回答道。

“不过我觉得大街上搞得非常热闹。”

“是为了选举而举办的群众聚会。”

“是选举总司令吧？”福格先生问。

“不对，先生。是选一个治安法官。”

那位员工讲完后，福格先生便上了火车。这时，火车启动了，风驰电掣般向前驶去。

## 第二十六章

### 乘坐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特快列车

美国人把这条由太平洋到大西洋跨越美国的铁路称为“一条路连通两大洋”。事实上，“太平洋铁路”是由两个不同的线路组成的：从旧金山到奥格登这一段归“中央太平洋铁路”管辖，从奥格登至奥马哈则属于“联合太平洋铁路”。从纽约到奥马哈总共有五条铁路线，交通运输便利。

现在，从纽约乘火车可以直达旧金山，全程大约三千七百八十六英里。从奥马哈到太平洋海岸，途中要经过常有印第安人活动和野兽出没的地区。一八四五年，摩门<sup>①</sup>教徒被从伊利诺斯州轰出后，便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了。

以前，即便是在最平安的情况下，从纽约至旧金山也要花上六个月，可现在呢，只需要七天就足矣。

一八六二年，虽说南方议员不同意在北方修建铁路，他们要求在更靠南部的地方修建铁路，不过最终还是打算在北纬四十一度和四十二度之间的地区修建铁路。那时，林肯总统亲自挑选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城作为新铁路网的出发点，人们至今仍然对他铭记在心。随后，修建工程立刻就动工了，美国人没有官僚主义，也没有文牍主义，但求真务实，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修建工程进展很快。虽然建筑工人们高速度地作业，但工程的质量一点儿也没受到影响。在草原地区，筑路的速度达到每天一点五英里。机车使用头一天铺设的轨道运来下一天要铺的轨道，因此轨道不断向前延伸。

---

<sup>①</sup> 摩门教也称复兴基督教，是一八三〇年的瑟·史密斯在美国创立的基督教的一派，并允许一夫多妻。

太平洋铁路沿线有好几条支线。它们分别通向衣阿华州、堪萨斯州、科罗拉多州和俄勒冈州。铁路以奥马哈为起点,然后向西延伸,顺着普拉特河左岸至北部支流的河口,再接着沿着这条河的南部支流向前,经过腊拉米地区和瓦萨策山脉,穿过盐湖直到摩门教首府盐湖城,接着就到了图拉山谷,顺着美洲大沙漠途经塞达、亨堡尔特山区、亨堡尔特河以及西拉内华达河,然后进入萨克拉门托,最后终于到达太平洋海岸。铁路沿线坡度很小,即便是在穿过洛基山脉的时候,每英里的坡度最多也不到一百一十二英尺。

这便是火车要走七天才能完成全部路程的大铁路线。费雷亚·福格先生走这趟线路能够——最起码他的愿望是这样——在十二月十一日乘坐由纽约驶往利物浦的船。

费雷亚·福格先生乘坐的车厢较长,两节分别由四个车轮的车桥顶托着车厢底部。列车通过这种灵便的设备可以顺利进行小角度的转弯。车厢里没有小包厢:两边各有一排靠椅,中间是一条通往洗手间和其他车厢的过道。每节车厢都是这样。车厢与车厢都用车桥连接着,这样整个列车便能首尾相连。旅客们可以通过车桥在各节车厢里走动,可以去客厅车、平台车、餐车、咖啡车。不过看戏车没有,不管怎样,将来总会有的。

有好多卖书报的小贩在车桥上吆喝着,还有卖饮料、食品和雪茄的,他们的买卖非常好。

晚上六点整,火车准时驶出奥克兰车站。这时天已经黑了。天空黑压压一片乌云,天又冷又黑,看样子要下雪了。火车行驶的速度并不太快,把停站的时间计算在内,每小时也只是二十英里,按照这样的速度,火车一定能如期到达终点站。

车厢里很少有旅客们交头接耳,这时睡意袭来,他们大多进入了梦乡。万能钥匙跟菲克斯坐在一起,可他和侦探也没有交谈。自打上次他们开诚布公地谈判之后,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慢慢地拉开了。彼此之间没有了亲热和友谊。菲克斯还像以往那样



对待万能钥匙，而万能钥匙却对他保持距离，只要侦探耍什么花招，就准备立刻把他掐死。

火车行驶了一个钟头后，天就下起雪来了，不过雪下得不太大，不妨碍火车行驶。透过车窗往外看，只见白雪皑皑，火车冒出的灰色烟雾弥漫在雪中。

八点时，一位列车员来到车厢，告诉旅客该睡觉了。这节车厢也当卧铺使。稍过片刻，车厢就成了卧铺车：旅客们放平座椅的靠背，巧妙设计的卧铺被一个灵便的机关打了开来，不一会儿，车厢就被分成多个的小包厢，所有乘客都有一个舒服的床，很厚的幔帐将所有非分的视线都挡住了。枕头柔软，床单白净，一切都准备好了。这时，旅客们一个个上床睡觉，仿佛在船上的舱室里。列车风驰电掣般行驶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大地上。

从旧金山到萨克拉门托这段路比较平坦。这段路程被称为“中央太平洋铁路”，把萨克拉门托作为起点，然后向东延伸，跟来自奥马哈的火车在半路相遇。从旧金山至加利福尼亚州府，列车顺着流进圣帕布洛湾的美洲河向东北行驶，这两座城市相距一百二十英里，大约需要六个钟头。晚上十二点旅客们正在酣睡时，列车从萨克拉门托经过。他们没有欣赏这个大城市——加利福尼亚州的立法议会所在地——的市容，没有看到这个城市的宽阔的街道、华丽的旅店、漂亮的车站、街心花园和教堂。

接着，列车驶出萨克拉门托，接着向前挺进，经由郡克欣站、罗克林站、奥奔站、科尔法克斯站，然后来到西拉内华达山脉。清晨七时列车经过了西斯科站。一个钟头过后，卧铺车又恢复了本来的面目。透过车窗玻璃，旅客们可以一睹山区的美丽景致。铁轨沿着西拉山弯曲不平的山路向前挺进。列车时而挨着山腰行驶，时而行驶在陡峭的山崖上；为了回避急转弯，有时列车的转弯度特别大，有时又走进窄小的山谷，给人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火车头犹如一个仙人的骨灰盒忽明忽暗，它的探照灯发出耀眼的光，还安装了一个银色的警钟和一个猪嘴模样探

出车头前的“驱牛器”。火车的汽笛声与瀑布流淌的轰隆声混杂在一起，列车喷出的烟雾在黑压压的一片松林上空缓缓升起。

这一段路缺少桥梁和隧道。铁路盘山而行，完全凭借爬山越岭的陡势，没有小路和近路。

快到九点时，列车驶出卡尔松山谷，并到达内华达州，一直是向东北方向行驶。中午十二点，列车驶离雷诺站。乘客们在这一站大约花了二十分钟吃了中饭。

铁路顺着亨堡尔特河向北延伸，过了几英里后又拐向东下行，就这样一直沿着亨堡尔特河到达了亨堡尔特山脉，它是亨堡尔特河的起源地。亨堡尔特山脉位于内华达州的最东部。

吃完午饭后，福格先生、艾达夫人和他们的同伴又回到车厢里。费雷亚·福格、艾达夫人、菲克斯和万能钥匙坐在惬意的靠椅上，一路欣赏着从眼前掠过的风景——一望无际的草原、远处层峦叠嶂的山峦、水波荡漾的河流。有时能看到远处成群的野牛，宛如一道移动的堤坝。这一支连绵不断的桀骜不驯的动物大军往往使列车无法通行。常常有数不清的野牛一队队地横过铁路，列车不得不停止行驶，一等就是好几个钟头，当这支动物大军都穿过铁路后，列车才接着行驶。

这一回又碰到了一样的遭遇。大约下午三点钟，有成千上万头牛正在穿越铁路。列车减速行驶，打算用“驱牛器”赶走牛群，并硬性通行，但是由于牛的数量太多了，列车被迫停了下来。

旅客们望着这些桀骜不驯的动物——美国人误认为它们是“水牛”——慢吞吞地穿过铁路，时而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叫声。这些牛比欧洲的公牛大，腿和尾巴都不长，身子前部有一个大肉峰隆起，两角分开向下弯曲，头、脖子和肩都长着厚厚的长毛。不要抱任何幻想去阻挡这群野牛前进的步伐。一旦这群野牛看准了一个目标后，谁也休想阻拦住它们前进。这条河流是由活着的动物构成的，任何堤坝都阻拦不了。

人们先后站在车桥上。盯着这个怪异的情景，旅客们都惊得

目瞪口呆。费雷亚·福格先生，应该说 he 比谁都要心急，却无动于衷，屏声静气地望着穿过铁路的牛群。由于牛群拦道延误了好多时间，万能钥匙对此大发雷霆，他真想用手枪向这群畜生一阵扫射。

“真倒霉！”万能钥匙骂道，“一群牛就能让列车行驶不了！不紧不慢、晃晃荡荡、大摇大摆、成群结队地穿过铁路，仿佛丝毫不影响交通！上帝哪！不知道福格先生事先是不是考虑到了这个意外情况？还有那位火车司机，居然没胆量强行通过！”

司机确实不想从牛群中冲过去，他这样做是非常明智的。要不然的话，火车的驱牛器会碾死头一批牛，不过不管火车的马力有多大，它都会被迫停止行驶，否则就会发生出轨事件，那样的话，列车就完全停止了。

最佳的选择就是忍耐一下，然后再加速开车，以弥补被延误的时间。这群野牛走了整整三个钟头，夜幕降临时才全部走完。当最后一批牛穿过铁路时，头一批牛已经在南方的地平线上无影无踪了。

晚上八点，列车经过亨堡尔特山脉。到九点三十分时，列车开进了犹他州，也就是摩门教的领地——盐湖地区。

## 第二十七章

### 万能钥匙以每小时

### 二十英里的速度听了一次摩门教布道会

十二月五日至六日的晚上，列车朝东南方向行驶了大约五十英里，接着朝东北方向又走了五十英里左右，终于靠近盐湖了。

上午九时，万能钥匙来到车桥上希望换换空气。天气寒冷，天色灰暗，不过已经不下雪了。太阳好似一个硕大的金币，在雾

气中看起来特别大。正当万能钥匙全神贯注地计算着这块金币约值多少先令时，有一个稀奇古怪的人出现了，因而被引开了注意力。

此人是从艾尔科站上车的。他个子很高，深褐色头发，黑胡子，黑丝帽，黑上衣，黑裤子，白领带，手上戴着狗皮手套，跟神甫似的。他从车头一直走到车尾，并在每节车厢的门上使胶水粘上手写的布告。

万能钥匙走过去瞅了一眼，只见布告上写着：摩门教传教士威廉·赫奇“长老”利用他乘坐四十八次火车的机会，定于十一时至十二时举行摩门教布道会，地点在一百一十七号车厢，希望全部想知道“圣教密宗”的先生光临。

“我一定要听一下。”万能钥匙对摩门教不太了解，只知道这一教派允许一夫多妻制。

这个消息很快就在火车里好多旅客中传开了。其中有三十多个旅客想去听听布道会。他们来到一百一十七号车厢，十一小时，这里的长椅上已经坐满了人，万能钥匙坐在头排的信徒中间。福格先生和菲克斯对布道会都不感兴趣。

布道会的时间刚到，威廉·赫奇长老便站了起来，开始发表演讲。他说话时慷慨激昂，好像他的话遭到别人的驳斥。他大声叫道：

“我跟你们说，琼·史密斯和他的兄弟维兰都是殉教者。美利坚合众国对先贤们进行的迫害将会再次设制出一个殉教者布里翰·扬！你们有谁敢反驳吗？”

没有人敢冒失地跟他唱反调。他那义愤填膺和他那冷漠的表情形成明显的对照。话又说回来，他是有理由恼怒的，眼下摩门教正处于危难关头。美国当局费了好大的劲才将这些独立的疯狂教徒镇压下去。当局管制着犹他州，并以反叛和重婚罪将布里翰·扬逮捕入狱，将犹他州放在国家的法律统治之中。自那时起，布里翰·扬的信徒们加紧进行策反行动。他们首先通过宣传

和传教的方式大造声势，批判国会的决定，直到最后采取真正的行动为止。

很明显，威廉·赫奇长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大肆进行演讲活动，哪怕在火车上也不错过机会。

他从圣纪年开始叙述摩门教的经历。他讲话时，声音响亮，并做着得当的手势，这样一来，就更能被听众所接受。“在以色列的约瑟部落里有一位摩门教的先人，他是怎样向世人宣布新教年史，并传授了他的儿子摩门；经过若干世纪后，这部珍贵的年史又怎样被小约瑟·史密斯翻译成埃及文，他原本是维尔蒙州的一个乡下人，一八二五年时才被看出是奇异的先人；后来他又怎样在闪闪发光的树林里碰到了天使，天使把真主的年史交给了小约瑟·史密斯。”

这时，有些听众对传教士讲述历史不感兴趣，便走出了车厢。然而，威廉·赫奇继续往下讲：“后来小约瑟怎样跟他的父亲，两个兄弟和几个教徒一起创建摩门圣教；除了在美国流传这个教派外，还在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德国等地广为流传，它的信徒有手工业者以及大量的自由职业者；摩门教怎样在俄亥俄州安营扎寨，花两万美金修建了一座教堂，在基克兰建造了一座城市；小约瑟怎样变成一个精明的银行家，他从一个木乃伊展览馆的解说员那里搞到一本亚伯拉罕及其他著名埃及先人手抄本圣书。”

他的演讲越来越索然寡味，听众越来越少，只有不到二十个人还留在那里。

对于人们的离开，这位老先生并不介意。他继续滔滔不绝地讲着：“一八三七年史密斯怎样倾家荡产；他的那些债务累累的股东怎样将沥青粘在他身上，并让他在羽毛上滚来滚去；几年过后，史密斯怎样重振旗鼓，以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受人敬重和热爱，在密苏里州做了教派掌门人，弟子有三千余人，可谓风光一时；而那些异教徒如何对他恨之入骨，并加害于他，他被迫躲

到很远的西部地区。”

现在只剩下十多个听众了，万能钥匙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聚精会神地倾听着这位长老的叙述。他明白了“史密斯熬过长期的苦难后，怎么在伊利诺斯州东山再起，并于一八四三年在密西西比河沿岸建立了一个拥有二万五千人口的新兴城市诺沃拉贝尔；史密斯怎么坐到了这个城市的市长的座位上如何成为最高法官和军队总司令；史密斯于一八四三年如何参与美国总统的选举；最终又怎么在迦太基受骗上当，被关押起来，最后惨死在一伙蒙面人的手里。”

这时，车厢里只剩下万能钥匙一个人了。这位长老正面看着他，并用言语启迪他。然后，继续往下说：“史密斯被杀后又过了两年，他的弟子、被上帝感动的布里翰·扬抛弃了诺沃拉贝尔，在盐湖边建立起根据地。这片土地神奇而肥沃，从犹他州到加利福尼亚的移民都要经过这里；由于这个教派允许一夫多妻，这个摩门教的新根据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威廉·赫奇继续说道：“这便是国会为什么要反对我们的缘由！为什么美利坚合众国的军队要来镇压我们！为什么他们置国家的法律于不顾而将我们的先知布里翰·扬逮捕入狱！我们能甘心屈服于这样的暴力行径吗？绝对不能！他们将我们撵出了维尔蒙州、伊利诺斯州、俄亥俄州、密苏里州和犹他州，不过我们仍旧可以找到一块属于我们自己的土地，并搭建我们的帐篷……你呢，我忠诚的信徒，”他注视着万能钥匙说，“你想跟着我们一起干吗？”

“不想！”万能钥匙斩钉截铁地回答道。后来，他也离开了车厢，只剩下那位神经兮兮的长老独自一个人。

在举行布道会的同时，列车风驰电掣般地向前飞驶。中午十二时三十分，已经到了盐湖的西北角。在这片广阔的地带，人们可以尽情地欣赏这个内海美丽的景致。它又称死海，一条美洲的约旦河流进这个内陆海。这个美丽如画的盐湖四周有很多奇特

的岩石，一层厚厚的雪白的海盐覆盖在这些底部宽宽的岩石上面；盐湖的面积现在要比过去小多了。随着时光的飞逝，湖面逐渐变小，岸边陆地渐渐延伸，而湖水变得越来越深了。

盐湖海拔三千八百英尺，大约有七十英里长，三十五英里宽。它跟阿斯发尔蒂特湖<sup>①</sup>不一样，这个死海低于海平面一千二百英尺。盐湖含盐量比重大，固体的盐质与湖水总重量的比为一比四。盐和水总共是一一七〇，而流出的水的重量则是一千。这样鱼在水里根本没法生存，从约旦河、威贝尔河以及其它的河流进盐湖的鱼马上就死掉了。话又说回来，如果说湖水含盐量如此之高，以致人都能浮在水面，那是有些夸张了。

盐湖周围庄稼茁壮成长，要知道摩门教的信徒都擅长于种田。半年过后，这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有喂养家禽的棚子和牲口圈，田野里长满着麦子、玉米和高粱等农作物，牧场有茂密的水草，还有野蔷薇丛和一排排角树、大戟树。现在地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白雪。

下午两点，人们在奥格登车站下了车，要知道列车要到六点才出发。这样一来，福格先生、艾达夫人和他们的两个同伴就有时间去城里逛一逛，他们是顺着从奥格登车站分出去的一条支线进城的。只需两个钟头便能走遍这座美国城市。这座城市的格局跟别的美国城市一模一样，全城如同一个方方正正的大棋盘，街道长而直，正如维克多·雨果笔下所描述的那样，转弯处都是“苍凉抑郁的直角”。盎格鲁—萨克逊人讲究笔画对应，而圣城的建造者也不例外。然而，很明显，呆在这个神奇之处的人在文化修养方面远不如英国人。不管是城市，还是房屋和其它东西，他们统统把它们做成方形。

下午三时，福格先生四人在街上蹒跚。这座城市位于约旦河岸和瓦萨策山脉的前部。他们见到的教堂寥寥无几，只有摩门教

---

① 阿斯发尔蒂特湖：该湖位于巴勒斯坦西南部。

先贤祠、法院和兵工厂算是有名的建筑物。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有回廊的浅青色砖瓦房，房子的四周是花园，花园里长着皂角树、棕榈树和小红果树。城市的四周是一道建于一八五三年的城墙，城墙是用粘土和小石子建造的。有几个挂有旗帜的旅馆位于市内一条主要街道的两旁，其中有一个叫“盐湖旅馆”，市场也位于这条大街上。

福格先生和他的旅伴发现这个城市的人不太多。街上行人稀少，只有寺庙那里围了一些人，他们穿过许多用围栏圈起来的城区后才来到寺庙这个地方的。这里有好多女人，要知道摩门教允许一夫多妻。但是，不要认为凡是摩门教徒都有多个女人，他们可以随意挑选。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犹他州的女人更愿意嫁人，因为当地有这样的宗教规矩：单身女子是不会得到摩门教的神的帮助。看样子，这些不幸的女人日子过得并不好。其中有几位仿佛是很有钱的，她们穿着裸露的黑绸衣，头上戴着很一般的头巾。其余的一律穿着印第安人的衣服。

万能钥匙决定要一辈子打光棍。当他发现摩门教好多女教徒担负起一个摩门男教徒的幸福时，心里非常纳闷。依照他的思维，他更同情那个男人。在他看来，一个男人要带着这么多女人经历风风雨雨，还要送她们到摩门教天堂，期盼着跟她们相聚在天堂，伟大的史密斯还将和他们在一起，史密斯统治着这个天堂。万能钥匙觉得这样的生活令人望而生畏。也许，他压根儿就不想担当起这样的使命，他几乎认为盐湖城的女人瞅他一眼便有些发怵，也许这有点言过其实了。

幸亏万能钥匙呆在盐湖城的时间较短。三点四十分，人们又陆续回到车站，上了火车。

开车的汽笛拉响了。火车车轮正在铁轨上滚动，火车已经启动，就在此时，有人大声叫喊道：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是的，已经启动的火车没法停住。这个不停叫喊的人可能是



位未赶上车的摩门教徒，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幸亏车站没有门和栏杆，他冲上铁轨，一步跳到最末一节车厢的踏板上，接着气喘吁吁地在车厢的一个椅子上倒了下来。

看到这一串杂技动作，万能钥匙着迷了。当他听说这个犹他州人是由于跟老婆吵架才跑出来的，立刻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朝这个刚刚赶上车的旅客走了过来，并凝神注视着他。

待这位摩门教徒回过神来后，万能钥匙便上前很有礼貌地向他打听有几个女人，看到他刚才拼命奔逃的尴尬相，万能钥匙猜测他起码有二十个女人。

“先生，只有一个。”这位摩门教徒向空中举起双手，“一个也不好对付啊。”

## 第二十八章

### 大家没法接受万能钥匙合乎情理的想法

列车离开盐湖和奥格登车站，继续向北挺进。一个钟头过后，列车到达威贝尔河。现在列车已经离开旧金山九百英里了。经过威贝尔河，再向东行驶，穿过陡峭的瓦萨策山脉。修建瓦萨策山脉和洛基山脉之间的铁路，美国的铁路工程师历经艰险。为了修建这条铁路，美国当局付出的经费每英里高达四万八千美元，而平原地区每英里只需花费一万六千美元。我们已经讲过，这些美国工程师并未硬性改动自然山势，而是盘山而绕，历经千难万险，最终将铁路铺到大盆地。这段山路只有一条隧道，有一万四千英尺长。

盐湖地段的铁路海拔最高。由此向前是一段长长的曲线，下降到比特河谷，接着再往上走，到达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交界处。附近山区河流密布，从桥上越过泥水河、碧水河和其它河流。离

目的地越来越近了，万能钥匙却显得越来越心神不定。可是，菲克斯却急不可耐地想马上离开这个地区。他生怕火车晚点，担心路上会发生什么意外，比费雷亚·福格先生还着急到达目的地！

晚上十点，列车经过桥头堡站，尔后又接着向前行驶。列车运行二十英里后便到达怀俄明州（原来的达科他州），顺着比特河谷往前走。科罗拉多州就是利用比特河的部分水利来修建水利发电系统的。

次日是十二月七日，列车在碧水河站停了十五分钟。晚上的雪下得很大，不过积雪已经融化了一半，不会影响列车运行。话又说回来，这种糟糕天气总是让万能钥匙提心吊胆，要知道积雪使车轮浸在泥水里，不利于旅行。

“讨厌！”他嘀咕着，“我的老爷干吗非要在冬天旅行呢？难道他不能选择暖和的天气再旅行吗？要是那样的话，就不会这么倒楣了。”

就在万能钥匙专心致志地为天气的转变和温度的降低而操心的时候，艾达夫人也是满腹心事，只不过是另外一桩事情而已。

原来是这么回事：当列车停靠在碧水河站时，几位旅客下车到站台上蹓跶。通过车窗艾达夫人发现其中的一位乘客，也就是那位在旧金山的群众聚会上污辱过福格先生的斯坦普·普罗克托上校。艾达夫人不想被他看见，便扭过身背靠着车窗。

艾达夫人对此忧心忡忡。她此时十分关心福格先生，虽说他表面看来冷若冰霜，不过对她却照顾得体贴入微。她至今都搞不明白她对她的救命恩人怀有多么深的感情，她只能将这种情感视作感激，说实话其中包含着更深刻的含义，甚而至于她本人都说不清。当她发现了这个蛮横无礼的家伙时，禁不住心惊胆战，她明白福格先生早晚要收拾他的。甭说，上校碰巧也乘坐这辆列车，不过务必要想方设法不让福格先生看到他。

列车又出发了，睡意已经向福格先生袭来，艾达夫人趁机跟

菲克斯和万能钥匙讲述了那个情况。

“这个普罗克托也坐这趟车了！”菲克斯叫嚷道，“夫人，甭操心。他想向先生……向福格先生挑衅闹事之前，首先会来找我！在这件事上，是我受到了奇耻大辱！”

“还有，”万能钥匙继续说下去，“无论他是个什么上校，我一定能制服他。”

“菲克斯先生，”艾达夫人又接过话茬，“福格先生是不愿其他人来替他雪耻的。他曾讲过他自己要到美国去教训那个粗暴地对待他的人。倘若他看到了普罗克托上校，我们就不能拦住一场悲剧的发生。因此我们要想方设法不让他们碰到一起。”

“夫人，您言之有理。”菲克斯说，“假如他们不期而遇，那就糟透了。不管输赢，那都会影响到福格先生的旅行，那么……”

“那么，”万能钥匙说，“那些改良俱乐部的大人们就幸灾乐祸了。只要再过四天，我们便到达纽约了。如果这四天内保证福格先生一直待在车厢里，那他跟那个讨厌的美国佬就很可能见不到面。上帝保佑！我们能阻挡……”

就在此时，福格先生已经醒了过来，他们便不再谈论了。透过车窗福格先生正在欣赏着外面的白雪世界。稍过片刻，为了不让福格先生和艾达夫人听到他的话，万能钥匙便跟菲克斯小声嘀咕起来：

“您确实很想为福格先生效劳吗？”

“我要尽最大努力让福格先生安全地回到欧洲！”菲克斯坚决地回答，他的口气显示出他刚强果敢的毅力。

万能钥匙闻听此言后不由得哆嗦了一下。不过他对主人依然充满信心。

然而，现在该如何阻止福格先生不离开车厢，以免他跟上校见面呢？这不太费劲，要知道这位先生不喜欢到处乱走，也没有过多的新鲜感。菲克斯认为自己有主意了。过了一会儿，他跟福

格先生讲：

“先生，坐火车真是难熬。”

“确实这样，”福格先生回答道，“不过时间还是在一点点地过啊。”

“在船上，”菲克斯又说，“您常常玩惠斯特吧？”

“是的，”福格先生回答，“不过在这里太费劲，既没有牌，也找不到牌友。”

“唉呀！您说没有牌吗？我们在车上肯定能买到。美国的车厢里什么都卖。要说牌友……夫人，或许您碰巧……”

“我当然会玩，”艾达夫人表示同意，“我会玩惠斯特。英国专门授这门功课呢。”

“我想，”菲克斯说，“我很想和您们切磋切磋。这样好了，我们仨加一个明手……”

“先生，悉听尊便。”福格先生说。即便是在火车上，他也很乐意玩他喜欢的游戏。

于是，万能钥匙急匆匆地去找列车员，不久他就搞到了两副牌、一些筹码和一张小桌子，桌上还铺上一块台布。一切准备就绪，大家便开始玩了起来。艾达夫人牌技很高，连一向冷冰冰的福格先生也忍不住夸赞几句。要说菲克斯，他的牌打得非常好，与福格先生不相上下。

“眼下，”万能钥匙暗暗地自言自语，“总算缠住他了，他不会离开车厢了！”

上午十一时，列车经过两大洋的分界点，也就是海拔七千五百二十四英尺的桥关，它是洛基山脉这段路程中的最高点之一。大约再行驶两百英里，列车就会进入那一片宽阔的平原，它绵延到大西洋海岸。在这样的平原上修建铁路真是即廉价又方便。

有许多北普拉特河的支流、分支流都流经大西洋的山坡地区。北部洛基山脉的半圆形帷幕遮挡了北边和东边的地平线，拉拉米峰巍然耸立在群山之中。在半圆形山脉和铁路线之间是一

望无际的平原，平原上河流密布。铁路的右边是群山最前头的斜坡，群山由西向东渐渐成圆形，一直延伸到密苏里河的重要支流之一阿肯色河的发源地。

中午十二时三十分，哈莱克城堡依稀可见，这个城堡海拔最高。再走几个钟头，洛基山脉就要看不见了。人们可以指望走过这个危险的地带再不会遇到麻烦了。这时，天不再下雪了，不过天气非常寒冷。鹰鹫听到火车的轰鸣声，惊得四处逃散。除了一片荒凉的原野外，平原上什么野兽也没看到，没有见到熊，也未见到狼。

在车厢里吃完丰厚的午饭后，福格先生跟他的牌友又接着玩惠斯特。就在此时，火车的汽笛声响了起来，火车停止行驶了。

万能钥匙将头探出窗外，不见任何妨碍火车行驶的东西，也没有车站。

菲克斯和艾达夫人生怕福格先生会离开车厢。可这位绅士只是对他的佣人说：

“去瞧一瞧出什么事了。”

于是，万能钥匙急匆匆地离开了车厢。大约四十多位旅客也都纷纷跑出车厢，其中斯坦普·普罗克托上校也下了车。

列车在一个信号灯前面停着，此时正亮着红灯禁止通行。火车司机和列车长下车后，跟一个守路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前面的梅迪西弓车站的站长派这位守路员前来迎接这趟列车。人们陆续向他们走了过来，并跟着起哄，其中也有普罗克托上校，他大喊大叫，还老是挥舞着手臂。

万能钥匙走近人群，只听守路员说：

“不成！禁止通行！梅迪西弓桥快要垮了，承受不了火车的重量。”

他所提到的那座桥是高高悬挂在激流之上的吊桥，距火车停的地方约有一英里远。这个守路员说这座桥快要完蛋了，其中好几根铁索都坏了，强行通过会出事故的。守路员说火车通过不

了，他并未言过其实。何况，美国人一向对一切都玩世不恭，当他们都开始小心翼翼之时，那么再冒险通过简直就失去理智了。

万能钥匙没胆量将这一情况告诉福格先生，他站在那儿呆若木鸡，恼怒地听着人们争吵。

“啊哈！”普罗克托上校喊道，“我想我们走不了啦，只好在这雪地里呆着吧！”

“上校，”列车长说，“我们往奥马哈车站发了电报，请他们派一辆列车来。不过六点前能不能来这不知道。”

“还要等到六点！”万能钥匙叫道。

“是的。”列车长回答，“我们还需要时间从这里走到梅迪西弓车站。”

“走过去！”大家都惊叫道。

“离车站有多远？”一位旅客问列车长。

“十二英里，中间还要过河。”

“在雪地里步行十二英里！”斯坦普·普罗克托上校大喊大叫道。

普罗克托上校嘴里骂骂咧咧，对铁路公司和列车长大骂了一顿。万能钥匙也很恼怒，也想跟上校一起发发牢骚。这一回碰到的麻烦是实实在在的麻烦，他主人的所有钞票都不管用。

人们的脸都阴沉沉的，且不说耽误了时间，旅客们还要在漫天雪地里步行十五六英里。这样一来，到处都是叫喊声和咒骂声，如果福格先生不是专心致志地玩牌，他早就该听到了。

现在万能钥匙必须将这一情况去跟他的主人讲一下。他垂头丧气地向车厢走过去，就在此时，火车司机——一个名叫福斯特的正儿八经的美国佬——大声叫道：

“先生们，我们也许有办法通过。”

“穿桥而过？”其中一位旅客问道。

“穿桥而过。”

“坐火车通过？”上校问道。

“是的。”

司机所说的话万能钥匙都听得一清二楚。于是，他停了下来。

“但是桥快要完蛋了。”列车长说道。

“不要紧，”司机回答，“列车以最高速度强行通过，我想肯定没问题。”

“废话！”万能钥匙说。

其中一些旅客对他的这一提议表示赞同，特别是普罗克托上校很感兴趣。这个神经不正常的家伙认为这个主意相当不错。他还跟旅客们说有些工程师曾经试图让火车以最高速度从没有桥梁的河上冲过去。末了，所有操心这个问题的旅客都跟司机站到了一边。

“我们有一半的把握能通过大桥。”一位旅客说。

“百分之六十。”另一位接着说。

“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九十！”

万能钥匙被吓得呆若木鸡，虽说他也想肆无忌惮地冲过梅迪西弓河，但是现在他认为这种做法未免有些荒唐了。

“还有，”他寻思着，“可以做一件更容易的事情，而他们居然连想都没有想到！……”

“先生，”他对一位旅客说道，“司机的建议有些让人不可思议，不过……”

“有百分之八十的希望！”这位旅客一边回答，一边将身子转过去背对着他。

“我心知肚明，”他又对另一位旅客说道，“不过您只要再想一想……”

“没必要多想！想又于事何补呢！”这位美国旅客边缩了缩脖子，边回答道，“何况司机说肯定能通过！”

“是的，”万能钥匙继续说道，“可以过去，可是还需更小心些，我们应当……”

“什么！小心！”普罗克托上校闻听此言后暴跳如雷，大声叫嚷道，“是快速穿过！明白吗？是快速穿过！”

“我晓得……我明白……”万能钥匙急忙为自己辩护，而那些旅客压根儿就不让他将话讲完，“如果你们不想听小心这个词，那就说应当更合乎情理一些……”

“他是什么人？他在做什么？他想唠叨什么？他所说的合乎情理是何用意？……”那些旅客你一言，我一语，大声叫喊道。

这位老实的年轻人被弄懵了。

“您发怵了吗？”普罗克托上校问道。

“我发怵了？”万能钥匙大声嚷道，“行，就照你们所说的办。我要让这些人们见识一下，法国人并不比美国人懦弱。”

“上车了！上车了！”列车长嚷道。

“好！上车！”万能钥匙说，“上车！立刻就上！不过也应该掂量一下先让旅客们走过桥以后再上火车，让火车空着开过去，这样做不是更合乎常理吗？……”

然而，他的合乎情理的提议没有被人们接受，谁也不想承认这个提议合乎情理。

大家都上了火车。万能钥匙回到车厢里，有关刚刚发生的事他对主人只字未提。

玩牌的三个人专心致志地接着玩着。

列车的汽笛拉响了，司机将蒸汽机掉回头，将列车往回返了大约一英里，如同跳远运动员，起跳时助跑一样。

然后，汽笛声又响了起来。列车继续行驶：速度越来越快，过不多久已达到最高速度；除了一阵机车发出的轰隆声外，车上的旅客什么也听不到。活塞每秒钟运动二十次，轮轴在油箱里喷着黑烟。整个列车好像脱离了铁轨，正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冲去。

列车一闪即逝般地冲过去了。压根儿就没见到桥，好像飞过河去的。列车飞过车站约五英里，司机才好不容易将车停下。

然而，火车刚通过梅迪西弓河，桥便彻底垮了，只听轰然一



声倒塌在湍流之中。

## 第二十九章

### 惟有在联合铁路线上才会碰到的各种事件

当日黄昏，列车安全地通过了索德尔斯堡，经过塞延关，来到埃文斯关。铁路在这个地方海拔最高，约有八千零九十一英尺。现在列车只需穿过辽阔的平原，便可到达大西洋海岸。

在这条平原铁路线上有一条通往科罗拉多州的主要城市丹佛的支线，那里蕴藏着丰富的金矿和银矿，已经拥有五万人口。

迄今为止，离开旧金山已有整整三天三夜了，大约走了一千三百八十二英里。到纽约总共需要四昼夜。福格先生的旅行未超出规定的期限。

这一个晚上，列车行驶在瓦尔巴营地的右侧。罗吉珀尔河跟铁路并排着，顺着怀俄明州和科罗拉多州笔直的分界线浩浩荡荡流向远方。到十一点的时候，列车驶进内布拉斯加州，途经塞格威克，来到朱尔斯堡，它位于普拉特河南部支流。

一八六七年十月二十三日，联合太平洋铁路就是在这里隆重举行了通车典礼，总工程师是 J. M. 道吉将军。当年两个大火车头牵着九节车厢把包括副总统托马斯·C. 杜朗在内的参加典礼的贵宾送到这里；人们在这里欢呼雀跃；西乌克斯人和波尼人都在这里表演了印第安人的战斗场景；曾经在这里燃放焰火；末了，也就是在这里《铁路先锋报》的创刊号被人们用手提印刷机出版发行了。这条铁路隆重的通车典礼就是这样。铁路沿途带来了文明和进步，它穿过沙漠，将好多当时还没有的城市衔接在一起。不久，比安菲翁的竖琴声音还有刺耳的火车汽笛声响彻了美洲的一些城市。

上午八时，列车已经驶过了马克费尔逊堡，这里离奥马哈还

有三百五十七英里远。列车顺着普拉特河南边支流蜿蜒的左岸向行驶。九点，列车进入北普拉特市，它位于两大支流之间。这两大支流在城市四周汇集成一条大河，尔后流入奥马哈附近的密苏里河。

列车已经穿过了一百零一度经线。

福格先生、艾达夫人和菲克斯始终没有停止打牌，大家都没有抱怨路途遥远，明手也不例外。最初，菲克斯赢了几个几尼<sup>①</sup>，可现在时运不济，不过他正沉醉于其中，丝毫不亚于福格先生。上午，福格先生运气相当好，主牌和大分牌犹如下雨般地让他抓住了。这一回他将牌计算了一下，准备孤注一掷，决定先出黑桃。就在此时，椅子后有个声音传了过来：

“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出方块……”

这时，福格先生、艾达夫人和菲克斯三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原来是斯坦普·普罗克托上校在说话。

福格先生和普罗克托上校一见面就彼此认出了对方。

“啊！是您呀！英国先生，”上校嚷道，“是您准备出黑桃！”

“我正想出黑桃。”福格先生表情严肃地说，接着打了一张黑桃十。

“随你的便，要是我的话，就出方块。”上校生气地说。

这时，他将手伸出去拿那张黑桃，同时说道：

“您压根儿就不会打这种牌。”

“或许我的牌技比另一个人要高得多。”福格先生说着，站起身来。

“那就请便吧，约翰牛的臭小子！”这个蛮横无礼的家伙大声叫道。

艾达夫人吓得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上了。她抓住福格先生的手臂，但他轻轻地将她推开了。而万能钥匙则

---

① 几尼：英国旧金币，相当于二十一先令。

准备随时向这个美国家伙开战，那位上校以十分鄙夷的眼神盯着对方。这时，菲克斯站起身来，走到普罗克托上校身边，跟他说：

“先生，你不记得了你要找的就是我。你不但羞辱我，而且揍了我一顿！”

“菲克斯先生，”福格先生说，“很抱歉，此事跟别人没有关系。上校找理由说我不能出黑桃，又一次欺侮我。我非要教训他不可。”

“随你的便！时间和地点任由你选择。”普罗克托上校回答说，“由你决定该用什么武器。”

艾达夫人想拉住福格先生，但没有成功；菲克斯想独自将此事承担下来也是徒劳无益；万能钥匙想将这个美国佬抛到窗外，但福格先生用手势阻止了他。费雷亚·福格先生走出车厢，普罗克托上校跟着他来到车桥上。

“先生，”福格先生向那位美国佬说，“我要马上回到欧洲。不管是什么耽误，都会给我带来巨大损失。”

“这跟我有何关系？”这位美国人说。

“先生，”福格很有礼貌地继续说道，“自打我们在旧金山遭到污辱后，我便决定等处理完欧洲那边的事情，我就再到美国来找你算账。”

“是这样吗？”

“我们相约在半年以后，行吗？”

“干吗不六年以后？”

“我说的是半年之后，”福格先生说，“我会如期与你见面。”

“这只不过是幌子而已！”普罗克托上校叫嚷道，“或者马上就动手，或者干脆罢手。”

“就这么办。”福格先生回答，“你到纽约去吗？”

“不去。”

“去芝加哥吗？”

“不去。”

“到奥马哈去吗？”

“这与你有何关系？你听说过普罗姆河吗？”

“没有。”福格先生回答道。

“下一站就到了。一个钟头过后，列车将到达那里，而且停站十分钟。十分钟足矣，我们能换好几颗子弹了。”

“悉听尊便！”福格先生回答道，“我在普罗姆河站下车。”

“我甚至觉得你将永远不会离开那个地方。”这个极其骄傲自大的美国人说。

“先生，回头见！”福格先生跟往日那样平静地回到车厢。

他让艾达夫人不必担心，并说他是外强中干的家伙。然后他请菲克斯在这场决斗中做见证人。菲克斯不得不接受了。费雷亚·福格先生仍旧玩牌，依然从容地出他的黑桃。

十一时整，列车的汽笛声响了起来，也就是说普罗姆河站近在眼前。福格先生站起身来，他身后跟着菲克斯，他们一同来到车桥上。万能钥匙拎着一双手枪也和福格先生一起离开了车厢。只有艾达夫人一人没有离开车厢，吓得魂飞魄散。

就在此时，另外一节车厢的门也打开了，普罗克托上校也来到车桥上，有一个和他一样的“美国佬”跟随在他身后，也来做见证人。就在他们快要下车时，列车长跑了过来，大声嚷道：

“先生们，不准下车。”

“为什么？”上校问道。

“列车已经晚了二十分钟，因此在这一站不停车。”

“但是我要跟这位先生在此决斗。”

“对不起，”列车长回答道，“列车很快就要走了。听一听，开车的钟已经响了。”

钟真的敲响了，列车徐徐驶出车站。

“先生们，很抱歉，”列车长说，“要是再找个时间的话，我肯定会尽力帮忙。话又说回来，就算你们没法在车站上决斗，那谁

也阻挡不了你们在火车上决一胜负。”

“这样一来，或许这位先生要吃亏！”普罗克托上校带着讥讽的口气说。

“我不在乎。”福格先生回答。

“看样子，我们确实是在美国！”万能钥匙寻思着，“列车长是世上最棒的人了！”

他跟在主人后面，思考着。

列车长带着两位敌手和他们的见证人穿过一节又一节车厢，终于走到最后一节车厢。这节车厢仅有十多位旅客。列车长请他们暂时离开车厢，让给这两位对手，他们将在此决一雌雄。

想决斗！虽说乘客们惊得目瞪口呆，但还是情愿给两位先生助一臂之力。他们陆续来到车桥上。

这节车厢长约五十英尺，用于决斗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两位对手可以在中间过道上面对面注意向对方开枪。这样的决斗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福格先生和普罗克托上校每人携带两支六轮手枪来到车厢里。两位见证人为他们将车门关上，并在门外守候着。只要火车汽笛一拉响，他们就射杀对方……稍过片刻，便可以进车厢将那位没被打死的绅士接出来。

此事是再容易不过的了。或许是太容易解决了，就连菲克斯和万能钥匙都紧张得心都快要跳出来了。

人们都在等着那事先商量好的汽笛声。就在此时，一阵狂野的叫喊声一下子传了过来，还夹杂着连续的枪声，不过这枪声肯定不是从决斗的车厢里传出来的。恰恰相反，整个火车都响起了接连不断的枪声，从车尾一直到车头。从车厢里也传出了人们惊慌失措的叫喊声。

福格先生和普罗克托上校提着手枪离开车厢，又向枪声最密集的车头跑了过去。

他们知道一群西乌克斯人拦截火车了。

这些野蛮的印第安人并非第一次抢劫火车，他们已经好多

次了。一般来说,当火车还在运行时,好几百人同时跃身跳到车门踏板上,接着爬到车厢上,如同马戏团小丑跃身跳上奔跑的马背一样。

这帮西乌克斯人都有步枪。刚才就是他们开的枪,乘客们大多都带着武器,并用手枪向这帮匪徒还击。刚开始,这些匪徒上车后便直奔火车头跑去,司机被他们用大头棒打晕了。其中一个匪徒小头目想将火车刹住,可是他不懂如何操作气门。非但没有关上气门,相反,将气门开得更大了。这样一来,列车像脱僵的野马,风驰电掣般地向前狂奔。

而另外一伙西乌克斯人则控制了车厢。他们犹如咆哮的猴子在车厢上面窜来窜去,将车厢门砸开,跟乘客们扭打在一起。他们将行李车抢光了,并将包裹箱子抛到铁轨上。此时枪声叫喊声不绝于耳。

乘客们与这帮匪徒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有些受到围攻的车厢修建了如同一个个移动的堡垒,与此同时,火车头以每小时一百英里的速度向前飞奔。

当乘客们跟匪徒进行激战时,艾达夫人毫不畏惧。当几个胆大妄为的西乌克斯人朝她这边跑过来时,她拿着手枪,从破碎的玻璃窗处向敌人扫射,进行英勇顽强的还击。约有二十多个西乌克斯人被击毙在铁轨上,车轮如同碾死虫子似的将那些落到铁轨上的匪徒压得粉身碎骨。

有好多乘客也挂了彩,难受地倒在长椅上呻吟着。

然而必须尽快解决这场战斗,要知道战斗已经进行了十分钟。要是火车继续行驶的话,那反而给西乌克斯人帮了忙。因为这儿距克尔耐堡站仅有二英里,那儿驻有一个美国军营。假如过了军营,西乌克斯人就可以在克尔耐堡站和下一站之间肆无忌惮了。

这时,列车长和福格先生一起与匪徒展开激战,不幸的是一颗子弹击中了列车长,他倒下时叫道:

“要是五分钟之后列车还是在行驶的话，我们全部没命啦！”  
“列车肯定能停住的。”说着，福格先生打算从车厢里冲出去。

“您别走，先生，”万能钥匙向他叫喊道，“让我去吧。”

这时，福格先生已经来不及将这位勇敢的年轻人拽住，他已经打开车门，跑到车厢下面去了，而西乌克斯人并未看到他。这时，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着，而万能钥匙全然不顾，尽情展示马戏团小丑的机敏和灵活，在车厢下偷偷地向前爬行。他抓住铁链，利用刹车柄和车架，灵敏地从一节车厢爬到另一车厢，最终到达火车头。匪徒并没有看到他，也不可能看到。

现在他一手抓着车，全身悬挂在行李车和煤水车之间，用另一只手将挂钩的链条解开。然而，机车的牵引力太大了，仅凭他一个人的力量，根本不可能解开铁拴。就在此时，机车猛烈地摇晃了几下，铁拴居然被震脱了。这样一来，火车头与后面的车厢就脱离了，并逐渐拉大了距离，火车头快速地向向前疾驶而去。

列车由于惯性仍然向前滑行了一会儿，可是乘客们拧紧了车厢里的刹车柄，这样一来，火车最终停了下来，而此地距克尔耐站仅有百步之远。

军营里的士兵们听到枪声便急忙赶了过来。还没等士兵们赶到，火车还没完全停止之前，西乌克斯人早已逃之夭夭了。

当乘客们在站台上清查人数时，发现有些人失踪了，其中就有那位舍身忘死的勇敢的法国年轻人。

## 第三十章

### 费雷亚·福格仅做了自己该做的事

加上万能钥匙一共有三位乘客不见了。他们是在枪战时被击中的呢？还是让西乌克斯人逮住了呢？如今还不能了解实际

情况。

有很多人被打伤了，可是没有被打死的。伤势最厉害的是普罗克托上校。在枪战中他很勇敢，被一粒子弹击中了大腿根部，他躺下了。他跟别的乘客马上被抬到了车站上，需要马上医治。

艾达夫人相安无事。在战斗中费雷亚·福格尽管表现顽强，可没有碰伤一块皮。菲克斯的手臂被擦破了，可伤势不严重。但是万能钥匙失踪了，艾达夫人禁不住哭泣起来。

此刻，乘客们都走出了车厢。车轮上到处是血渍，车辐和车毂上沾着一块块皮肉，白雪覆盖的土地上留下了无边的长长的血带。逃得最慢的印第安人如今已经在共和河的南部无影无踪了。

福格先生抡着两只胳膊，呆立在那儿。他在思考着一个关键的计划。艾达夫人站在他旁边，盯着他没说话。他看懂了艾达夫人眼中的含义。要是他的随从被捕了，他会不会全力以赴地去同印第安人拼搏呢？……

“不管他是否活着，我必须得寻到他。”他只对艾达夫人这么说了一句。

“啊！先生……福格先生！”艾达夫人激动地叫道，她抓住福格先生的手，她的眼泪流到了这两只手上。

“肯定可以活着寻到他！”福格先生接下去说，“如果我们不再延误一分钟！”

有这种打算，福格先生是想不顾一切了。这表明他宣布了自己输了，如果延期一天，也来不及乘上开往纽约的船。他的赌注就肯定不能赢了。可是对于这种念头，“我应该这么做！”他丝毫也没有迟疑。

率领克尔耐堡的连长就在他旁边。他带的兵——有一百多人——已经准备好了，假如西乌克斯人胆敢来攻打东站就会奋力反击。

“先生，”福格先生告诉连长，“三位乘客不见了。”



“被打死了吗？”

“也许死了，也许被抓去了。”福格先生回答说，“这个还不能确定，我们必须马上搞明白。您难道想去攻打这群西乌克斯人吗？”

“先生，这件事可非同小可，”连长说，“这群印第安人可以一口气冲到阿肯色河！我不会放弃我统领的堡垒呀。”

“先生，”费雷亚·福格接着说，“这却是三条人命。”

“对呀……但是我要以五十人的性命去换取三条人命吗？”

“我不清楚您会不会这么做，先生，可是这是您的职责。”

“先生，”连长说，“这儿谁也不应该来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

“好吧。”福格先生冷冰冰地说，“我独自一人去。”

“先生，您一个人去？”菲克斯惊奇地问道，“您独自去追赶那群印第安人？”

“这个可怜的青年挽救了我们大家的性命，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瞧着他死在印第安人手下呢？我一定要去。”

“好吧！您不准独自去。”连长激动地告诉福格先生，“您真是英雄？……过来三十个自愿者！”他对他的士兵们说。

全连都站出来了。连长只管从这些勇猛的青年中选好了。他选了三十个士兵，委派一个年长的领头。

“连长，太感谢了！”福格先生说。

“我同您一块去可以吗？”菲克斯对福格先生讲。

“先生，随您的便，”福格先生告诉他，“只是，要是您愿意帮忙，就帮我照顾艾达夫人吧。如果我发生意外……”

警探的脸立刻面无血色。他牢牢地尾随着的这个人马上就同他分离了！他准备一个人到荒郊野地去冒险！菲克斯认真地看着这个先生，虽然他对福格有成见，并且始终同他较量着，可是看到这冷静而诚恳的眼神他到底垂下了头。

“我守在这儿。”他说。

不久，福格先生同艾达夫人握手告辞，而且将那个珍贵的旅行包给了艾达夫人，然后便尾随军士率领的小分队离开了。

在临行前，他告诉这些士兵说：

“朋友们，要是能够营救出被抓的人，你们便能拿到一千英镑的赏钱。”

此刻都到了中午十二点零几分了。

艾达夫人走进车站的一个屋子里，一个人等在那儿，暗自思念着福格先生，考虑到了他行侠仗义和勇猛冷静。福格先生已经放弃了他的财产，如今又将拿性命作赌注。为了职责，他丝毫没有迟疑，几乎没有豪情壮志。她看到的是一条好汉。

警探菲克斯可不这么认为，此时的他急得团团转，焦虑不安，在月台上踱着步。刚刚是他迷糊，此刻苏醒过来了。福格溜了，让他逃脱了，这件事办得太差劲了。他转了大半个地球目的是追踪这位福格，如今就这么轻松地让他溜掉了！他又旧病复发了，因此不停地怪罪自己，责备自己，如同伦敦警察局长责备一个因为疏忽而让一个疑犯逃脱的警探一样。

“我太笨了！”他想，“万能钥匙一定会把我的来历对他讲的！他溜掉了，肯定不会回来了！如今到什么地方找他呢？我衣袋中还装着逮捕他的逮捕证，我难道会这么迷糊吗？我真愚蠢！”

警探在那儿胡乱猜疑，时间过得很漫长，他不明白该怎么办。突然他来了激情，想告诉艾达夫人真相，可他明白年轻的夫人会如何看待他。如何是好呢？他恨不得越过白雪覆盖的平原去追踪福格！也许还可以赶上他。那批队伍路过之处留有他们的脚印！……可是也会被刚下的雪掩盖上的。

菲克斯考虑到这儿又失望了。他心中生出一种无法抵御的念头：不再跟踪下去了。并且时机正好，他能够从克尔耐出发，进行这个艰难的旅程。

原来如此：下午二点时，天空中还飘着大片的雪花，东方响起了几声连续不断的汽笛声。随后一个黑黑的巨型东西，上面发

着耀眼的强光，慢慢地朝这儿驶来。透过大雾它更是奇大无比，显出奇怪的样子。

可是谁也没想到火车可能由东边开来。拍电报请求增援的火车也不可能来得这么快，但是奥马哈开往旧金山的火车明天才会到达这里。可是人们马上就清楚是什么原因了。

这辆鸣着长笛，慢慢地开着的火车竟然是刚才的那个火车头。它同车厢分离后，就载着不清醒的司机和司炉飞快地行进着。火车开出几英里后，因为燃料太少，火也小了，蒸汽也不够了，缓慢地前行了一个钟头后，就在距克尔耐堡二十英里处站住了。

司机和司炉还活着。他们昏睡了很久后又清醒了。

火车头站在那儿。在司机看见就只有火车头，尾部的车厢失踪了时，他知道是为什么了。火车头如何同车厢分离的，他不清楚；可是他明白停在后面的车厢一定在困境中。

司机毫不迟疑地尽他的职责。将火车头开往奥马哈是最安全的；如果返回去找车厢，也许印第安人仍在强抢，这么做太冒险……不管了！司机朝锅炉里填满了煤和干柴，火又烧起来了，动力又足了。到了下午两点，火车头又返回了克尔耐火车站，是它在浓雾中长鸣。

乘客们见到火车头与车厢对接后高兴坏了。他们又能够接着这糟糕的被中止的旅程了。

火车头刚开回车站，艾达夫人就走出房间问列车长：

“你们将发车吗？”

“夫人，立即发车。”

“但是被抓走的人怎么办？我们可怜的伙伴怎么办？”

“我不会叫火车等在途中。”列车长回答说，“我们已经延误了三个钟头。”

“由旧金山驶来的下一趟火车何时到这儿？”

“夫人，明天晚上。”

“明天晚上，那可太晚了，你们还是等一下吧……”

“这可不行，”列车长回答，“假如您准备离开，就马上上车吧。”

“我要留下。”夫人回答说。

菲克斯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刚刚车头不在时，他打算离开克尔耐站；如今车头回来了，马上就发车了，他只要坐到原来的位置上就可以了，但是此刻他的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怎么也挪不动。月台在烤他的脚，可他又抬不起脚来。心里在作激烈的争斗。没有成功的恼火压抑着他，他打算坚持下去。

乘客同几个伤员——包括普罗克托上校，他的伤比较厉害——全都上了车。人们听到烧锅炉了，蒸汽由活塞中喷出。司机按着汽笛，火车出发了，一会就在大雾弥漫的雪地上无影无踪了。

警探菲克斯没有走。

又过了几个钟头，气温特别低，天气极坏。菲克斯靠在车站的长椅子上，纹丝不动，似乎睡着了。艾达夫人顶着风雪，不断地离开那间给她安排的房间，走到月台的尽头，迎着风雪远望，希望穿过这层模糊视线的大雾发现或听到什么。可是什么都没有；她被冻木了，然后返回屋里，打算一会儿再到外边瞧一瞧，可是一直没有收获。

天都黑了，那批人马还未归来。此刻他们在什么地方？他们追赶到印第安人了吗？这批人马是在斗争，还是在浓雾中走失了，正在东奔西找呢？克尔耐堡的连长也非常担心，虽然他一点也未表露出来。

天全都黑了。雪也小了，可是冷得更厉害了。不管多么英勇的人看到这漆黑的夜色也要胆怯的。平原上一片寂静，没有哪个飞鸟和野兽来打扰这片寂静。

艾达夫人在草地旁走动了一夜，心里有股可怕的征兆，十分焦虑。她联想了很多，她发现了无穷的艰辛。在这长长的几个钟

头中她承受的压力是没法表述的。

菲克斯始终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实际上他也没睡着。有一次，有人来到他身边同他讲话，他晃了晃头那人便走开了。

漫漫长夜就这么打发了。清晨时，昏暗的太阳穿过云雾从天边升起。可以看清楚两英里之外的地方。费雷亚·福格和小队人马是朝南去了……可如今南边啥也没有，都是早上七点了。

连长也焦虑得不知怎么办。他不知该不该再派一支队伍去增援？该不该为营救刚开始被抓的人而增派队伍去救援呢？并且这么去增援也没什么希望。他也未迟疑多久，便叫来一个排长，吩咐他到南边去看一看，正在这时，传来了一阵枪响。这是在通知我们吗？士兵们马上跑出城堡，冲了不足半英里路，就发现那一小队人马有秩序地归来了。

福格先生走在前头，他旁边是从西乌克斯人那抢回来的万能钥匙和另外两名乘客。

在克尔耐站南十英里之处，他们拼了一仗。在小队人马赶到之前，万能钥匙同他的伙伴已经跟看押他们的人厮打起来了，这个法国青年赤手空拳就打趴了三个，这时候他的主人和小队人马增援来了。

小队人马和被抓者都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士兵们得到了福格先生的赏钱，万能钥匙一直在说：“说心里话，我家老爷在我身上花的太多了！”

菲克斯不出声地盯着福格先生，不容易看出他内心复杂的感觉。艾达夫人用力拉住福格先生的手，激动得讲不出话来了！

万能钥匙刚到车站就急着找火车。他认为火车肯定停在那，准备到奥马哈去。他仍想争取到耽搁的时间。

“火车哪儿去了？火车呢？”他喊道。

“出发了。”菲克斯告诉他。

“下一班火车什么时间来？”费雷亚·福格问。

“今天晚上才来。”

“哦！”这位冷静而镇定的先生就说了一个字。

## 第三十一章

### 菲克斯完全是替费雷亚·福格考虑

福格先生耽搁了二十个钟头。这是万能钥匙下意识中引起的，他觉得非常内疚。他的主人因为他而倾家荡产了。

正在此时，菲克斯走到福格先生的身边，面对着他问道：

“说心里话，先生，您确实要急于离开吗？”

“确实心急如焚。”福格先生回答道。

“我还想问个究竟，”菲克斯又说，“您真的想在十二月十一日晚九点前赶到纽约，然后乘坐开往利物浦的船吗？”

“一点儿没错。”

“如果没有印第安人拦截列车的事件，十一日上午您就会抵达纽约，是吗？”

“是的。离开船还有十二个钟头。”

“是的，也就是说，您耽搁了二十个钟头。二十减去十二等于八。您只需补上这八个钟头。您想这样干吗？”

“步行？”费雷亚·福格问。

“不是，乘坐雪橇，”菲克斯回答，“雪橇上还有帆。有人曾向我推荐过。”

此人就是昨晚跟菲克斯聊天的人，当时菲克斯没有答应他。

福格先生默不作声，菲克斯将那位正在车站闲逛的驾雪橇的人指给他看。费雷亚·福格朝他那边走了过去。稍过片刻，福格先生和这位名叫穆基的美国人来到了位于克尔耐堡下的一间草屋里。

福格先生在这间屋里仔细瞅着一辆非常奇特的车：这种雪橇是用两根长木头组合而成的框架结构，前头稍向上翘起，跟雪

橇的底板相似，上面可以乘坐五六个人。一根相当高的桅杆立在雪橇前部三分之一处，上面挂着一张大风帆。几条铁索牢牢固定着这根桅杆，还有一根用来支撑风帆的铁柱。雪橇后面安装了一个做舵的单橹，这样一来，可以把握方向。

费雷亚·福格先生见到的正是一条单桅船式雪橇。在冬天寒冷的平原上，一旦大雪影响火车正常行驶，这种雪橇便可以将乘客从这一站运到下一站，而且速度惊人。雪橇上能挂相当大的风帆，一点也不逊色于水上比赛的快船的帆，如果比赛的船挂上这么大的帆，那必翻无疑。借着从后面吹来的风，雪橇在冰天雪地的平原上扬帆奔驰，它滑行的速度即便是赶不上火车，起码跟火车的速度差不多。

费雷亚·福格先生立刻跟这位驾雪橇的美国人谈妥了价钱。现在风向不错，正刮着西风。地上的雪已经结成了冰，用不了几个小时穆基便会将福格送到奥马哈车站。那儿交通便利，从芝加哥到纽约的火车线相当多，那样的话，被耽搁的时间很有可能补回来。再怎么危险也必须坐雪橇赶时间了。

由于雪橇的速度很快，加至寒风凛冽，艾达夫人未必经受得住，因此福格先生不想让她遭这份罪。他让万能钥匙陪着艾达夫人在车站等火车。尔后由他在更舒适的旅行条件下将她带到欧洲去。

而艾达夫人非要跟福格先生在一起不可，艾达夫人的这一决定使万能钥匙兴奋异常。要知道不管怎么样，万能钥匙也不能跟他的主人分开，菲克斯还在跟踪福格先生呢。

要说菲克斯眼下作何打算，还一时难以说清。福格先生的回来能不能动摇他的信念呢？也许他确信福格是个非常阴险的坏家伙，在走遍地球之后就感到在英国可以万事大吉了呢？或许菲克斯对福格改变了看法。可是他还是要完成自己的使命，没有任何人像他那样急匆匆赶回英国。

八点，雪橇已做好了临行前的一切准备。旅客们——可以把

他们称为乘客——坐到雪橇上，身上紧紧地裹着旅行毯。两张大帆已经扯起来了。借着风力，雪橇以每小时四十英里的速度在冰天雪地里向前挺进。

由克尔耐堡到奥马哈的直线距离——美国人把它叫做蜂飞——至多不超过二百英里。假如一帆风顺的话，只需五个钟头便能到达目的地。如果途中不出什么事故，下午一点便可抵达奥马哈。

这一回的旅行太辛苦了！乘客们紧紧地挤在一起，根本张不了口说话。要知道雪橇跑得飞快，寒风更加刺骨，使人没法开口讲话。雪橇在冰天雪地上滑行，犹如船在水面上行驶一样，不过小船会摇摇晃晃，而雪橇却比较平稳。当风从后面吹来时，雪橇好像被两张巨大的翅膀似的白帆托了起来，飞速地向前滑行。穆基紧紧操纵着舵把，以免雪橇偏离方向。雪橇有时斜向一边，只要穆基稍稍将尾舵调整一下，它便照直向前驶去。前角帆也扬了起来——大角帆已经不影响它的风路了。大帆上又加了一根桅杆，顶尖帆也扬了起来，整个雪橇的帆面大大地增加了，因而风的推动力随之越来越大。尽管现在不能准确地计算出雪橇的速度，可是起码不低于每小时四十英里。

穆基说：“假如不发生意外，我们一定能准时抵达目的地。”

穆基很想准时到达，要知道福格先生照例答应给他一大笔钱。

平原一马平川，地势平坦，好比一片大海，就跟巨大的冰池塘差不多，雪橇保持直线向前行驶。经过这一地区的铁路从西南向西北延伸，途经大岛和内布拉斯加州的重要城市哥伦布斯，再经由休莱、斐尔蒙，最后便到了奥马哈。整条铁路一直顺着普拉特河右岸延伸。雪橇笔直穿过铁路的弧形线，这样大大缩短了距离。从斐尔蒙笔直地向前行驶，穆基并不害怕普拉特河会阻碍前进的道路，要知道河水早已结冰了。一路上冰天雪地更利于雪橇



行驶。眼下让费雷亚·福格先生操心的有两桩事：一是雪橇出故障；二是风力减弱或风向变化。

但是，风力依然强劲，就连那条被铁索紧紧捆住的桅杆都给刮弯了。

这些犹如乐器上的弦的铁索被无形的弓弹出一阵阵响声。雪橇在低沉的乐声中 and 非常紧张的氛围里离地而飞。

“这些铁索发出的是五度音和八度音。”福格先生说。

在这段行程中，福格先生只说了这么一句话。裘皮和旅行毯紧紧地裹在艾达夫人的身上，尽量保暖些。

万能钥匙的脸红扑扑的，好似落日一般。刺骨的寒风正侵袭着他。他充满着坚强的信心，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要是上午不能到达纽约的话，起码晚上能准时到达，很有希望坐上去利物浦的船。

这时，万能钥匙甚至很想跟他的同盟者菲克斯握一下手。他还记得正是菲克斯建议坐带帆的雪橇，而且惟有如此才能准时赶到奥马哈。不过，由于某种预感，他仍然如往日那样不动声色。

有一桩事让万能钥匙永远铭记在心，那就是为了将他从西乌克斯人手中解救出来，福格先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福格先生甚至不顾生命和不惜一切代价……一定铭记在心！他的佣人一辈子也忘不了！

乘客们各自想着，默然无语，雪橇驰骋在一望无际的冰天雪地上。雪橇从小兰河的支流或小支流上滑过，但大家并未注意到。要知道到处是一片白茫茫的雪地，分不清哪里是田野，哪里是河水。平原上空荡荡的。这一片地区成了一个硕大的无人岛，包括联合太平洋铁路和克尔耐堡至圣—约瑟夫的支线所覆盖的地区。不见村庄和车站，就连一座军堡也未看到。有时几棵枯树犹如闪电般从眼前掠过，好似在风中摇曳的白骷髅。偶尔一群群野鸟在雪橇经过时同时冲向天空。乘客们有时能看到成群的平原狼，这些野狼饿疯了，强烈的捕食欲望驱使着它们疯狂地追赶

着雪橇。万能钥匙端着枪，随时准备朝追赶在前头的狼开枪。如果这时雪橇出了故障不得不停止滑行，他们就会受到这群野狼的袭击，那可就完蛋了。幸运的是，雪橇没出毛病，飞速地向前滑去，嗷叫的狼群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中午十二点，从一些标记中，穆基已经辨认出他们正经过结冰的普拉特河。他什么也没说，可是心里明白距奥马哈只剩二十英里了。

事实上，还未到一点时，穆基便放下了舵把，将帆收起，并卷了起来。借着惯性，雪橇在没有帆的情况下又向前滑行了半英里，最后终于完全停止了。穆基用手指着远处一片覆盖着雪的房顶说：

“我们到了。”

到了！终于到了！终于到达奥马哈车站了，这里每天开往美国东部的火车相当多。

菲克斯和万能钥匙从雪橇上跳了下来，将麻木的四肢活动了一下。接着，他们帮助福格先生和艾达夫人下了雪橇。福格先生很大方地给穆基付了租费和奖赏。万能钥匙如同老相识似的跟穆基握手道别。他们匆匆地赶往奥马哈车站。

奥马哈是内布拉斯加州的重要城市，太平洋铁路只通到这里。它连接着密西西比盆地和大西洋。由奥马哈至芝加哥的铁路被称做“芝加哥——石岛铁路”。这条铁路始终向东延伸，一路上有五十多个车站。

就在此时，一辆直达列车准备出发了。福格先生一行四人连忙上了火车，压根儿就顾不上欣赏奥马哈这个城市。万能钥匙对自己安慰说这不值得惋惜，游览并不是最重要的。

列车在衣阿华州的大地上飞速地向前驶去，途经康西尔——布鲁弗、德摩恩和衣阿华城。晚上，列车在达文波特通过密西西比河，经由石岛，到达伊利诺斯州。翌日，十二月十日下午四时，列车抵达芝加哥。这座位于美丽的密执安湖畔的城市已经从一

片废墟中重建起来，从未像现在这么自豪地挺立着。

芝加哥距纽约九百英里。有好多火车从芝加哥开往纽约。福格先生马上下了这趟火车，紧接着又上了另一趟火车。这趟“比兹堡—韦恩堡—芝加哥铁路公司”的列车风驰电掣般地向前飞奔，好像它也知道福格先生一刻也不能耽搁。它犹如闪电般从印第安那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和新泽西州掠过；途经一些历史悠久的城市，其中有些城市除了马路和电车外，不见房屋。最后到了乌德森河。十二月十一日晚上十一点十五分，列车停靠在该河右岸的车站，古纳尔轮船公司的码头就在对面，此公司又称做“英国和北美皇家邮船公司”。

然而，四十五分钟之前，一艘开往利物浦的“中国号”已经出发了。

## 第三十二章

### 费雷亚·福格同不幸做着抗争

离开的“中国号”好像让费雷亚·福格失去了最后一次机会。

实际上，一切穿梭于欧美大陆的轮船都不能给予这位先生以帮助，不管是由法国穿越大西洋的轮船，还是“白星航线”的轮船，以及埃曼公司的轮船，还有汉堡航线的轮船和另外一些船只。

归属于法国横跨大西洋公司的“佩莱尔号”——这家公司的船速不亚于别的船，可是要比那些船舒服——，准备后天出发，是十二月十四日。走汉堡这条线无法径直抵达利物浦或伦敦，只能抵达法国的勒阿弗尔港。再算上由勒阿弗尔开往南安普敦的时间，费雷亚·福格延误的时间更多了。进而他的最后冲刺也白费了。这样一来他的希望就全部破灭了。

对于埃曼公司的船，完全用不着去想。这家公司的“巴黎城号”次日启航。它重点是拉运移民，发动机的功率非常小，一半的动力来自于蒸汽，运行得不快。由纽约开往英国要花费的时间比福格先生能够得到赌注剩下的时间还多。

福格先生非常清楚这些问题，他手里有本《布哈德修旅行手册》，里面详细介绍了每日穿越大西洋的轮船的概况。

万能钥匙简直急疯了，就晚了四十五分钟没有塔上到利物浦的船，他都要气死了。这全都怪自己，他不仅不能给主人带来方便，还在旅途中为主人惹麻烦！在他回忆起整个旅途中碰到的各种不幸和灾难时，他核算了一下主人在他身上浪费的钱，以及那笔巨资赌注，再加上大笔的车费和花销都毁于一旦了，他痛恨自己，不住口地诅骂自己。

福格先生一句话也没有埋怨他，只是在走出大西洋公司渡口时，他说：

“我们先离开这吧，明天看情况吧。”

福格先生、艾达夫人、菲克斯和万能钥匙乘上了泽西城轮渡越过了乌德森河，接着坐上一辆马车来到百老汇街道的圣—尼古拉饭店。他们在饭店开了房间，就度过了那一晚上，福格先生觉得这天夜里过得太快了，他睡得非常好；但是艾达夫人和另外的伙伴却觉得十分难熬，他们满腹忧愁，翻来覆去也睡不着。

次日是十二月十二日。从早晨七点到二十一日晚八点四十五分，还有九天零十三个钟头四十五分。如果昨天晚上福格先生乘上了古纳尔公司豪华的“中国号”，他就可以抵达利物浦，准时回到伦敦。

福格先生吩咐万能钥匙留在饭店里，叫艾达夫人打点好随时预备启程，接着就走出了饭店。

福格先生到了乌德森河边，从那些码头上和水中停息的船中找准备启航的船只。许多船都预备了启航的标志，光等着涨潮时出发了。在纽约这么装备齐备的重要港口，天天都有无数条船

只通往世界的每个角落。但是它们多数是帆船，不适合福格先生坐。

也许这位先生最后的希望也将破灭了。恰好这时候，他看到距离他有十分之一海里之遥的位置有一艘带螺旋发动机的船。船身灵活，烟道中蹿出滚滚浓烟，表示它即将启程。

费雷亚·福格喊过一只舢舨船，乘上它迅速地到了“亨利埃塔号”的扶梯前。这艘船是铁船头，木头船身。

“亨利埃塔号”的船主就在船上。福格一上去就打听船长在什么地方，船主马上朝他走来。

这人有五十多岁，似乎是个风里来浪里去的好水员，有些让人不愿意接触。他瞪着两只圆溜溜的大眼睛，棕色的面孔，深红色的头发，身体健壮，根本不像一个一般人。

“您就是船主？”福格先生问道。

“正是。”

“我叫费雷亚·福格，来自伦敦。”

“我是安德罗·斯比蒂，来自卡第夫。”

“您这船是不是立刻就出发？”

“再等一个钟头。”

“您的船开往何处？”

“到波尔多。”

“船上运的是什么？”

“是压船的石头，没什么东西。是空着返航。”

“船上有乘客吗？”

“没有。我根本不载乘客。乘客们太麻烦又啰嗦。”

“您的船时速多少？”

“时速十一二海里。‘亨利埃塔号’是最快的了。”

“您同意拉我们到利物浦吗？我们有四个人。”

“到利物浦？怎么不到中国？”

“我是去利物浦。”

“我不去!”

“是真的?”

“反正我不去。我准备去波尔多,我就是去波尔多。”

“不管给您多少钱您也不同意吗?”

“多少钱都不行。”

船主的口气根本没有办法商议。

“哪一位是‘亨利埃特号’的船长……”费雷亚·福格接着问。

“我是船长,”那人回答,“这就是我的船。”

“我想雇您的船。”

“不行。”

“我要买下您的船。”

“也不行。”

费雷亚·福格一点表情都没有。可是问题很棘手。纽约不比香港,“亨利埃塔号”船长也不如“唐卡戴尔号”船主。到目前来看,福格先生可以用钱来化解所有困难,而这回可不起作用了。

但是一定要考虑穿过大洋,就算坐气球都行,而这种想法太不切实际,也不安全。

但是,也许福格先生都考虑好了,他告诉船主说:

“那您可以载我们到波尔多吗?”

“不,哪怕拿出二百美元我也不干。”

“那我付两千美元。”

“一个人两千?”

“对。”

“一共有四人?”

“没错。”

船主斯比蒂在挠脑袋了,似乎准备把脑袋抓破了。走的路线不变,可白拿八千美元,这完全能够让他收回才说过的讨厌载人的意见了。一位乘客交两千美元,这可不是乘客了,变成值钱的

东西了。

“我的船九点钟出发，”船主只说了句，“您们赶得上吗？”

“我们九点钟肯定来。”福格先生也没多说。

此时是八点半。福格先生下了“亨利埃塔号”，乘上马车，赶回圣—尼古拉饭店，叫来艾达夫人，万能钥匙和紧随其后的菲克斯，他叫菲克斯白乘船。这些他完全是很平静地做完的，在什么条件下他都能这么平静。

在“亨利埃塔号”准备出发时，他们一行四人都来了。

在万能钥匙得知所付的最后一次旅费时，他“哦！”了一声，声音由高至低，直到发不出声来。

而菲克斯，他琢磨着英国皇家银行不会毫发无损地结束这个案件。回到英国，就算福格先生继续往水里投几沓钞票，他也无非是损失了七千多英镑（为十七万五千法郎）！

## 第三十三章

### 费雷亚·福格向困难挑战

过了一个钟头，“亨利埃塔号”通过了带有乌德森河渡口的灯船，拐过了沙钩角，到了深水区。整个这一天当中，轮船都是顺着长岛航行，同火岛上的标示烟拉开相当的距离，朝东面开去。

次日十二月十三日的中午，一个人来到船边测量方向。别人肯定认为他是船主斯比蒂！可全都不对！这是费雷亚·福格。

而船主斯比蒂，这时正被结实地押在船舱中；他大吼大叫，恼怒极了，都要发疯了，这也是很正常的。

原来是这样的。费雷亚·福格希望能到达利物浦，而船主不同意。所以福格先生表示去波尔多。坐上船以后，在这三十个钟头里，福格用钱来当诱饵，工作人员中不管是水员还是司机都有私心，并且他们都不喜欢船主，因此都赞成福格。所以福格先生

取代了斯比蒂船主的位置，船主却被封在船舱里，并且船在开往利物浦。可以清楚地发现，福格先生在熟练地运作，他一定做过船员。

目前，探险的结果怎样，过一会儿再叙。艾达夫人即使啥也没说，可一定会替福格先生担忧。开头菲克斯也呆了。万能钥匙认为这件事太伟大了。

船主斯比蒂表示过“亨利埃塔号”的时速是十一二海里，目前船正在以这种时速航行着。

假如——还能有这么多“假如”——海面不刮大风，假如不刮东风，假如船能保持正常，机器不出毛病，“亨利埃塔号”于十二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一共九天可以航行由纽约到利物浦的三千海里。但是抵达那儿后，强迫“亨利埃塔号”与银行抢劫罪并在一块，可够这位先生受的。

开始的几天里，航船走得挺顺畅。海面上非常平静，一直刮着东北风。船帆都鼓了起来，船头和船尾的帆都鼓足了劲，看起来“亨利埃塔号”同穿越大西洋的轮船没什么区别。

万能钥匙太兴奋了，老爷的最后一招让他太高兴了，他不想看见这个行动的结局。这是船员们发现的最快乐，最活跃的青年。他极力地讨好水员们，他的杂技表演叫他们十分惊讶。他极力吹嘘水员们，给他们上好的酒喝。为了回报万能钥匙，他们学着先生那样仔细地工作着，烧炉工把火烧得呼呼作响。人们都喜欢那和善的性格和交友的爱好。他把从前的所有不快和困难都丢掉了，就指望能快点抵达不远的终点，偶尔他会急得团团转，似乎正在忍受“亨利埃塔号”锅炉的烘烤。偶尔他也会在菲克斯周围转几圈，“深情”地注视着他！可是啥也不说，这两位老相识不会再相互信任了。

菲克斯本人也捉摸不透！强抢“亨利埃塔号”，诱骗船员，福格做起这种事简直是个熟练的水员。他对所有的都无法理解，他的确不明白怎么分析是对的。而他能抢五万五千英镑，如今强抢



一艘船也没问题。所以菲克斯肯定福格先生绝对不可能抵达利物浦，是到一个没有危险的地方，从一名盗窃犯转眼成为一个海盗！不能否认他的设想是合乎情理的，警探有些觉得自己被拉得太远了。

而船主斯比蒂，他还在船舱里大呼小叫。万能钥匙照料他的生活。虽然这个年轻人非常健壮，可是他仍然十分谨慎。福格先生似乎完全没有考虑到船上还有一个真正的船主。

十三号，船开过了新地岛，这段航程非常难走。特别是冬天，常常是大雾弥漫，狂风肆虐。由昨天黄昏时起，温度计显示的温度在飞速地降低，说明天气马上就要变了。到深夜时分，气候真的变了，不再刮西北风，而是东南风了。

真不幸。为了不离开航道，福格先生命人降下了帆，加足了劲儿。可是船速还是快不起来，海面上的风力越来越大，是一场大风暴，“亨利埃塔号”马上就坚持不住了，可是要想避开它，就很难预测最终的结局了。

万能钥匙的脸就像个晴雨表，在时好时坏。这两天，他一直在胆战心惊。可费雷亚·福格可是个好水手，他迎风劈浪同大海抗争，一直在引导着船朝前走，船速也未降低。当遇到巨浪袭来时，“亨利埃塔号”越不过浪头，只好从大浪中插过去，甲板都被海水冲洗了，而船却闯过来了。遇到惊涛骇浪时船尾被掀得高高的，螺旋发动机也被推出了水面，用力地在空中转动着，而船还在继续前进。

实际上狂风也不似大家所猜测的那么凶悍无比。这不同于那种速度每小时达到九十英里的台风，是六级大风。不幸的是一直是刮东南风，不能开起船帆前进。根据下面的境况分析，船帆还是有用的。

十二月十六日，也就是福格先生离开伦敦的第七十五天。整个来看，“亨利埃塔号”还没有带来太多的延误。已经航行了一半距离，最不安全的地带都跨过来了。要是在夏季，保证是曙光在

即。可眼下是冬季，大家要听任天气的变幻。万能钥匙没讲一句话，他满怀期望，就算风刮得不对头，他还指望着蒸汽机呢。

一天，机务员走上甲板，碰到了福格先生，便同福格先生高声地聊了一会儿。

万能钥匙预料到是有问题了，他也说不清楚，只是有些担忧。他支起耳朵听他们的话，模模糊糊听到几句，他的主人说：

“您讲得话有把握吗？”

“自然了，先生。”机务员说，“您记住，我们从启程到现在，锅炉中始终都是旺火。要是我们烧微火可以由纽约抵达波尔多，可从纽约到利物浦就不行了！”

“我会想办法的。”福格先生告诉他。

万能钥匙听懂了，他心急万分。

燃料不够了！

他暗想：“假如我家老爷能躲过这场灾难，他可真是太伟大了！”

万能钥匙碰到了菲克斯，禁不住讲给了警探听。

“太妙啦！”警探愤恨地说，“你还认为我们真的到利物浦呀？”

“是啊！”

“笨蛋！”警探回答后，不以为然地离开了。

万能钥匙刚想指责菲克斯为什么说“笨蛋”，他不懂菲克斯所指的是什么。可是他认为菲克斯很不幸，也许有些懊恼，被刺伤了自尊，所以他才晕晕乎乎地在地球上转了一周，最后毫无成效，感觉到自己错了。

眼下费雷亚·福格该如何呢？这也太不好猜测了。只是这位先生显然早就想出办法了。那天黄昏时，他把司机喊来，告诉他：

“把火烧得旺旺的，烧光了再想办法。”

没多久，“亨利埃塔号”的烟囱中就冲出了滚滚浓烟。

船接着全速行进。就像司机预算的一样，只用了两天，在十二月十八日时，他就对福格先生说今天煤就烧光了。

“不要熄火，”福格先生告诉他，“保持火力旺盛。”

中午十二点钟，费雷亚·福格测量了一下水的深度，确定了船的位置后，喊来万能钥匙，叫他去请船主斯比蒂，青年人似乎接受的任务是去放开一只老虎，他在走进船舱时还想着：

“我敢保证，这个人肯定会怒气冲天。”

真的如此，不久，这支火药筒大吼大叫着来到了船尾的甲板上，他就是斯比蒂。看来他要发泄了。

“我们开到哪儿了？”他气乎乎地嚷着。说实话，这位本分的家伙如果气昏了头，也许就醒不过来了。

“我们在什么位置？”他气红了脸问道。

“还差七百七十海里就到利物浦了（有三百法里）。”福格先生平静地告诉他。

“强盗！”安德鲁·斯比蒂嚷道。

“先生，叫您来的目的……”

“你这个强盗！”

“先生，”福格继续说，“我希望您把这只船卖给我。”

“不行！做梦去吧！我坚决不卖。”

“可是我只好烧船了。”

“把我的船毁掉？”

“没错，可以说将烧毁船上的设施，原因是我们的燃料用完了。”

“毁了我的船！”斯比蒂船主嚷道，他气得要疯了。“这可是五万美元啊（值二十五万法郎）！”

“给您六万美元（值三十万法郎）！”说着，福格先生把一捆钱交给了斯比蒂船主。

这一招在斯比蒂船主身上的作用太大了。如果对六万美元无动于衷肯定不是美国人，船主马上就不气了，不记得被关押的

那几天了,也不再恼怒福格先生了。自己的船都工作了二十年了,这笔生意太赚了!……火气筒不会发火了。福格先生阻塞了出气孔。

“把铁皮保留下来吧。”他十分温柔地说。

“我保证保存好铁皮和发动机!”

“好的。”

安德鲁·斯比蒂点了一下钱,然后就装进了衣袋中。

见到这种情景,万能钥匙面无血色,菲克斯也险些昏倒。用了两万英镑,福格先生还答应将船壳和发动机给船主保存好,这些钱可以买一艘船了!看起来他从银行抢劫了有五万五千英镑!

在安德鲁·斯比蒂装钱时,福格先生说:

“先生,您不要认为这件事稀奇。告诉您假如我在十二月二十一日晚八时四十五分到不了伦敦,我就要丢掉两万英镑。因为我在纽约没赶上船,而您又不同意带我到利物浦……”

“我走运了,给我五万,我可以挣四万。”

然后他又沉重地说:

“告诉您,船长!”

“福格先生。”

“福格先生,您真像个地道的美国人。”

他认为是在赞赏他的乘客,说完他准备离开时,福格先生接着问:

“如今这可是我的船了。”

“好啊!整个船上的‘木头’都属于您。”

“好了,我们来拆掉全部的家具和门窗,拿来点火。”

船员们看机器的需求来点这些木头。一天当中,就烧光了船舱,工作室,休息室,下层甲板的木料。

次日十二月十九日,大家又烧掉了桅杆,桅架和全部的备用木头,帆架也毁了。船员们的热情非常高,万能钥匙不是用刀劈,用斧头砍,就是用锯拉,一人干了十个人的活,简直是发疯似的

狂拆。

第三天是十二月二十日，大家把吃水位以上的木制的船木、档板和一些甲板都烧掉了。如今的“亨利埃塔号”变成了光板的浮桥了。

正是这天，可以依稀望见爱尔兰陆地和法斯耐特的灯塔了。

到了晚上十点钟，“亨利埃塔号”穿过了昆士敦。眼下到福格先生预定抵达伦敦的时间还差二十四小时。“亨利埃塔号”此时正在用最高时速开往利物浦。但是蒸汽不够用无法达到这位先生的需求。

“先生，”船主斯比蒂告诉福格，他也在替福格先生的计划担忧，“我都替您担心死了，好像什么都来为难您！我们刚到昆士敦的外海。”

“啊！”福格先生说，“那儿的亮光是昆士敦城吗？”

“是的。”

“我们可以开进港口吗？”

“还要等三个钟头。等涨潮时才可以。”

“那我们就等等吧。”费雷亚·福格镇定地说，他又滋生了一个计划想去同不幸抗争，可是他却一点都没有表示出来。

昆士敦是爱尔兰海边的一个港湾。由美国穿越大西洋的轮船都到这儿放下邮品，然后再用快速火车送到柏林，再用快船由柏林拉到利物浦，如此一来，比海运公司最快的船还要省十二个钟头。

美国邮船可以提前十二个小时，费雷亚·福格也想争取到。原来坐“亨利埃塔号”次日晚才能抵达利物浦，如今可以在第二天中午抵达，所以他完全可以在第二天晚上八点四十五分之前抵达伦敦。

清晨一点钟，“亨利埃塔号”在涨潮时到达了昆士敦港。费雷亚·福格先生跟船主斯比蒂亲热地握手道别后，就单独把他一个人留在了烧光了的铁船壳上，它还可以换回一半的价钱！

船上的乘客马上下船上岸了。菲克斯此时非常想抓住福格先生。可是他没那么做。原因是什么呢？他心里在如何地犹豫呢？他目前站到福格先生一边了吗？他到底发现了自己是不对的吗？不管怎样，菲克斯都没有放开福格先生，他仍然尾随着福格、艾达夫人和那个十分忙碌的万能钥匙在清晨一点钟乘上了由昆士敦出发的火车，天明时抵达了柏林，然后又坐上了汽船。这些船的速度飞快，都是现代化设备。它们轻巧地飞跃在浪头上。

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午十一点四十分时，费雷亚·福格走了利物浦码头。再过六个钟头就到伦敦了。

正好这时候，菲克斯上前抓住福格先生的手臂，并亮出了拘票。

“您真的叫费雷亚·福格吗？”

“没错，先生。”

“我代表女皇来拘捕您！”

## 第三十四章

### 万能钥匙讲了句无人知晓的讽刺语

费雷亚·福格被拘禁了。把他关在利物浦海关大厦的一所房子里，他必须在那儿呆一晚上，等候押往伦敦。

在福格先生被抓时，万能钥匙真想扑向警探，可被警察拦住了。这种粗鲁的情景使艾达夫人惊呆了，她毫不知情，不清楚这是为什么。万能钥匙从头至尾讲给她听。这位善良的先生解救了她的性命，如今倒被当成贼给押走了。美丽的夫人强烈地抵制这种粗暴行为，她气愤之极，流下了眼泪，认为自己帮不了救命恩人。

而菲克斯，他拘捕福格先生的原因是，他有义务这么做，不

管他有没有罪，法律一定会处理好此事的。

此时，万能钥匙想到了一件事，这个想法因此带来了全部的灾难！那就是，他始终没告诉福格先生菲克斯是什么来历。在菲克斯对万能钥匙说出了他是警探以及来做什么时，万能钥匙为何不想对主人讲出真相呢？他的主人要是明白了菲克斯的来历，就会跟菲克斯讲明白自己是清白的，是菲克斯判断失误；福格先生也不会替这个可恶的警探付船费了。这个警探也不可能在他刚抵达英国时就抓住了他。不幸的青年回想起自己的失误和马虎就恼恨透了。他悲伤地流下了眼泪，真想撞破自己的头！

艾达夫人和万能钥匙忍受着寒冷守在海关门外的过道里。他们都不想走，希望再看看福格先生。

这位先生，他的确完全瘫倒了，正在他即将完成计划时。他被抓的情况完全让他垮了。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午十一时四十分抵达利物浦，到晚上八时四十五分在改良俱乐部约好的时间还差九个钟头十五分钟，但是赶往伦敦就用六个小时。

此时，不管任何一人来到海关的房间，都能发现福格先生呆坐在一张椅子上，没有怒气，相当平静。他认输了？不能肯定。可这最后一击没有让他震惊，看起来是这样的。他大概将怒火全都掩埋在心底了，把这些怒火压制下来更不幸，可能在紧要时刻拼命地迸发出来。不好说？福格先生平静地等待……等待什么？他还指望什么？他都被押起来了还有什么指望呢？

无论什么，福格先生冷静地把手表搁在桌子上，盯着指针。他没有说话，可他的注意力非常集中。

看来，眼下的问题是严峻的。对于那些不能理解福格先生心里感觉的人而言，可以这么来总结：

假如他是好人，费雷亚·福格先生就完了。

假如他的确是窃贼，他就被抓住了。

他考虑过要溜出去吗？他考虑到去找溜出去的办法了吗？他希望自己溜出去吗？大家能够猜测出，原因是他确实在房子里排

徊过。可是门锁得太紧，窗户上有封条。他接着又坐下去，由皮夹里取出旅游日程表，在最末一行中写道：

“十二月二十一日周六抵达利物浦。”

他接着又写道：“第八十天，上午十一点四十分。”

他等着。

海关大厦的钟响了一下。福格先生看到自己的表比钟提前了两分钟。

两点钟了！要是现在能坐上火车，他仍然可以在晚上八点四十五分赶到伦敦，到达改良俱乐部。他微微挤了一下眉毛……

两点三十三分时，传来了一片吵闹声，门被打开了，福格先生辨认出是万能钥匙和菲克斯的声音。

费雷亚·福格先生看到了光明。

门被推开了，他发现艾达夫人、万能钥匙和菲克斯向他奔来。

头发乱七八糟的菲克斯气喘吁吁地来到福格先生跟前，都讲不出声了。

他一顿一顿地说：

“先生，先生……抱歉……那个贼太像您了……三天以前就给逮住了……您……可以走了！……”

费雷亚·福格先生无罪了！他奔到警探跟前，直愣愣地看着他，飞快地表示了一下，他根本未这么干过，并且也可能是今生就这一回！他将两个手臂向后一抡，接着重重地击了这个混蛋警探两拳。

“揍得妙！”万能钥匙高兴地嚷道，他接着讲了句讽刺的话，是个真正的法国人。然后他继续说：“看！这才是纯正的英国拳击术呢！”

被揍在地上的菲克斯啥也没说。他罪有应得。福格先生、艾达夫人和万能钥匙马上跑出海关，坐上马车，用了几分钟就到了利物浦火车站。



费雷亚·福格打听可否有马上开往伦敦的火车……

这时都两点四十分了……前一班火车刚开出三十五分钟。

费雷亚·福格打算雇一辆专车。

站台上有几辆快速火车。可是依照铁路规定，专车要在三点钟之后出发。

三点钟，费雷亚·福格给司机承诺了赏钱，接着带上艾达夫人和他诚实的随从乘火车到伦敦去了。

用五个半钟头从利物浦到伦敦，这是能做到的，必须保证全部旅程通畅。可是途中还是延误了，在他抵达伦敦火车站时，伦敦的大钟全都指向八点五十分。

费雷亚·福格实现了环球一周的计划，可是多用了五分钟！  
……

他打赌失败了。

## 第三十五章

### 万能钥匙没有叫主人第二次说出他的要求

次日，假如萨维尔街的某个居民谈出福格先生归来了，他们肯定都会惊讶。原因是福格先生家的房门和窗户都没有打开。给人的感觉同平时一样。

事实上，福格先生抵达伦敦火车站，就命令万能钥匙去买些日用品，他本人就直接回家了。

这位先生依旧保持着往日的平静来对待这种横祸。钱都输光了！全怪那个混蛋警官！他凭借自己坚韧不拔的毅力坚持到了最后，历尽了艰难困苦，遇到了大风大浪，途中还做了很多好事，反倒就在就要成功时被毁于一旦，碰到了这意外的灾难，他完全没料到：这简直太吓人了！他出发时拿出的巨款如今就余下那可怜的一点了。他的所有家产也就剩巴林银行的那两万英镑了。

可是这两万英镑已属于改良俱乐部的朋友们了。根据旅行中的花销来看,就算他没输,也无利可图。很明显,福格先生不是图钱才打这个赌的,他为的是名誉。可是他失败了,他也就一无所有了。还有,这位先生已经作出了决定,他懂得怎样去安排今后的事情。

艾达夫人睡在萨维尔街福格先生替她找的风子里。少妇人觉得非常失望,根据福格先生的时而讲出的一字一句中她明白他正在考虑着一个不幸的计划。

大家明白,福格先生是那种脾气怪僻的英国人,是那种死心眼,很有可能找一种极端的办法。万能钥匙看起来还很平静,却在背地里一直盯着主人的每一个动作。

这个诚实的年轻人还是先走进自己的睡房,关闭了那个一直使用了八十天的燃气阀门。他从信箱中翻出了一张燃气公司的交费通知,他认为从现在开始就不用他来交费了。

这个夜晚平安无事。福格先生也一样睡下了,可是他是不是睡熟了呢?而艾达夫人,她几乎一直也没睡着。万能钥匙一直忠诚地守候在他主人的屋门口。

次日,福格先生喊来万能钥匙,只吩咐他几句,叫他负责艾达夫人的午饭。他本人就喝了一杯茶和一片烤面包。艾达夫人完全没有因为福格先生没有同她一块吃午餐和晚餐而不快,原因是他需要用全部的时间来处理他的事情。他没有走到楼下。直到晚上,他才要求艾达夫人去同他谈谈。

万能钥匙清楚每日的工作日程,尽管照章行事就够了。他发现主人一直镇定自若,他犹豫不决不知该不该走出他的房间。他的情绪非常沉闷,十分地愧疚,一直在怪罪自己犯下的不可挽回的错误。正是如此!假如他及早将警探的真相告知主人,福格先生一定不愿将他拉回利物浦,也就……

万能钥匙太伤心了。

“福格先生,我的老爷!”他喊道,“您骂我吧!都怪我……”

“我不怨恨谁！”福格先生镇定地说，“你回去吧。”

万能钥匙走出老爷的房间，到艾达夫人那儿，讲了福格先生的想法。

“夫人，”他接着说，“我实在无计可施了！我没法改变福格先生的想法。或者您可以……”

“我会对他有什么帮助？”艾达夫人说，“他不会听任何人的！他是不是考虑到了我对他的感恩已经逾越了谢恩的限度了呢？……我的朋友，您不能留下他一个人，一会儿也不行。您的意思是他今天晚上准备跟我聊聊？”

“没错，太太。一定是关于您留在英国的事情。”

“我们就看着吧。”少妇人有所思虑地回答。

这个周日，萨维尔街的风子里似乎没有人住。就在国会大楼的钟打十一点半时，福格先生也未赶到改良俱乐部去，这可是他搬进这座房子以后头一回。

这位先生干嘛要去改良俱乐部呢？他的朋友们都不会等在那儿了。昨天晚上是周六，关键性的十二月二十一日晚上八时四十五分福格先生未能返回俱乐部，他失败了。他也不用到巴林银行去拿那两万英镑了。他的朋友们手中有一份他署名的支票，只须到巴林银行去办一个手续，他们就拥有这些钱了。

福格先生不用离开家了，因此他也没动。他留在屋里，归整自己的物品。万能钥匙奔波于楼上楼下，他认为时间走得太慢了。他来到老爷的房间外听一听，提示自己千万别马虎。他顺着锁孔朝屋里看，他觉得他应该这么做。万能钥匙一直在担忧老爷会有什么不测。偶尔想到菲克斯，他也不再那么看待菲克斯了。他也不抱怨菲克斯了，菲克斯同其他人一样误解了福格先生。他尾随福格先生，抓住他，也是在尽他的责任，但是他自己呢……他烦恼透了，认为自己罪大恶极。

万能钥匙一个人无法承受心中的伤痛，便去叩响了艾达夫人的门。他来到她的屋里，坐在一边不讲话，盯着一直在考虑问

题的艾达夫人。

到了晚上七点半，福格先生派万能钥匙去看看艾达夫人能不能来。不久，就福格先生和艾达夫人留在了房间里。

费雷亚·福格拖过一张椅子，靠在火炉旁，看着艾达夫人。他一点表情都未流露出来。返回后的福格同离开时的福格完全相同，仍然冷静而镇定。

他坐了有五分钟都没有开口。最终他总算抬起头跟艾达夫人讲：

“夫人，您能否谅解我把您带到伦敦了？”

“我谅解您？福格先生！……”艾达夫人反问道，她竭力压制着怦怦跳动的心。

“我还未讲完，”福格先生接着说，“在我决心要让您脱离险境时，我还十分富足，我那时决定将我的一些财产分给您。您便可以安心舒服地生活了。如今我一无所有了。”

“福格先生，我明白。”少妇人回答，“我也希望您听一句：您别介意我始终跟着您，并且——怎么能清楚呢？——延误了您的时间，拖累得您一无所有了呢？”

“夫人，您必须离开印度。您一定要避开那些疯狂的信徒，让他们找不到您，您才会有自由的。”

“是这样的，福格先生，”艾达夫人接着说，“您不光救我脱离了苦难，还支付我在国外的开销？”

“不错，夫人。”福格先生回答，“但是不尽人意。我只想把余下的一点钱给您，希望您别推辞。”

“但是，福格先生，您花什么呢？”艾达夫人问道。

“我？夫人，”福格先生平静地说，“我不再需要了。”

“但是您怎么知道您的未来呢？”

“顺从天意。”福格先生说。

“只是，您这种人一定会幸运的。您的朋友……”

“我从来就没有朋友。”

“您的亲人……”

“我的亲人都不在了。”

“我为您痛苦，福格先生。孤单一人是很难过的。您就不找个人来替您承担苦恼吗？大家经常说一个人的苦由两人来承担会强多了！”

“习惯上是这么讲的，夫人。”

“福格先生，”艾达夫人站起身来，把手递给福格先生，“您想一块得到一个亲人和一位朋友吗？您想娶我为妻吗？”

福格先生听到这儿忍不住站起身来。他的眼前掠过一线奇彩，嘴也在发抖。艾达夫人深深地望着他。从这位美丽的夫人的双眼中看到了真挚、坦率、坚强和温和，刚开始他还觉得惊讶，接着也被深切地感染了。他轻轻地合上眼睛，似乎在逃避那双深情眼神……在他又睁开眼睛时，说道：

“我爱您！”他直截了当地说，“真的，是心里话，让世界上最神圣的物品来证明，我喜欢您，您是我的一切！”

“啊！”艾达夫人把手放在胸口上，兴奋地叫道。

万能钥匙听见铃声就马上进屋了。这时福格先生还拉着艾达夫人的手。万能钥匙知道是什么事情了，他那副宽脸庞兴奋得像落日一样光彩耀眼。

福格先生对万能钥匙讲此时去和玛丽—勒—波尔教堂的萨缪尔·威尔逊神甫打招呼不晚。

万能钥匙都快笑昏了头。

“任何时候都不迟。”他说。

此时是八点五分。

“明日周一就举办。”他说。

“放在明天周一可以吗？”福格先生看着艾达夫人说。

“就在明天举办！”艾达夫人说。

万能钥匙溜出了家门。

## 第三十六章

### 股市中的“福格股票”又涨了

盗窃银行的贼叫詹姆斯·斯特朗，在十二月十七日于爱丁堡抓获。目前我们来聊一聊这件事给联合王国带来的影响。

三天以前，还把费雷亚·福格当做窃贼来极力追踪，如今他变成了最善良的人，他及时地实现了他的环球旅游。

报纸上大肆评议这件事，争执得火热！全部用福格之旅来打赌的人早就淡忘了此事，如今又奇迹般地大张旗鼓的炒起来了。全部赌契又有用了，全部契约都涨了。可以说明的是如今下的赌更多了。市场上又响起了福格先生的名字。

改良俱乐部那五个牌友，在这三天中始终心神不定。这个已经在他们的脑海中丢失了的福格先生又回来了。他现在在哪儿呢？十二月十七日抓获了詹姆斯·斯特朗，而费雷亚·福格从伦敦出发也到了七十六天了，可一点也没有他的信！他死了吗？他认输了吗？还是依旧在根据计划的线路旅行呢？十二月二十一日周六八时四十五分，他会准确无误地来到改良俱乐部大厅吗？

要详尽刻画这几个英国人这三日的焦虑情绪太不容易了。为了打探福格先生的消息，大家发了很多电报往美洲和亚洲！早上和晚上都差人去瞧瞧萨维尔街的住房……一点信也找不到。警察局也不清楚那个追踪假盗贼的不幸的菲克斯去了什么地方。可是，这些根本不影响大家接着用福格的输赢来下赌注，并且越押越多。费雷亚·福格犹如一匹赛马，跑完了最末一圈。“福格股票”成交价就突破了一百比一，上扬到二十比一，十比一，五比一了。瘫在床上的老公爵阿尔贝马尔几乎用一比一的价格买下了。

周六晚上，帕马尔街道和旁边的几条街都拥挤不堪，似乎这

些股票的股东在改良俱乐部四周扎根了。路走不通了。大家高声争执着，高呼“福格股票”的底价，同其他股票的交易一样。警察在这也不起作用了。伴着福格先生返回时间的临近，人们的激情就越强烈。

这天，福格先生的那五个牌友由早晨九点起就聚集在改良俱乐部了。两位银行家约翰·苏里旺和萨缪尔·法朗丹，工程师安德鲁·斯图亚特，英国皇家银行股东戈蒂埃·拉尔夫，啤酒商人托马斯·弗拉纳甘。几个人都在焦虑地等待着。

在大厅的时钟走到八点二十五分时，安德鲁·斯图亚特起来说：

“先生们，二十分钟以后，就到了费雷亚·福格跟我们约好的时间了。”

“由利物浦发出的末班车何时抵达？”托马斯·弗拉纳甘问。

“七点二十三分，”戈蒂埃·拉尔夫回答，“下一班车在夜里十二点十分抵达。”

“太棒了，先生们，”安德鲁·斯图亚特接着说，“假如费雷亚·福格先生搭上了七点二十三分这班火车，他如今就呆在这儿了。我们此刻能够判断他失败了。”

“等一等，不要太早下定论。”萨缪尔·法朗丹说，“你们清楚我们这位朋友是十分怪僻的人。他是出了名的准时的人。他向来不会来得过早或过迟。他会在最关键的一分钟来到，我不会觉得惊奇。”

“我就不这么认为，”总有些神经质的安德鲁·斯图亚特说，“我要去瞧一瞧，我就是不相信。”

“实际上，”托马斯·弗拉纳甘说，“费雷亚·福格先生的环球计划太荒谬了。不管他多么准时，他都不能逃避那些躲避不了的延误。如果延误两三天，他的计划就失败了。”

“告诉你们，”约翰·苏里旺又说，“我们得不到有关他的一点信息。可是他的旅途中有很多电报线。”

“他失败了，”安德鲁·斯图亚特接着说，“他肯定失败了！告诉你们只有‘中国号’可以准时由纽约开往利物浦。可是这艘船昨天就抵港了。这是《航远报》张出的旅客名单，里面找不到费雷亚·福格。即使我们的朋友很幸运，他如今也还留在美洲。我猜他甚至要延误二十天，而阿尔贝马尔伯爵也得损失他的五千英镑！”

“对，”戈蒂埃·拉尔夫回答道，“我们明天就可以支取巴林银行属于福格先生的钱了。”

此刻，大厅的钟敲了八点四十分。

“还差五分钟。”安德鲁·斯图亚特说。

这五位牌友相互间看着对方，他们的心在加剧地跳动，总打牌的人这会儿也变成这个样子，原因是打的赌太多了，可是他们又不愿流露出来，在萨缪尔·法朗丹的提议下，他们围坐在牌桌边上。

安德鲁·斯图亚特坐好后说：

“就算某人用三千九百九十九英镑，我也坚决不会卖出我的四十英镑的赌注！”

此刻大钟都显示为八时四十二分了。

人们都握着牌，可他们的眼睛却始终盯着大钟。能这样讲，不管他们对不输掉这次打赌有多少信心，这几分钟过起来还是太慢了！

“到了八点四十二分了。”托马斯·弗拉纳甘说，他还换了戈蒂埃·拉尔夫的一张牌。

然后是一片宁静。俱乐部的大厅里鸦雀无声。外边的喧嚣声中夹带着难听的喊叫。时钟还在不紧不慢地一点一点地前进着。他们都能听清楚震颤着他们鼓膜的每一秒的嘀嗒声。

“都八点四十四分了！”约翰·苏里旺说。他流露出一种激动的声音。

还有一分钟，就能拿到赌注了。安德鲁·斯图亚特和他的会



友们放下了手中的牌，把牌扔到桌子上，在数时间！

在四十秒时，啥事也没有；在五十秒时，仍旧没有什么事情！

在五十五秒时，他们听到外边传来了如雷贯耳的鼓掌声、欢呼声，好久才停下来。

他们全都站起身来。

在第五十七秒时，大厅的门被推开了，钟还未敲响第六十下，费雷亚·福格就进来了，一批疯狂的人们前呼后拥着他，就听他冷静地说了句：

“先生们，我返回来了。”

## 第三十七章

### 费雷亚·福格在这次 环游地球中除了爱，啥也没得到

对！进来的就是费雷亚·福格

大家也许没忘记那天晚上八点五分时，正好是他们抵达伦敦后二十五个小时，万能钥匙被派去通知萨缪尔·威尔逊神甫，让他次日给公证结婚。

万能钥匙高兴地走了。到了神甫那儿，可是神甫不在。万能钥匙就等了一会儿，差不多有二十分钟。

在他离开神甫时都八点三十五分了。但是看他是何等狼狈呀！乱七八糟的头发，帽子也没了，没命地狂奔，狂奔，一直未发现过这么不要命去跑的人，他碰了很多路人，从人行路上风驰电掣般地越过！

仅用了三分钟他就跑回了萨维尔街的住处，他一下子扑倒在福格的屋子里，上气不接下气了，讲不出话了。

“怎么回事？”

“先生……”万能钥匙一字一句地说，“婚礼……不会……”

“不会？”

“明日不能举办。”

“怎么了？”

“明天是周日！”

“是周一。”福格先生说。

“不对……今天……是周六。”

“今天是周六？不会吧！”

“对的，对的，对的！”万能钥匙喊道，“您搞错了时间！我们少用了二十四小时抵达伦敦……但是此刻仅有十分钟了！……

万能钥匙一下子拉住老爷的衣领，没命地拽着老爷跑！

被强行拉出的福格根本没时间考虑，便离开了家，乘上一辆马车，承诺给车夫赏钱一百英镑，途中马车压死了两条狗，碰坏了五辆马车，这才抵达改良俱乐部。

在他到达改良俱乐部时，正好是八点四十五分……

费雷亚·福格先生花了八十天环球一周！……

费雷亚·福格先生得到了两万英镑的赌注！

此时我们要搞明白的是，福格先生这么准确地掌握时间的人为什么弄错了时间呢？他抵达伦敦时是十二月二十日周五，从他出发时开始才七十九天，他却认为是十二月二十一日周六晚上呢！

实际上弄错的原因也很容易，是：

费雷亚·福格在途中迷迷糊糊提前了一天时间。原因是他的行程一直是朝东的，假如他朝西前进，就要迟到二十四个小时。

事实上，费雷亚·福格先生一直是朝东方顶着太阳走，所以越过一条经线，他就省了四分钟，把地球划分成三百六十度，三百六十乘以四分钟，正好是二十四小时，也就神秘地提前了一天。也可以说，在费雷亚·福格先生朝东看见第八十天的太阳时，伦敦的友人们仅看到了第七十九次。所以这天是周六，不是

福格先生想像的周日，因此他的牌友们才等到改良俱乐部的大厅里。

要是万能钥匙始终拿着没改变伦敦时间的大银表，靠它显示的日期，他们也就不会搞错了！

费雷亚·福格就这么得到了两万英镑。可是他在路上花费了差不多一万九千英镑，也挣不到多少钱了。只是，我们开头就介绍过这个怪癖的先生下赌注的目的不是图钱，是想决个高低。余下的那一千英镑给了诚实的万能钥匙和不幸的菲克斯，福格先生也没有嫉恨过菲克斯，可是讲好了的，福格先生仍旧扣掉了因佣人的马虎而不停地点了一千九百二十个小时的燃气费。

当天晚上，福格先生还是面无表情，镇定地对艾达夫人说：

“夫人，如今您对于我们的结合还有什么看法吗？”

“福格先生，”艾达夫人说，“是应该我来提问。您原本一无所有了，如今您又有钱了……”

“别介意，夫人，这些钱是您的。要是没有您的求婚，我的佣人也不可能去见萨缪尔·威尔逊神甫，也不会知道我搞错了时间……”

“亲爱的先生……。”艾达夫人说。

“亲爱的艾达……”费雷亚·福格回答。

过了四十八个钟头后举办了婚礼。万能钥匙得意洋洋，红扑扑的脸庞，很有气势，他高高兴兴地替艾达夫人证婚。是他营救了艾达夫人，自然应该由他来获此殊荣。

次日清晨，万能钥匙匆忙地敲开了老爷的房门。

门打开后，先生平静地走出来。

“怎么啦，万能钥匙？”

“老爷，是这样的。我才明白……”

“明白什么？”

“我们环球一周仅花费七十八天就够了。”

“也许吧。”福格先生回答，“要是我们不途经印度，可是假如

我们不到印度,我也就解救不了艾达夫人,她也不会做我的夫人……”

福格先生镇静地合上了门。

福格先生就是这么取得了打赌的胜利。他花费八十天环游地球一周!旅途中他使用了全部的代步工具!轮船、火车、马车、游船、商船、雪橇和大象。在旅途中,完全表露出这位怪异先生的镇定自若和准确守时。但是最后呢?他得到了什么?在旅游中得到了什么?

什么收获也没有?能这么讲,不算那位漂亮的艾达。这一切都像做梦一样,可是艾达夫人让这位先生变成这个世上最幸运的人!

实际上,人们可不可以花更少的时间去做同样的环球旅行呢?